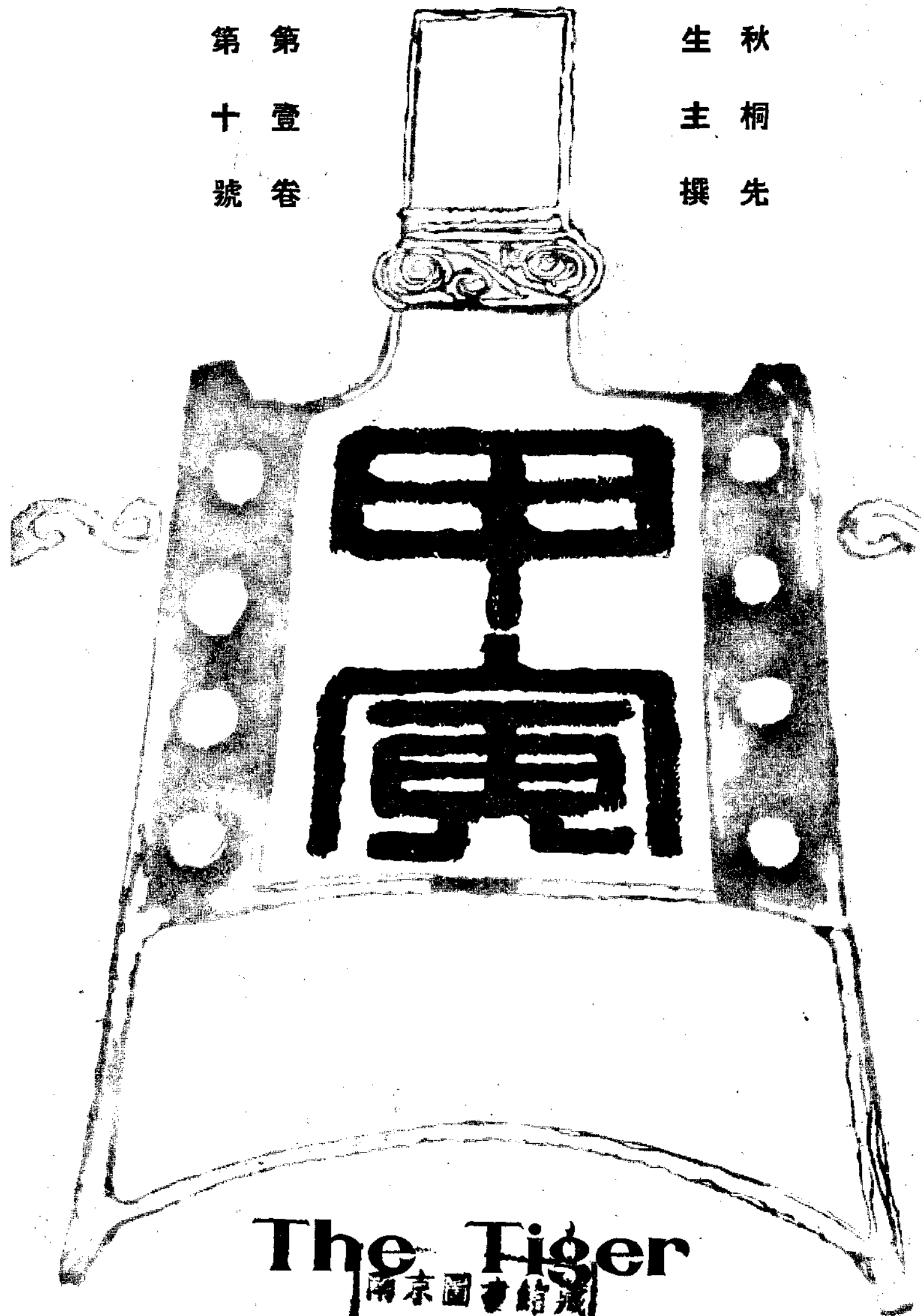


第 第
十 壹
號 卷

生 秋
主 桐
撰 先



The Tiger

南京圖書館藏

緊要啓事

本誌自發行以來蒙社會督獎在事同人理合努力進行以慰讀者諸君之望前以事煩任重編輯發行分途董理以期專任不使愆期比日以來營業益臻發達上海亞東圖書館力難兼顧發行之事業由本誌派人駐滬專理以期久遠此後關於編輯事項仍祈直函日本東京小石川區林町七十番地本誌編輯部關於發行事項則請向上海江西路五十六號本誌總發行所接洽以前亞東圖書館所有代辦之事一概移交本誌總發行所繼續辦理完全負責特此聲明

本社通告

- 一 同人創爲此報、社友無多、見聞尤隘、純仗海內外鴻達、相與扶持、投稿一層、或通信體、或論文體、俱所企望、如有斐然作者、不以同人爲不屑、願爲擔任長期著述、尤爲感禱、紙筆之資、從優相奉、聊證同心、非敢云酬也
- 一 邇承讀者諸君辱寄通信論壇諸件、美不勝收、感荷之餘、益深奮勉、其中或有一二礙難登錄、然鴻篇佳作、本期未能盡載者、必於後期登出、延遲有故、尚乞諒之
- 一 本誌印刷體裁、每面爲十六行、行四十字、稿紙能與相合最妙、字須明了、不可寫兩面、圈點須從本誌格式、請特別注意

法政講義

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
羣益書社

是編為日本法政
大學第二班速成
科各業後者多諸君
於本各大學專門
日本能精通日文
科皆編之輯而
故是編之底本雖
以講義為底本而
參攷探擇於他種
著述者甚多用是
取材豐富別擇精
取且門類多至二
十三種尤為他書
所莫及

整部定價
精裝十厚 冊十五元
常裝三十 冊十二元

◀ 下列目價本單 ▶

政治學	財政學	經濟學	國法	法學通論	行政法	刑法	獨逸監獄法	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平時國際公法	戰時國際公法	國際私法	國民法	商法
·陳啟第編·	·黃可權編·	·李佐庭編·	·熊範與編·	·陳敬第編·	·熊範與編·	·李維鈺編·	·柳大諠編·	·張一鵬編·	·李穆等編·	·金保康編·	·金保康編·	·傅驥編·	·方表等編·	·桃華等編·
定價五角	定價五角	定價四角	定價六角	定價三角	定價九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四角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五角	定價五角	定價三角	定價五角	定價一元八角	定價一元九角

法 律 要 覽

每册定價大洋四角

全册一册 全册一册 全册二册 全册一册 全册一册 全册三册 全册四册
 已出版 已出版 中刷印 中刷印 中刷印 已出版 已出版

國際私法要覽	國際公法要覽	民事訴訟法要覽	刑事訴訟法要覽	刑法要覽	商法要覽	民法要覽
--------	--------	---------	---------	------	------	------

法律之學。浩博無涯。淡千條萬緒。而各有其本。各有所用。不可以混淆。因是之故。不獨理解為難。即記憶亦極不易。本編將各項法律學說。備為搜集。用表解式。排列綱舉目張。極其清白。立詞不繁。而新舊異同。駢比列出。不稍遺漏。凡疑難莫決之處。則發為種種問題。以求解釋明悉。一開卷而諸說並陳。最有助於記憶。學法律者。不可不手置一編。

印 行

群 益 書 社

上海 棋盤街

馬凌甫編

商業政策

是書以日本津村秀松博士所著商業政策為本，內容詳盡，論述精闢，為研究商業政策之必讀之書。近今之趨勢，以及各國之商業政策，均有詳盡之論述。此書之出版，實為商業界之福音。凡從事商業者，不可不備。全書共計四十餘萬言，現已付梓，不日出版。

日本津村秀松著

國民經濟學原論

關中馬凌甫譯

出版廣告

是書係日本津村秀松博士所著，內容詳盡，論述精闢，為研究國民經濟學之必讀之書。近今之趨勢，以及各國之國民經濟學，均有詳盡之論述。此書之出版，實為經濟界之福音。凡從事經濟學者，不可不備。全書共計三十餘萬言，現已付梓，不日出版。

馬凌甫編

工業政策

是書以日本關一博士所著工業政策為本，內容詳盡，論述精闢，為研究工業政策之必讀之書。近今之趨勢，以及各國之工業政策，均有詳盡之論述。此書之出版，實為工業界之福音。凡從事工業者，不可不備。全書共計四十餘萬言，現已付梓，不日出版。

關中朝俊編

刑法原論

是書以日本朝俊編，內容詳盡，論述精闢，為研究刑法之必讀之書。近今之趨勢，以及各國之刑法，均有詳盡之論述。此書之出版，實為法律界之福音。凡從事法律者，不可不備。全書共計四十餘萬言，現已付梓，不日出版。

上海群益書社發行

李執中啓事

執中一介寒儒行年六十自顧於世絕鮮貢益惟慙直成性疾惡如仇嘗慨當世道德頹喪名節廢弛秦漢以降世風之濁惟今日實與六朝五季相頡頏卽亡外患已足釀亂召亡貌此殘軀自計及身或幸免睹亡國之慘而偶念涉及子孫牛馬之劫猶令不寒而慄用是區區素志道義所在未敢稍越毫末卽未克以一身力捍狂流亦何不肖至揚凶波而助惡瀾曩者癸丑之役南北遭釁曾以鄉土之故僕僕燕楚之間雖靡績於誅奸不爲無勞於保境乃一語坦衷遽成名捕迹其原起無非當路張吉綱以媚權奸當此之時褊迫之衷幾欲擲此衰軀授之磔裂以求一快罵賊之口而稍洩我骯髒之氣或乃規以持見過隘糜軀無益爾來避地東瀛延喘異域翹願宗邦則政象益昏世風益下俛隨之習見於名流賄收之風汚及民黨每見寡廉鮮恥之徒不惜乞哀求赦甘冒反覆之譏輒復引爲大戚此輩僞人自墮名節適足揚其真相無如舉世觀聽所繫將益率天下以蔑視義利之大坊而權奸戮辱士類之用心將妄恃其竟能奏效而益有以消其畏懼而長其野心此則推衍所屆直足陸沉神州而有餘者也不謂前月下旬突得鄉人來書述及吾湘九澧父老憫念執中衰老在外籲懇當道援附赦例而姪輩少不更事冒昧曲從一紙傳來五中震痛竟舉平昔所深惡痛絕之行爲無端而觸及己躬驚憤之餘當念僅阻以函時或不及卽曾逕電北京表示拒絕其電文如下（北京政事堂鑒湖南爲執中求赦係姪輩愛恤老人所爲本人決不承認李執中）不謂電發未越旬日而執中之名已被汚於九月五日之赦令矣生平所遭奇辱無逾於此此事起於鄉人覲執中以姑息而成於姪輩不能體念素志迄今傾東海之波不能滌此列名之恥惟大節所在未能稍屈執中卽不肖已極亦愚不至不逕求援於日使而必紆就於湘吏不急求赦於彷彿共和之總統而遲之又久乃乞哀於亟謀卽眞之皇帝彼權奸濫竊國法上神聖之赦權而以濟其戮辱士類之私徼特執中不認卽國法亦自不認也執中遭茲奇辱內疚神明外羞當世情急申辨不復能顧慮家室之安危決矣稿死異邦寧復生還濁土謹布腹心藉當自訟

附致鄉人某函

某某安撫足下日前忽得姪兒敬銘書謂足下強之至省求道僕死異哉僕自出亡以來並未以一字與足下問訊亦未嘗偶然示意兩家子弟告援於足下何足下見待之逾格也然僕之倔強足下未始不知而必欲使僕自貢其醜於天下或於硜硜之隱猶未之悉耶則敢盡掬所懷以告願足下毋恠僕之荷恩遇而不之感則幸甚癸丑之役東南公討厲行帝制謀叛共和竊國賣國之國賊僕以鄉土之故僕僕燕楚之間雖靡績於鋤奸不爲無勞於保境乃一語坦衷遽成名捕迹其用意無非張吉綱以媚當塗當此之時褊迫之衷幾欲擲此衰軀授之磔裂以求一快罵賊之口而稍洩我骯髒之氣或乃規以糜軀無益始暫作海濱之避徐俟天下之清蓋亦自慙偷活草間者久矣鄉人來東時道九澧父老念僕不置屢欲乞恩左右還僕自由傳聞之詞竊恐遂成事實貽書劣姪有議及此者務婉言謝之毋重貽老人羞不圖姪輩不肖徒知感足下之熱誠不復顧老人之素節冒昧曲從釀此奇辱猝聞震痛如被酷刑嗟夫有生以還此爲最鉅之冤楚矣夫僕果欲與世浮沈則上海東京不少賄購黨人之牙儉稍一遷就易泥塗而軒冕旦夕可以奏功劉藝舟張堯卿等輩或在伶籍或隸流氓已事彰彰疇不知之疇不能之僕雖神智昏瞶當不難覓介紹之人更何必輾轉請託仰借大力耶夫出處大節絲毫不可苟且我輩立身本末尤必較然況今帝制規復愈益壽張僕縱不爲仲連之蹈海寧不能爲幼安之居遼故寧槁死異邦不願生還濁土而足下不察竟丸蜣糞爲蘇合而強使啖之其亦蔑僕過甚矣昨日惶恐失次曾發電告北京政事堂謂湖南爲執中求赦係姪輩愛念老人所爲本人決不承認得信過遲終恐無及然僕名果列於赦令則惟有籍報紙爲申訴之地非固不肯受足下之惠施方寸中實有萬不容已者在也又籌安會顯叛民國寡廉鮮恥之徒每間接以獻其吮癰舔痔之技願足下堅持初志勿贊一詞如能如汪鳳瀛等之侃侃而談則尤僕所馨香禱祝於平生故人者矣臨楮憤慨語多不檢伏惟亮察不宣李執中白

新 華 民 國

地理綱義

精 裝 一 冊

胡 晉 接
程 敷 錯
先 生 合 著

本國地理與國民教育最有關係。而吾國出版各書。非嫌乾燥。即涉模糊。以求助長國民教育。殆未易言。安徽第二師範校長胡先生與其高足程先生積多年之研究。作為是篇。注重在國家。爭存國民生活問題。而處處對準世界大勢。以立論。條理分明。材料新確。使人讀之。親切有味。每項詳說之後。列為表式。一覽瞭然。其再三致意者。則我國三百年來領土領海得失之故。舛訛之點。悉皆糾正。闡發最。有功於前人之著述。而於今日外交國防。尤有莫大之關係。凡我國民。不容忽略者也。復別編中華民國地理新圖。分門別類。與是書互相表裏。參照讀之。所得益大。

上海 四馬路 福華里 亞東圖書館 印行

定 價 大 洋 一 元 五 角

甲寅雜誌第一卷第十號目次

民國本計論……………秋桐

評梁任公之國體論……………秋桐

吾人理想之制度與聯邦……………東蓀

道德進化論……………無涯

共和政治論……………鯁生

中俄交涉評……………鯁生

獵官與政權……………劍農

戰時財政論……………端六

論壇

國體最終之評判(汪履侯) 政治勢力與學說勢力消長論(漆運鈞) 讀暫行刑律補充條例一(劉相無)

國文教科取材私議(梁漱溟)

通訊

釋言(黃遠庸) 改造乎因循乎(張繼其) 決心與實力(鑾定) 責任心(魯相) 國家與我(黃觀民)

共和(陳傑) 呼者(王維石) 宗教(王九齡) 佛理(梁漱溟) 非留學(胡適) 賈充(韓伯思) 東禍(王溫)

文苑

自題造像贈曼殊師(章炳麟) 王校水經注跋(易培基) 文廷式未刊詩八首 康有為詩一首

陳三立詩一首 章炳麟詩一首 王國維詩二首 易坤詩七首

讀史餘談.....無涯

西冷異簡記.....寂寞程生

民國本計論

秋桐

(帝政與開明專制)

自愚作帝政駁義。迄今又旬有餘日矣。籌安會之所進行。平陂往復。其象歷歷可指。武人如段芝貴張作霖湯彥銘之流。舞爪張牙。公然以「攀龍附鳳」(一)自居。毫無愧作。此事本在吾人言議思惟之外。可以不論。惟二三「君子」以學理號召天下。因之正副兩面之文字。揚抑外制。酌量國情。引譬連類。竭精馳說。機牙相對。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斯誠政治得失之林。而有匹夫之責者。不得不博觀明辨。而求所以折衷者也。惟茲事之贊否。本諸直覺主觀者多。博聞辯智。初無所取。觀夫運動之生。一瀉千里。而自愛之士。不肯具名。老成之吏。惟求去職。而新聞言論。一致不欲苟同。恍若稍涉游移。即蒙大辱。他如名流著論。政客釋言。恥爲君子。如逃垢穢。可知清議已成。公同已定。社會之純正心理。於焉彰明。斷非溝猶督儒口耳四寸之學。所能變亂黑白。況夫所有正面文字。愈出而愈奇。愈趨而愈下。支離詭譎。不可究窮。希合苟容。無所不至。條而辯之。等諸以狐父之戈。下剛牛矢。愚雖無似。猶病未能。由是吾人所當鄭重商榷者。惟在副面文字。何如周密詳盡。始得導國人以正矣。蓋以此種文字。純持消極反對之調。精神全注於國體。不可變更一點。偏師四出。本營轉虛。則或瞻顧不周。固予攻者以口實。而讀者走入歧途。不知所向。滋足懼也。愚爲此篇。即欲就其口實之所由生。詳爲論列。非敢謂智慮能及乎諸賢所未及也。特以言非一

(一)張作霖電內。有英主刺案。不拘小節。各省將弁。隨大總統拜謁國家。勦除匪黨。皆欲攀龍附鳳等語。

民國本計論

端。夫各有當。諸賢之論。自有其獨到處。而愚之斯作。或亦得附諸愚者千慮之義者乎。（一）

汪君鳳瀛七不可一書。剴切詳明。釐然而有當。眞所謂社會純正心理之寫眞也。願其發端一段。有足招人誤解者。請得述之。

不佞自辛亥以來。每與知交竊議。以爲治今日之中國。非開明專制不可。共和政體。斷非所宜。……自上年改訂新約法。採用總統制。已將無限主權。盡奉諸大總統。凡舊約法所以掣大總統之肘。使行政不得敏捷之條款。悉數剷除。不復稍留抵制之餘地。是中國今日共和二字。僅存國體上之虛名詞。實際固已極端用開明專制之例矣。……茲貴會討論之結果。將仍採用新約法之開明專制乎。則今大總統已厲行之。天下並無非難。何必君主。

汪君之言。雖甚明白。至其眞意。果主開明專制與否。愚以爲不當僅於此書求之。蓋汪君此書。乃極言國體之不可易。自國體不易以上。其有可以讓步之點。充類至盡以與之。以謂公等之所欲得者。不過如此。如此已耳。而今之事實。固已如此如此。何必之他。言外之意。不難體認。而反對者抵牾而進。卽於此振振有詞。其言曰。

汪君所持以爲立論之具。實未嘗深究夫世界各國所以立國之大經大法。而得其創制垂統之精神。故其所云。皆爲一時之對象。而發。初與國家之根本大計無關。……大凡一國之人民。……若經一度開發之後。靈機大啓。自然日進於文明。……若如汪君所論。假共和之名。而行專制之實。姑毋論今之政府。曾否於汪君所謂開明專制之精意。完全做倒。卽令盡如汪君所期。此又豈維持永久。

（一）作此段時。所欲論列。不止開明專制一事。以篇幅過大。恐一時病腦。未能終篇。故暫就一事論之。而仍此冒頭之詞。梁任公之國體論。有一二點當辨者。聞前爲一短篇。讀者諒之。

不敵之道(二)

意謂開明專制。不如君主立憲。此誠彼輩自鳴得意之語。而亦自欺欺人最甚者也。蓋民主之時。不能立憲。何以改爲君主。卽乃能之。有識之倫。無從理解。若曰繼承之法不立。憲政將無自生。則必假定有一人者。執意以些須貓口之鼠之自由。與所謂萬世一系神聖不可侵犯之條相市。是其憲法云者。將負何種罪惡以俱行。黃口小兒。不足以相謾。而乃宣之大衆。著之篇章。表裏唱和。恬不知恥。豈非咄咄怪事也哉。姑不具論。論其與開明專制說之關係。

大凡小人之得志也。乃君子有以成之。邪說之橫流也。亦正說有以敗之。開明專制之論。十年以前。卽與共和論對峙。倡之者之本諸無邪之思。至誠之意。至今無人疑之。惟其流毒所之。則實釀成前清僞立憲與民國僞共和兩大惡劇。鐵案如山。毫不可撼。無賢無不肖。大都見之甚瑩。主是說者。至是恍然自悟。情見乎詞。而已無及矣。今之爲君主論者。其用心路人所知。苟其有一時可假之說。供其搏摶。必且窮量用之。無所擇焉。而獨不主開明專制。不僅不主之也。而且非之。以爲是乃「一時之對象。初與國家之根本大計無關。」欲求「維持永久不敵之道。」惟有完全立憲云云。可見開明專制論根據之薄弱。已爲奸人稗販政談者所不取。夫立憲之說。使非出於許芝李伏之倫。藉謀禪代。卽起盧孟而問之。亦將莫易其言。今若此。則其爲說詭譎不倫。語彌亂真。而腑肝彌見較之夙昔。持開明專制論者之拘墟質直。反比適

(一)見九月七日北京亞細亞報。

同。夫言爲心聲。不誠何物。今雖當開明專制論退聽之時。(一)而謂人將取一作奸犯科之君主立憲論代之。自非杞人。不生是憂。然愚之不能已於言。以賢明如汪君之流。而猶受開明專制論不斷之彈力。放逐邪說。不期而假。是以爲武器。一面使缺於自信力者。迷離惛恍。因於專制之毒。螫目擊身受。而仍懈於防。一面使無忌憚之小人。敢於依附正人。舞弄文墨。以殺亂庸愚之耳目。此終不得不認爲君子不智之過。而宜有正名定界之文者矣。

開明專制之無是物。愚執筆斯誌以來。屢有所陳。想讀者猶能記憶。其所以然。則凡政事號曰清明。首嚴法律。而專制之爲物。性與仇法。爲緣。其頒行於國內者。匪不今日一條明日一令。而卽其條令本身言之。已前後自相衝突。狐狸。狐搯一國。莫知所爲。而又已身與其奔走疏附之人。且遠立於此。衝突埋搯者之外。以前者卽意。卽法而後者。則恒從其意。而不從其令也。黎白曰：「專制者無政府也。」(二)夫至法律不能用事。字之曰無政府。宜不爲過。論者難之。以爲斯言未足苞舉一切也。若吾國之專制。庶不失爲開明。則姑不論他事。惟論法律。梁任公先生近著國體論有曰：「大抵一制度之頒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對之新制度起而摧翻之。使全國民彷徨迷惑。莫知適從。政府威信掃地盡矣。」此通於當代之務者之所言。有目者所能共證。故其制度之爲何種。何種。讀者必有甚明之印象。無待縷陳。尤可怪者所

(一)所謂退聽。乃指政治運動失敗之一派。讀書明理者言之。至他方面。此種思想。方且潛滋暗長。後輒顯露及之。

(二)Meber civil 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 忘其夏斯。蓋嘗論專制有自賊之性。吳語申胥諫夫差曰：「今王播棄道者。而孩童滿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

不違乃違也。」不違乃違。卽專制自賊之理。

立法度。己不守之。並責人以不守守之。且至得罪。(一)此而謂之開明。則非其字適與孟子所謂無道。接無法守同一義解。又寧有他。吾國古賢之善言開明專制者。宜莫若商鞅韓非。而鞅之治績。始於徒木立信。非之精義。存乎審合刑名。愚向言之。專制與法律。性不兩容。鞅非皆爲其所不可得。爲故一敗而不可收。拾然茲固事實有所不能理論。尙無矛盾之弊。今者日從事於毀壞法度。而猶揭櫫開明專制以爲號。斯誠名實兩無所可之談也已。

愚爲此言。亦將如汪君之書。授籌安者以口實。曰。惟專制之不可。乃當立憲。故楊氏之言曰。

誠實爲立憲最要之義。誠實之法。亦甚簡單。即如議決法律。議決預算。乃國會必有之權。既令其議決矣。若又行政自行政。法律自法律。財政自財政。預算自預算。彼此不顧。兩不相關。此萬萬不可者也。……若曰。各國本有實行法律預算之道。中國本無實行法律預算之道。則萬萬無此情理。各國立憲之初。亦不知經幾何波折。而後終竟實行。故能行與否。視有誠心實力貫之否耳。法律預算。其一端也。此外各事。大皆類此。總求議會所決。政府所頒。一字即有一字之效力。乃爲憲政實行。

斯說也。甚似而幾矣。然此種誠實之憲政。初與創立君主無關。今楊氏必聯而爲之詞。詞愈辯而狀愈醜。往習法蘭西文。憶課本中有一寓言。則黑瘦流行山谷間。獸死者日衆。羣獸大恐。開會集議。謀所以救之。因各主懺悔。相戒不肉食。狐主張尤力。謂惟誠乃格天。負罪深者宜自剋責。以免犧牲。獅據王者之座。從容言曰。惟吾實盡全羊之羣。且牧者在旁。亦遭吞噬。似吾罪最不可道。狐曰。不然。王非餘衆可比。王盡羣羊。實與羊以無盡之光榮。區區牧者。又何足算。以臣所知。時勢之前無法律。時勢所宜。王者之行動。即得

(一) 近大理院推事朱學曾以株守法例得罪、

其正。(一)獸大譴呼羣贊狐議。今楊氏言誠實立憲。不識比於狐之誠。乃格天之說。爲何如。惟立君矣。梁先生曾言之。「論者挾何券約。敢保證國體一變之後。而憲政即可實行而無障。如其不然。則仍是單純之君主論。非君主立憲論也。既非君主立憲。則其爲君主專制。自不待言。」斯言而確。更證愚言專制與法律不相習。則時勢之前。無法律之狐說。一日楊氏又將指天畫地。無愧無怍。痛陳於我邦人諸友之前。察往知來。不得謂爲不必至之事。嗚乎。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至無所不無。則無論何時。皆無所不爲矣。其中豈有廉恥之足。言信義之可守哉。

上文所述。乃明愚駁開明專制。不許楊氏之僞立憲說。屬乎其中。此固由於楊氏之徒。特假其說以爲禽犢。初無取而實行之意。卽假定有意實行。楊氏而外。更有若干人同心戮力。以期其成。而事勢所之。亦必無效。何也。帝政之性。則然也。蓋此種帝政。與沿於歷史。本乎神權者。不同。後者可言立憲。而前者則否。黎白曰。「英主亞弗勒。(二)以自治資之人民。不假干涉。且一見自治爲必要。卽知敬而禮之。若在拿破崙第一。則任彼統治時期。其久何許。求與亞弗勒同其治績。萬不可能。蓋入壑益深。而心希造極。未有能至者也。」(三)其所以然。則請貫穿黎氏前後所言。以明之。當政府勢力之未完成也。國內必有與之相劑相質之組織。非先以計破滅。使無復存。將不能爲其所欲爲。而此種破滅之計。恒以譎而不以正。又爲野心

(1) La necessite n'a pas de loi: elle justifie l'action du monarque.

(2) Alfred

(3) 國書三十五頁

者之通性。『往者俄奧普之欲甘心於波蘭也。先以種種之秘謀。問其人民。其政事。繼以種種不平難忍之手段。激波人使怒。內而黨派之舐觸益亟。外而與國之齟齬益深。是三國者因從而宣言曰。波蘭不足以爲國也。置爲吾鄰。吾不堪其擾。乃相約分其地。而波蘭遂亡。夫波政誠有缺也。然非三國之陰謀。登於絕頂。節節挑之。使無隙自安。亦未必爾。』(一)波事然矣。一國以內豪強竊政事。亦同之彼其政府。最先必窮智盡計。敗壞社會之道德。醉發國人之感情。使之自相鬭爭。瀕於內亂。然後乘機抵隙。正名定罪。陰謀既遂。暴力隨之。於是推翻政制。爲有詞矣。』(二)自是以後。其所欲爲。著著可以推想。凡源不正者。其流不清。帝政由是而立。而望其從容入乎憲政之軌。其事誠與逆行求前無異。魯意拿破崙在十二月二日政變之後。所發第一令。開宗明義。卽曰。『以國民名義。』此之所謂國民。有何意味。其令曰。吾之所欲知者。國民是否願以絕對之政權。託吾十年耳。如不願也。吾卽安然興辭。國中亦必無兵爭之禍。語雖質直。無奈理勢不能相容。當此種問題提出之時。『其候補者。大抵已爲三軍之帥。居政府之顛。名字滿乎寰。

(一)同上黎氏之述波事。以爲強豪竊政之比。愚之譯此。意更有在。蓋吾之政府。既步武三國。推倒共和。而不知盾乎。吾後正有三國在政府之所爲。又其所拍手於旁者也。前次中日交涉。日人之所以容辱吾者。無所不至。當時輿論。以袁總統爲居於癸丑革命黨之地。位想讀者猶能憶之。吾國既著。扼於強國手腋之下。方求所以自脫之。不暇而乃無事自擾。刻意學爲黃雀。以求人之彈我。誠不知是何居心。愚甚望讀者推想及此。勿復忘之。

(二)彼其政府以下數語。原文如下。 Governments or leaders first do every thing to corrupt the people or plunge into civil wars and then, taking advantage of their own wrong, use the corruption and blood-shed as a proof of necessity to wipe the government.

區肖像遍乎寺署。甚且披袍御殿。實已同乎至尊。上表稱臣。名已見乎公牒。(一)試問出占開匭。所選不爲是人。而是人者。其將行所無事。拱手以讓於他人否乎。如或讓之。替人其誰……如此明白無翳之事。人且慮有識者。或爲所朦。斯誠非常可怪。(二)「大抵如斯。大舉實力已周。其所假託之詞。無間於稱帝之前後。無意識之度。相等自由者事實也。一日起有功川流不息之實在物也。自非然者。不得被以是名。」(三)由斯以談。自由不存於作帝之先。當然不存於作帝之後。『彼之維持和平。厲行警政。甚且偵嚴防密。革命不生。以勢推之。容亦可望。至若自由之根萌。人民未來。幸福之所託。命者則摧殘淨盡。皎然無疑。』(四)「試觀羅馬諸凱撒之政。縱有事蹟。可以甄稱。而持與其貪權縱慾。驕吝酷刻。諸不可名言之惡德。相衡則其政績立爲無物。尤可痛者。毀畫道德。迄無底止。凡流風餘韻。之有一毫足貴爲良時之所醞釀。

(一)吾國大總統生辰、離之前、結綵慶賀、多以松枝織成萬壽無疆四字、北京之新聞、亦多題大總統萬壽字樣、孫毓筠懸總統肖像、題曰中華帝國大皇帝、張勳慶之稱臣、又成掌故矣、

(二)同書三八五及三八六頁、報載明年正月、吾國將開國民會議、決定國體問題、大總統將資以完全投票之自由、不加干涉、九月六日、楊士琦赴代行立法院、陳述總統意見、有曰、「大總統之地位、本爲國民所公舉、自應仍聽之國民、且代行立法院爲獨立機關、向不受外界之牽掣、本大總統固不當向國民有所主張、亦不當向立法機關有所表示、」此吾國共和之保障、甚望讀者勿因惡言而妄加推測也、

(三)同書三十九頁、Where liberty is not a fact and a daily recurring reality, it is not liberty.

(四)同書三七五頁、

昔賢之所沾溉者悉投此中一瀉而盡』(一)如此而言自由言憲政豈非夢囈之尤。

黎白之著此書。正當拿破崙第三踐阼之後。故其興哀於歐洲之自由。不覺言之沈痛切至如此。愚文幅窄。恨難盡錄。然即此觀之。可見民主帝政後之立憲爲滑稽矣。事前而張皇其詞。非策士之姦言。即妄人之目論。默計帝政既立。此等掩耳盜鈴之立憲論。即當棄若筌蹄。而其跋扈於朝野上下之間。將仍爲開明專制之說。彼今之販賣憲政者。初不難詭其詞曰。吾言憲法。首重國情。吾國人民。難張十分自由之幟。故吾國立憲。仍以開明專制之憲法爲宜耳。夫曰立憲曰開明專制曰開明專制之立憲。或更百易其辭。曰某曰某。在政治本身言之。唯是朝三暮四之不同耳。於實際無與也。若在論政之家。從公之士。則名稱一變。而主奴出入之見。或即由是而生。故不可不亟辨也。

愚今以一極平淺之問題。叩之讀者曰。諸君亦知法蘭西革命。大亂八九十年。其真因果胡在乎。以愚觀之。誤法蘭西者無他。開明專制之一念而已。自千八百七十一年。法人捐除此念。其國始平和發展。以迄今日。此非愚一人之私言。證以史蹟。博考歐美人之政論。固不誣也。特愚言開明專制。人且疑之。以爲馬拉段敦羅伯士比之流。凶悍無倫。寧足語於開明專制。即在兩拿破崙專制誠有之。其得號爲開明與否。尙有可疑。惟愚曩言之。開明專制本無是物。讀者縱不必同意及此。而開明與否。乃是旁觀評論之詞。至

(1) 同書三十七頁。Count the good rulers and weigh them against the unutterable wretchedness, resulting from the worst of all combinations of hat

of power, voluptuousness, avarice and cruelty—and forming a stream of increasing demoralisation, which gradually swept down in its course everything

noble that had remained of better times.

在專制者之主觀。則固無不以己之所爲爲開明者也。縱最初之手段不免黑暗而亦自叩自答曰。吾徐徐焉必能爲開明也。故曰一念誤之。

嘗論共和之與專制爲緣。有出於惡德者。有不必然者。孟德斯鳩嘗闡明其惡德之一面。愚請撮其義曰。共和既立。平等斯興。人人各利其自由。以攬其所可得攬之利用力多者。所得恒多。用力既多。斯鄰專制而國內無數之小專制者成矣。無數之小專制者既成。卽一大專制者囊括苞舉之兆。故共和有兩端之可憂。一曰不平等。一曰極平等。不平等之弊。流於貴族與君主。極平等之弊。流於絕對之專制。殺敵鋤異。惟己獨尊。』(一)孟氏之言。信爲炯鑒。若推而及於他點。卽著爲數十百戒。寧嫌其多。然此不足以盡藉詞專制者之純正心理也。蓋彼輩之走入極端。不必盡由於先天之惡意。固有之成見。特以事勢之來。遂不得不然。由此勘入。以明其方策之未正。乃本篇之職志也。故不從孟氏之論法。而以專制者之純正心理爲準。

共和之下。發生專制。其第一受病處。則在不解調和立國之方。天下事未有祇存兩端。而無所謂中者。孟氏曰。共和之弊。一在不平等。一在極平等。曰不曰極。明明有中。得其中道。共和斯茂。獨奈何不於此加之。意乎。當法蘭西第一革命之起。解調和者有兩傑焉。一曰米拉波。一曰拉飛咽。愚讀美人近著。有論拉飛

(1) La démocratie a donc deux excès à éviter l'esprit d'égalité extreme, qui la conduit au despotisme d'un seul comme le despotisme d'un seul finit

par la conquête. 參觀譯法意第八卷第二章第七段。惟嚴譯意不明顯。且最後一句。譯作「其所以然者。國力散而民賊滋。故易爲寇敵之所乘也。」直是未了

原意。嚴氏所譯各書。謬誤最多者爲法意。即此可見。

咽者曰：「凡政治號有建設。非以合理之調和爲鵠。基乃不真。此種教訓。逾一世紀。法蘭西人始有知之。彼在當時。已能深通其意。」（一）無奈米拉波、拉飛咽以及及倫的黨諸君子之溫和寬恕。不敵馬拉段敦羅伯士比之徒之悍鷲險狠。故調和失敗。然馬拉等之爲此。亦未必卽其初衷。南海康先生著法蘭西游記。罵「諸屠伯悍賊之酷毒」。可謂至矣。而亦曰：「非羅伯士比之性特慘酷。乃事勢曲折。導之使然。」可見此種「事勢」之成。不得崙以蔽罪羅伯士比。苟有此種事勢以上。則爲羅伯士比者。容有詞曰：吾非取何等手段。不足以解大紛。決大計也。持論至此。則敢斷言。有此思。惟卽爲大謬。蓋以力代力。所得仍力。前力無濟。後力何爲。且以力傾人。人亦傾己。傾傾不已。終歸調和。法蘭西之梟雄。數馬拉段敦羅伯士比。兩拿破崙共五人。成敗未同。而心迹則一。是何也。全國惟我。擁有無對之權。國乃得治也。拿破崙第一被囚於聖厄理那島。嘗告人曰：「法人愛平等。不甚愛自由。故吾賚以平等。若吾不敗。吾子繼位。將更賚以自由。」此其所爲平等自由之分。理由何在。茲姑不論。然果以何故不當及身。未敗與民更始。而必待其子爲之。論者稱拿破崙第三治法十八年。前期固極專橫。後期亦重民治。確否亦不贅。惟既知民治之足重。胡乃不於四十八年之頃。而卽行之。考法事者。每於羅伯士比拿破崙之間。有所左右。然若羅伯士比在位日久。其所爲保障民權。未必有遜於拿翁。且彼首唱共和。其不至帝制自爲。又屬不難推想之事。要之法蘭西大亂。八九十年。其間不外有數人焉。以一己之權力。視爲絕對不容異己。不受調和。以致干戈相尋。禍敗相續。至於千八百七十一年。大反前一紀之所爲。而國基始得大定。斷可識也。夫苟專制之不可。

終而又病。民病國迄乎數十年之久也。則專制心理之不可有而後來一切論治者之所當奉為箴銘。又可識也。

此外有亟當注意者。大凡專制之成。專制者之心理固為其主因。而非同時有普通心理與之共趨。一方表裏和應。雖有梟傑亦將不能有為。法蘭西之大亂。人恒歸獄於所謂梟傑者數人。不知嗜欲將至。有開必先當時偏激之思潮。實有以導之。至是此種思潮亦分兩派。一暴民尸之一。非暴民尸之法蘭西之革命。乃挾一『民王』(一)之義以行。民王者惟民為王。主權在民之意也。此其義初不為惡而用之者。乃昧於全稱偏及之分。而大禍作矣。(二)黎白曰。『法蘭西自傾覆。包本王家以來。每次革命之所得。惟餘專制。且每進益上。愈後起者專制乃愈酷焉。此即其理由之一也。』(三)此一派也。其他一派。則出於純正。溫良之士。實心愛國之徒。目擊暴者之橫行。無法自救。平等自由亦為所欲。而生命財產到處堪虞。社會之秩序不安。即居至美之名。講至高之學。亦何益世用。故自由與安全二者不可得兼。亦惟有舍前而取後而已。此又一派也。甲派無論矣。而專制之乘乙派思潮而起者。在政治學中。最有深求潛玩之值。蓋此種思潮。類為一時之感情所驅。逾時未幾。未有不自鏡其失當而追悔莫及者。蓋社會心理所需。專制之量。與其運用專制之方。一入專制者之手。遂乃漫無底止。窮極乖戾。突過於人之所期者。不知其倍蓰千萬。

(1) peuple-roi

(二)國民之集合體、始有主權、此全稱之義、人民之一部分、亦固有之、此偏及之義、

(三)見自由與自治、忘其真數、

僂馳不已。反動以生。本以求安轉而激變。往往然也。法蘭西政家德摩理。(一)助魯意拿破崙傾覆共和最力。因而掌其內閣者也。其後魯意所爲乖繆無已。王族疴爾良。(二)家之法定財產。魯意無端而沒收之。德摩理爭之不得。相傳彼爲良心所譴。不能對此不法卑劣之行爲。貿然畫諾。遂乃辭職。此妄附專制者之苦痛。可以窺見一斑矣。(三)善夫黎白之言曰。『痛哉人之好持兩極之見也。傷於火者未聞必往入水。始足爲治。何懲民政之弊。乃至思與專制爲鄰。在東端覓物不得。則狂奔西端。中途冉冉。曾不留止甚矣。其惑也。』(四)社會不知慎用其感情。以致權奸假手。以輿轉扼社會之吭。使其窒息。盡氣以死。有如此者。可不懼哉。(五)

反觀吾國。情勢愈見。嘗論吾國調和立國之最好機會。莫逾於南北統一之時。蓋共和之成。乃新舊兩派人僂力併命而爲。斯賓塞之名言曰。『蛻嬗之羣。無往而非得半者也。』(六)於是舊者不得太舊。新者不得太新。以沿以革。以質以劑。而高華美滿之國制。可望其成。此理想也。而事實適與相反。欲求其故。可得而言。今之追論元二年之政治者。不能忘情於所謂暴民專制。實則何者。謂暴如何爲專。求其實例。亦難確切。號稱首領之孫黃。已宣言不入政界。陸軍財政。舉非黨人所能問津。北方增兵未已。南方原有軍隊。

(1) DeMoiney

(1) Orlean

(五) 見黎白自由與自治三八五頁小註。

(四) 見前書、忘其頁數、意是而詞或有未同。

(五) 此段可參閱本誌四號附著詞和立國論十四頁。

(六) 嚴譯學界官三四六頁。

以次裁併殆盡。議會雖居多數。而在積威之下。居財賄之中。街頭走卒。振臂偶呼。兩院皇然。連聲諾諾。領其黨者。欲稍稍試爲巡回之演說。發膈未已。而盜賊卽剗手以衝其胸。此而謂暴名其誰尸。癸丑之役。黨人以此不爲國人所宥。而平情論事。豈其處心積慮。必出於是耶。抑實逼處此急不暇擇耶。前舉黎白之言。所謂「政府……窮智盡計……使之自相鬭爭。瀕於內亂。然後乘機抵隙。正名定罪。陰謀既遂。暴力隨之。」未必證之吾國。乃無幾微之似。丁君佛言曰。政府於此。宜有慚德。(一)愚曾評之曰。「慚德」二字。界說苦於難立。而自愚觀之。謂其不諳政治通義。彼必無詞。蓋在社會。可號爲國家以上。其所以處置反對黨者。決非迫之生變。草薶禽欄以外。別無他道。哈蒲浩曰。「人競言政府當準時勢以立策。予則謂政府不當自陷於一時勢。因而見逼。以致行事。不見容於較良之主義也。」此類名言。可書萬遍。(二)且自陷之云。復生大別。有遷流所屆。不獲已而陷焉者。有利其可陷。以種種不法之手段。特造時勢。以居焉者。由後之說。用心尤不可知。用此而談。民國調和之失敗。民黨僅居被動之咎。管其樞者。厥惟政府。雖有百喙。恐莫辯矣。

革命黨既敗。駟奔竄。而狹義之調和主義。仍未始不可行於國中。昨年五月。本誌初出。愚著政本一篇。卽爲之言曰。「昔者國人惟以黨人爲憂。以爲黨人不亡。中國卽不可治。於是踴躍奮迅。聯爲一氣。以排之……今黨人已蔽其辜矣。則國人之所當務。在仍然踴躍奮迅。聯爲一氣。移其對待「暴民」之心理。以整

(一)見北京中華雜誌、

(二)見新報調和立國論、

理國事。此應有之心理。亦當然之邏輯也。夫吾夙昔理想中之中華民國。非革命後。國人共矢其天良。同排其客氣。無新無舊。無高無下。無老無壯。無賢無不肖。悉出其聰明才力之量。投之總貨棧。如穆勒所言。以安而邦。以定而法乎。今既不可得。革命黨以不勝其排而去矣。然國家者。非革命黨之國家也。革命黨可去。國家終不可去。雖曰國中一部分之聰明才智。勢將隨革命黨以出吾棧。但若其餘者。共矢其天良。同排其客氣。如上云云。而進行焉。國事亦奚不足爲理。『愚既著此說。旋復斷其無望。蓋以天演相排之理。推之公仇既去。私鬪必興。展轉擠排。最後之操勝者。乃在『竊用威福。頑鈍無恥。贖貨亂政。醇乎醇者。數輩』也。今距爲此文時。又已年餘。其間黨人宣言。『先國家而後政治。先政治而後黨派。』意謂政治若良。黨人即客死異邦。亦無所悔。國人外革命黨而獨立興國之時會。不可謂不宏。究之國中政象之足與愚前文相發明者。何如此。誠世人所親見。其中關節。不待指明。是吾國狹義調和之機。又如雲煙過眼。渺不可尋矣。

語云。物極必反。政理既絕。反動斯興。今之羣衆心理。果爲何種乎。愚前引康南海所論法蘭西山岳黨之語曰。『非羅伯士比之性特慘酷。乃事勢曲折。導之使然。』斯言破的。宜無以易。故吾國當共和初成之日。革命黨人委曲遷就舊派之心跡。到處見之。今之抱持此意而無改者。固不乏人。而在激急過當之徒。則前此所爲。皆其追悔鑒戒之一紀念。暴民云者。前受之而迂。以爲惡諡。今取以自號。謂爲佳名。其言曰。『使革命黨盡爲暴民。民國何至有今日。』(一)此類思想。吾人以和平人道爲幟。卽家置一口。日作萬言。

(一)美洲發行民口雜誌中語。

明著其不可。而「事勢」所至。恐難挽回。今後所之。必且更甚。辛亥之役。吾家太炎聞陶煥卿之死。貽書張季直曰。『曩者武昌倡義。未盈百日。南紀已清。謂法蘭西山岳黨之禍。必不見於今日。然未敢斷言也。款款之愚。每以老子常善救人為念。……何圖先事建義之人。尙蒙慘禍。彈丸剡注。布在市閭。所謂民多利器。國家滋昏者。其禍殆非數年不解。』山岳黨之禍。彼時未敢斷言其不必見者。其度釀之數載。日進炎炎。今則敢斷言其必見矣。此在革命黨一方言之也。若非革命黨乎。其理想又復與前日大殊。北京某君來言於東京曰。『嘻。暴民胡乃不暴。』其意若曰。今之政局。勢如亂絲。非得暴者斬之。不可為理。前此深惡痛恨革命黨者。今又歎息怨望於革命黨之不速興。縱或局於境地。不能發議。而旨趣明白。其飾彌章。某君通訊於吾誌曰。『前人詩云。萬木無聲待雨來。今社會之現象。實一萬木無聲之現象。而其心理。則皆待雨來耳。』(一)斯誠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由此推想。大事可知。蒲徠士曰。『社會之情。一傷至此。久而久之。勢且成爲中堅。所有憂傷疾苦。環趨併發。羣體不裂。又復幾何。』(二)嗚呼。吾徒試舉目。曠觀丁此時。會果有何道。使如蒲氏之談言。幸而不中也哉。

若是者。何也。曰。其初有誰某焉。抱定大權。獨攬主義。一國之內。何事皆可犧牲。惟吾權不可讓。又有多數人焉。羣然謳歌。斯人以為唯此足以已一時之亂。有以致然也。是之謂專制。愚固曩言。凡專制者。無不自以為開明者也。而謳歌專制者。又無不想望其開明者也。故推原其朔。可曰。開明專制主義。誤之開明專制之誤國也。如是。而今之賢士大夫。如汪君鳳瀛之流。猶頌言此物。以為今日而治中國。外此莫可。淮南

(一)見本誌七期通論。

(二)見本誌三期東方論三頁。

有言。『存國樂其所以存。亡國樂其所以亡。』吾聞存國之業。非賢莫舉。今果亡國之事。亦須賢者。僂力同德。以爲之也耶。

或者聞愚言而病之。以爲愚非開明專制。是將以至德要道。奉之民欲與偕亡之惡政府也。不智之事。莫或逾此。愚曰。惡。是何言也。聞之王孫雒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政府果得吾說而存之。步步實踐以行焉。本可著其生死肉骨之效。且吾曹非國民之一部乎。得政府如此。翻然而改圖。徒義而修惡。有何不願。必曰不願。亦非人情。反而觀之。政府果自有其絕對之主張。吾人卽日日流涕長太息爲之言之。亦必蒙耳而不聽。或不爲絕對而稍稍遷就。時勢行其權謀。僞善陽爲改革。以欺天下矣。則亦未足以善其敗而轉以速其亡。前清之僞立憲。其明徵也。蓋惡政府者。固遲速必以惡敗。一旦自覺爲惡。而欲以補苴之術救之。敗乃愈急。蓋若而政府。旣倚惡以爲性命。惡根一搖。卽去顛覆決未遠也。此如食鴆粟然。久食固死。不食亦死。或者懼惡說。毗於教。揉而升木。則誠慮其所不必慮者也。且開明專制之毒。中之者亦不獨政府。前言政府之有今日。乃多數崇信斯說者。相與慫慂成之。今其人自晤陷人術中者固多。未晤者亦不爲少。其在他一面。前之服膺共和者。亦爲反動之力所逼。移以爲前此所信。徒以優容而養奸。今後得所借手。非以大刀闊斧。橫厲無前。不足摧陷羣邪。杜絕後禍。時局如斯。今日不保明日。勝廣頓足。大難立成。已見山岳黨之慘禍。懸夫眉睫。今之左右政局者。專制思想重一。

(一) 辛亥開明之師初起。屢在危險。見泰晤士報論之。道爾潘洲之獨立黨。即詳著斯義。並引法儒徐格維爾之言以實之。愚至今未見徐氏原語。深恐學殖荒蕪。

分將來食其報者亦重。一分急激者專制思想重。一分將來以施於人而展轉食其報者亦重。一分報復相乘禍患相繼太炎先生憂其數年不解者愚恐法蘭西八九十年之大亂苟其列國不欲瓜分任吾自爲蝸角之戰必且無可幸免我生不辰逢天瘴怒愚亦何必故作不祥之言惟灼見爲危不敢不告怪哉今之帝政運動方興未艾而一部有力之說足買庸衆之歡心而號爲識時當可者又有若汪君鳳瀛之所云故總統世襲民國立君諸謬論爲其最新之方案以愚觀之此較之逕立君政變換國號尤爲左道惑衆至哉穆勒之言曰一人言開明專制乎余則寧取黑暗專制蓋黑暗專制壓力橫施由壓生抵必且暴抗而人民出見天日之期或猶未遠若開明專制本其可居之名以行無道之實陰謀柔道表裏兼施民間之骨力全墜志節掃地肢體不動漸成疲癯自是以後更立自由之政非所堪矣(一)夫穆勒所謂開明專制以吾現制及所能想像者律之已當望之若在天上提以並論本非其倫惟其所著之凶德惡報有以絕開明專制之本根而芟夷蘊崇之是知所謂開明者且然名開明而實黑暗者更不必論是誠宜以願亭林亡天下之旨釋之而凡願負興亡之責者所不厭百回讀者矣

九月十七日稿

評梁任公之國體論 (二)

秋桐

梁任公先生號爲言論之母。今於國體論「甚囂塵上」。「八表同昏」之時。獨爲汝南晨雞。登壇以喚。形大而聲宏。本深而未茂。其所以定民志。邪衆說者至矣。顧其文不免有斧鑿之痕。啓人疑慮。頗聞人言。梁先生草此文。凡數易稿。初稿之詞。最爲直切。親愛者以爲於時未可。點竄塗改。以成今形。茲雖於大體無病。而悠悠之口。乘間抵讞。肆其毀疵。是誠不可以不辨。或曰。庖人旣不治庖。復未引尸。祝自助。而遽手薦鸞刀。漫之羶腥。不亦太可笑乎。曰。不然。梁先生之言。天下之公言也。愚爲言。辨非爲人。辨也。乃著其說於次。梁先生曰。『吾儕立憲黨之政論家。只問政體。不問國體。』又曰。『在甲種國體之下。爲政治活動。在乙種反對國體之下。仍爲同樣之政治活動。此不足成爲政治家之節操問題。』駁之者曰。善。吾今計謀變更國體。公可不問。俟吾改革畢事。仍請公爲其同樣之政治活動可耳。此不關夫節操也。充斯說也。設若此次變更國體之後。更有三次。四次。乃至五次。六次之變更。先生所立之命題。仍可不換。而駁者之答案。仍可不移。展轉相推。將見譙周之作降表。不足言。慣馮道之爲三公。不足言。屢此誠不得以概鄉黨自好之士。而謂賢如梁先生。天下寧有若是之小人。妄以臆度者乎。願讀先生之文。尋行而數墨。其結果將不得不使輕佼者推想至是。故其文初出。楊皙子卽聲言不駁。以爲國體旣非所問。駁之何庸。愚之所謂不可不辨者此也。

(一)即「吳後所謂國體問題者」見大中華雜誌第八號。

只問政體不問國體。問之云者。即英語之 question。以其事可疑而發爲問也。故問與論不同。論者可就其不疑之一面發揮之。問則非疑不啓也。國體者不容致疑者也。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者問之類也。既已不疑。何有於問。有自署破浪者。於茲有言曰。『任公此文爲誰而作乎。曰爲國體問題而作也。爲國體問題而作文。乃爲根本取消之言。曰國體問題。非政論家所當問所能問。此可異者也。』(一)此蓋未明夫問與論之別也。法蘭西第一共和之憲法曰。共和國體。(二)不得以爲提議修改之題。此謂國體爲固定之事實。不當問也。非謂不當論也。若謂不當論。則本條之所由立。非論莫致。自後之解釋辯護。非論莫成。是不可通也。涂格維爾者。法之政學宗匠也。魯意腓立之君主憲法既定。彼宣言無人有此權力可變易之。此亦謂國體爲固定之事實。不當問也。非謂不當論也。若謂不當論。則彼所著書言憲法者。寧非羌無意識。是不可通也。人以梁先生不問國體。即推定其論國體爲矛盾者。非知言者也。此義既明。則問之云者。純屬諸能動觀念。謂國體之爲物。在我之主觀。爲無可疑。故不問耳。至若他人起而問之。則我應取何種態度。則非前此消極之說所能限。蓋此時已入於被動之域。非積極有所論列。則是前日不問。乃秦越相視。無動於中之類。豈政家之所爲。故前日之不問。今日之論。其精神仍一貫也。譬之美利堅立國。自始不欲與歐洲紛其交涉。因而開戰。此所謂門羅主義也。設若歐人必與美人紛其交涉。迫之不得不戰。美人亦唯有戰而已。不得謂今日之戰。與其門羅主義相防也。豈僅不相防。且正所以

(一)見九月十三日上海亞細亞報。

(二)原文本言政體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以其時國體政體之辨未明。在今日言之。宜指國體也。

相成也。

在甲種國體之下。爲政治活動。在乙種反對國體之下。仍爲同樣之政治活動。不足成爲政治家之節操問題。此必於所用甲乙兩字之範圍。先求確定。而後當否可得而論。茲之甲乙果配分之甲乙乎。抑同體之甲乙乎。配分者同類之物。任舉其一。欲甲甲之欲乙乙之。同體則不然。甲者某甲乙者某乙。所代祇一不可移也。由前則曩舉駁者之說。誠不得謂無邏輯可據之基。由後則否。以愚觀之。梁先生之意。由後而不由前。此不待甚智之夫。可以一思而得爲之詞者。喋喋利口。捷給果胡謂也。

用此以觀所謂甲種國體。滿洲君主國體。而亦限於滿洲君主國體者也。乙種反對國體。今日共和國體。而亦限於今日共和國體者也。節操問題之生。乃謂由滿洲以入民國。前之曾從事於立憲運動者。是否繼續而爲同一之運動。不至有貶節喪義之嫌。不許竊取論點施之別案也。此其無損於節操。在尋常官僚。且猶有然。(一)何況富有主義之政家大黨。其理章顯。無待縷陳。(二)舉其最淺者言之。君主國體爲

(一)汪君鳳瀛致徐度書有曰。『今日在朝諸彥。固非清室遺臣。止以國爲民國。出而爲國服務。初無更事二姓之嫌。風節稱臣之病。故一經勸駕。相率來歸耳。』此可推見一體心理。

(二)元年之冬。梁先生在北京報界歡迎會演說。言此頗詳。請舉其詞如下。『世論或以鄙人曾主張君主立憲。在今共和國體之下。不應有發言權……即情勢中亦有疑於平昔所主張與今日時勢不相應。舍己從人。近於貶節。因囁嚅而不致盡言者。吾以爲此皆警詞也。無論前此吾黨所盡力於共和主義者何如。即以近年所主張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對於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此志固可皎然與天下共見。夫國體與政體。本不相礙。稍有政治常識者。頗能知之矣。嘗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尙儼然爲一種事實。而政治之敗壞。已達極點。於是憂國之士。對於政界前途發展之方法。分爲二派。其一派則希望政治現象日趨腐敗。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滅亡者。舉議所

家。天。下。民。主。國。體。爲。公。天。下。自。私。而。之。公。一。也。滿。洲。季。年。立。憲。絕。望。易。爲。共。和。而。憲。政。確。立。在。理。宜。然。二。也。(一)苟政論之節操。緣此二義而無傷。則在同類變故之下。政情稍與其義相背。則所謂節操已零落。瓦解而不可救。而況適得其反者乎。(二)譙周馮道。生於今時。稍解政治粗諳憲典。如此儉合苟容之事。知其猶且不爲。而況首倡民權大義如梁先生其人者乎。是故兩事相比。往往貌近而情大乖。邏輯重倫。類而有時不可通者。此類是也。

右陳諸點灼灼甚明。而世之抵排梁先生者。仍嗷嗷不已。而其說傾巧善陷。一若足以動庸衆之聽者。何也。嗚呼。如是者。有本有原則。梁先生入民國來。一言一動。俱不免爲政局所束縛。立論每自相出入。持態每飢飢不寧。實有以致之。然也。夫當共和立國之日。身爲輔導共和之人。而乃不恤指陳共和之非。其言

謂苦肉計也。故於其失敗。不層復爲救正。惟從事於秘密運動而已。其一派則不忍生靈之塗炭。思隨事補救。以立憲一名詞。套在滿政府頭上。使不得不設種種之法定民選機關。爲民權之武器。得遷藉以興一戰。此二派所用手段。雖有不同。然何嘗不相輔相成。去年起義至今。無事不資兩派人士之協力。此其明證也。然則前此曾言君主立憲者。果何益於國民。在今日亦何嫌何疑。而不敢爲國宣力。至於強誣前此立憲派之人。爲不懷於共和。則更是無理取鬧。立憲派人。不爭國體而爭政體。其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吾既言之。故於國體則承認現在之事實。於政體則求貫徹將來之理想。夫於前此障礙極多之君主國體。猶以其爲現存之事實。而承認之。屈己以活動於此事實之下。豈有對於神聖高尚之共和國體。而反挾異議者。夫破壞國體。惟革命黨始出此手段耳。若立憲黨。則從未聞有以搖動國體爲主義者也。故在今日擁護共和國體。實行立憲政體。此自論理上必然之結果。而何有節操問題之可言耶。

(一)今之憲政不能確立、非共和之管、此理宜明、

(二)今之倡言君主、每以將來立憲爲詞、此誠謬所謂風潮者也、梁先生國體論中、已論及健立君主、不能立憲、

又爲一時所矜重。豈有不爲人假借。遂其大欲之理。殆既見之。則又廢然。此四年間。觀其忽忽而入京。忽忽而辦報。忽忽而入閣。忽忽而解職。忽忽而倡言不作政談。忽忽而著論痛陳國體。恍若躬領大兵。不能策戰。敵東擊則東應。西擊則西應。蒼黃奔命。卒乃大疲。蓋已全然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不能自動。而與其夙昔固有之主張相去。蓋萬里矣。嗚呼。補苴之術。豈可久長。有謀而需。乃爲事賊。梁先生自處有所未當。八九歸諸社會之罪惡。卽過亦爲君子之過。誰肯以小人之心度之。惟以其人於中國之治亂興衰。所關甚切。如是之舉。棋不定。冥冥中墮壞國家之事。不知幾許。愚誠不能不附諸責備賢者之義。於排斥浮說之次。貢此數言。狂悖之罪。不敢辭卸。

十月一日稿

吾人理想之制度與聯邦

東 蓀

人有叩於吾者曰。中國行聯邦制宜乎。吾不能遽應。以爲是難一言而決也。所以然者。其因有二。

一、聯邦制非可汎言也。以實例論。美與德同一聯邦制也。而美與德之殊。不啻瑞之與法。以抽象論。若何而始爲聯邦。亦復異說紛紜。取其一而攻其他。不過徒增紛擾而已。故曰非可汎言也。

二、中國此後之施設。宜用何種制度。亦非可汎言也。吾人橫覽世界各國之制度。雖或同隸於一範疇之內。然無不有若干之差異。可知絕對相同。爲事實所無。則中國亦必本此原則。不能絕似於人。故若何施設。必先爲具體之方案。而非可汎言也。

本此二因。吾曾擬有中國宜用之制度如下。

一、於地方

a. 各省之行政機關。仿德意志聯邦內三自由市之制。 (一) 爲參事會。參事十人。舉一人爲長。名曰省長。參事會之任期。與省議會同。由省議會選舉之。

b. 中央政府認省參事會不稱職時。得解散之。但限於省議會開會時。

c. 省議會得彈劾參事會。其審查權則屬之國會。

d. 中央政府得國會之同意。得解散省議會而重召集之。

(二) 德之自由市。其行政之參事。皆爲終身職。且爲數甚多。數有不同。幸勿拘泥。

e. 仿加拿大之制。凡省權及立法行政各部之組織。皆規定於憲法。憲法之修正。非經各省省議會三分之二之批認。不能成立。凡憲法所未規定者。屬之中央。

二、於中央

a. 於總統之下。設責任內閣。仿澳洲之制。對於兩院同負責任。

b. 上院代表各省。二院不一致時。開聯合會。以多數決定之。

c. 由中央制定統一之法院編制法。於中央僅設大理院。而地方高等各廳。由各省自辦。惟各級法官。皆由中央任命。但大理院及高等廳之法官。須經上院之同意。

以上所舉。不過梗概而已。然已爲具體。不必更詳。如斯之制度。人名之曰聯邦。吾亦從而聯邦之。特非如美德也。人以爲單。一吾亦從而單。一之。特非如法日也。吾以爲中國。惟如斯之制度。爲宜。至於聯邦與單一。乃名詞之爭耳。無與於實質之組織。譬諸有鹿於此。人指爲馬。而鹿之長脰有角。初不因名馬而遽改也。反之。鹿無馬。指鹿爲馬。以爲吾有馬矣。其實固仍鹿也。曰中國以聯邦制爲善。則以巡按將軍爲邦之行政長官。以總統爲聯邦元首。儼然聯邦成矣。其有異於今日者。幾何其能致善者。又何在。故吾以爲實至而名歸。實成而名附。斷無於實未爲周密之布置。不有深切之印象。而徒斤斤致辯於名之宜。取宜舍也。(一)

(一)即世人厭惡聯邦。亦非沈論。以爲聯邦乃惡政制也。果聯邦而惡。則美何以富。德何以強。且近世之先達國。尤以聯邦爲多。故雖中國宜否採用聯邦之問題外。

本不生聯邦爲善爲惡之疑問。此理至爲昭著。不待辯而明之。

雖然。吾以爲可以不必爲名詞之爭者。乃退一步而言。以爲姑止於此。非不可更進而論。謂苟辨焉。則必蒙其害。故茲打破此限。更進一步而爲名詞之討論。於是吾人之問題。卽爲如斯之制度。果爲聯邦與否是也。特此問題之解決。首在聯邦一詞。作何定義。聯邦之義既著。再以此制度準之。則大小二前提相綴合而結論生矣。間嘗聞之國際法學者之論國際法果爲法律與否也。以爲於法律不有確定之義。則國際法是否法律。乃永無解決之期。奧士丁之言曰。國際法非法也。羅倫斯之言曰。國際法亦法律。苟使二氏而同時。則置之。一室。爭乃無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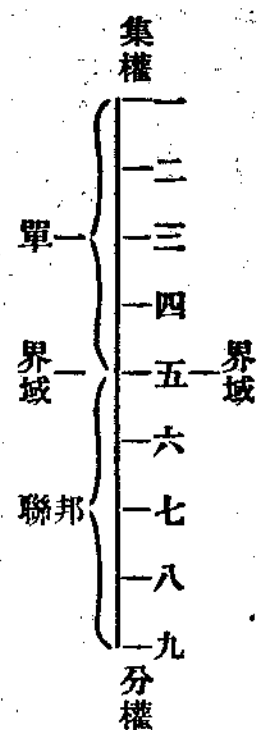
然此爭論之關鍵。乃在法之定義。奧士丁之詮法。以爲必爲主權之命令。反是不得謂法。(一)準此以譚國際間本非有主權之命令。以支配世界各國。則謂國際法非法律。誠不爲誣。若羅氏則以爲不然。法不必爲命令。不必有制裁。凡人類勿論個人團體。其行徑不可不規則焉。此規則卽爲法。準此以譚國際法者。國際間交涉行爲之準則也。謂之曰法。有何不宜。是可知爭論之點。不在小前提而在大前提。今日聯邦之論。亦正猶是。

是則吾人欲知前述之制度是否聯邦。不可不先求聯邦之界說。吾以爲聯邦界說之樞紐。惟在邦之性質。夫於邦之性質。不能有明切之印象。則於聯邦全體。必無精確之認識。可斷言也。論者謂邦與地方初無根本上之不同。不過權力程度上之差別耳。此說吾不敢贊同。請一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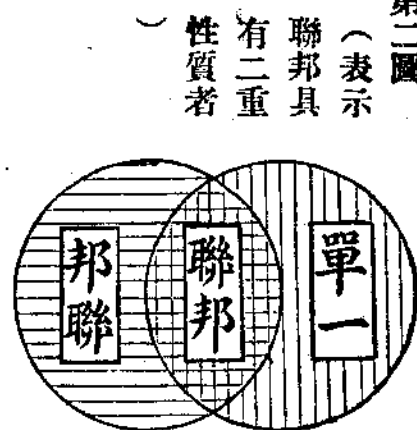
夫言權力程度之不同。首應記憶者。勿論聯邦與單一。凡同一範疇之內。無不有程度之相差。法與日同。

(1) "Law proper or properly so-called are commands; law which are not commands, are law improperly so-called" —Austin, Jurisprudence P.182

第一圖(表示程度之差異及其界域者)



第二圖



為單一國也。而其地方權限。不復絕似。德與美同為聯邦國也。其中中央政權與邦之政權。兩不相類。然則可知於單一國內。有程度之不同。以權之分集言之。

法較日為分。聯邦國內。亦有程度之差別。以權之分集言之。美較德為集。於是以權之分集為一抽象之定名。其所詮者。政權之自集中而至於分散之延長也。本此延長而生程度。謂聯邦與單一為程度之差異。誠為不謬。特知其一未知其二耳。彼單一與聯邦之內。亦有程度之相差。則此程度果有異於彼程度乎。曰無以異。則不惟普魯士之國。與普魯士內之省同科。哀爾撒魯林(一)與馬沙諸些(二)同科。而且中國之省。早等於瑞士之康同。日本國早為聯邦矣。有是理乎。是以知其不然。則聯邦與單一。雖為程度上之不同。然此程度。必實有異於彼程度者。異之之道。安在。以吾所見。即有一定之界域。是也。質言之。於權力分集之延長中。有一定之界限。於此界限以上。勿論其權力分集。至何程度。終為單一。過此界限以下。亦不計其分集。至何程度。然必為聯邦。更易辭以明之。今有一地域團體焉。於權力分集之延長中。置

(一) Elsass—Lothringen (Alsace—Lorraine) 乃德法戰爭時。法割讓於德之省。其組織詳見 Leoni, Elsass—Lothringen

(二) Massachusetts 乃美利堅之一邦。

有一定之界域。吾人執此團體之組織而驗之。果其於界域以上。則不問其權力分集尙有何度。終爲地方。若過此界域。亦不論其權力有何等差。終必爲邦。故漫言程度之不同。而不注目於界域。則聯邦與單一地方與邦之性質。終莫能明。以此爲論。必使學者墮於五里霧中也。

然此界域爲何物乎。曰。可一言以蔽之。曰。自組織權。(一)自組織權者。謂得依自己之意思。以自己之法律。而構造自身之組織也。耶律芮克論之最詳。其言曰。

國家之標識。爲國權之存在。然國權者。非有所從受之統治權。乃統治權出於自家之力。且依於自家之法者也。統治權之存在。與其範圍之廣狹無關。惟團體之以原有之權力。統治於分子及地域。依其特有之規律者。是謂國家。

國權存在之表示。首在自立機關之存在。自有之組織權。及由此而生之權力分配。乃國家所以區別於非國家之團體之第一標識也。茲有一團體焉。其組織由其自身以外之力而成。易言之。卽非由於其自己之意思。乃出於前述權力之法律。則謂之非國家。而爲國家內之區域也。例如德意志聯邦中之各邦。彼能依固有之憲法以組織之。易言之。卽由自己意思而成之憲法。此憲法非彼聯邦之法律也。又如瑞士各康同之憲法。及美利堅各邦之憲法。彼乃成於自家之法律。而非由於其上聯邦國家之意思也。聯邦法律。雖能對於各邦憲法加以制限。(如瑞士及美利堅之限於共和政體)然仍留爲各邦之法律。是故今有一團體焉。其組織雖受外國之關與。然仍足爲國家。蓋其組織仍由其原有之意思作用而出。

(1) Fähigkeit der Selbstorganisation und Selbstherrschaft.

而外國無權以改變之也。

統治權使行之團體則反之。其組織乃成於其上國家之法律。故非國家。如一切地方。其組織皆由國法而生。其最高者。不過對於微細事件。認其有一有限之組織權能而已。可知此乃非國家性質之團體。而相類於國家者之區別標準也。例如哀爾撒魯林。則非國家。以其組織由聯邦帝國之法律而生。無所謂哀爾撒魯林之憲法。又如付與以廣大自治權之英領各地。加拿大。加披蘭。(一)及澳洲。皆非國家。蓋彼之組織。由英之法律而定。大不列顛國會之議決。得隨時修改之。而該殖民地則無權參與也。且英之法律。又制限各殖民地之自由構造。其行使彼之組織作用。非出於原始之主權。乃出於賦與之主權。其賦與蓋與單一國之於地方團體。無以異也。如奧大利帝國之與其屬地。於憲法中規定屬地之組織。由奧帝制定。而不由屬地之統治者。且由帝之認可而得改變之。不必經屬地統治者之允諾也。故屬地失其國家之性質矣。

於是有一團體。可決定其為國家者。其最高機關。所以使團體作用為之運行者。必為獨立。易言之。即法律上不與他國之機關相共是也。故機關相同。以名理言之。即為國家相同。人將疑曰。團體必失其造法之權。始不足為國家乎。抑必無最高獨立之機關乎。以例言之。如英領各殖民地之組織權能。常受英議會所立之法之制限。人將謂此等殖民地為國家。殊不知此推論頗為紕繆。蓋此等殖民地。並無最高獨立之機關。以與英皇相抗也。

以此標識。尙可決定他種困難之界限。如克洛第(一)之與匈牙利。芬蘭之與俄羅斯。皆失其國家之性質。蓋克洛第之王與匈帝。芬蘭之公與俄帝。在法律上爲一人。其關係實非政合國。乃單一國也。

組織由自家法律而生。乃獨立統治權之第一特徵。且以自行組織之結果。必有國權之一切實質作用。無論何國。必依其法律行其權力。且必有行政與司法而出於自己意思者。此種性質。可名之曰自主權。不僅有自行立法之權能。抑且得依法之制限而爲執行。故可爲結論曰。有一團體而無自己之法律行政與司法者。則非國家。苟於此而失其一。則不復入於國家觀念之領域矣。國家得於其作用之範圍。機關之權限。加以制限。凡此皆國家之所以爲國家者也是以非主權國。亦必自定其國體。如盧丁堡(二)與巴丁(三)爲君主。而漢堡(四)伯恩(五)及邊撒費尼亞(六)爲共和。若哀爾撒魯林。則不入此二範疇之列。以無獨立之統治機關。僅有從屬之最高機關而已。且英之殖民地。不能成爲君主。而北美之屬地。亦不能組織共和也。

若非主權國。則於國家行政之範圍以內。尙有獨立發動區域。彼能與外國交通。(七)有固有之司法財政及內部行政。且有固有之軍隊及軍費。可知以高權之有無。而決其爲國家與否爲不必要也。

由是以論。尙有區分非主權國與非國家之地方之標準者。則彼若脫離其上統治之國。仍得成一主權

(I) Kroation

(II) Wurttemberg

(III) Baden

(IV) Hanuburg

(V) Bern

(VI) Pennsylvania

(七)原註以美利堅巴四等聯邦國內各邦。得以互相締約爲例。其言尙長。茲從略。

國也。但依自己之法律。於自有之機關。為權限之擴張。則得成為主權國。變更憲法。易從屬為獨立可矣。如於一千八百零六年德意志帝國解散。其統治之各地主之權。或為國權所未賦。或加以制限者。則或因而增長。或即此消失。此其例也。故非國家之團體。欲構成國家者。則必決定其國體。方足為國家。如布加利亞脫土耳其之統御。即由解除當日之受制地位。而改為國際間之關係。遂成主權國矣。是故國家之一部分。或受統治之團體。欲改為主權國者。必先組織國家。不然者。陷於無政府矣。

且非主權國與主權國之分界。亦復輕淺。主權者法律上之自決權能也。惟主權國對於權限之內容。得以完全自由立法。且製有制限。而非主權國。其決定之自由。亦復相同。特限於彼國以內之範圍耳。故依己意而生之決定權。乃獨立統治權之特徵也。非主權國於其權限之內。亦有此權。且足為與被治團體相區分之標準。今有二國家於此。一者其權限不能依自家之法律而擴充之。而他國之法律。付以擴充權限之界限。是為非主權國。一者得依自家之法律。而免除他國之權限。則為主權國。若主治國對於被治國之權限。為之堅執。如土耳其之與布加利亞。則此權限之制限。惟依國際法由第三者之權力以保障之。土之與布。亦猶布之與土。若依雙方之處置。而不改正伯林條約。則各不能增其權限也。若此關乎國法關係之國際法的保障。為之消失。則主治國仍足制限被治國之範圍。如土之與埃及是也。(一)

以上耶律芮克論自組織權之言也。其以為國家成立之標準。惟在斯。不論其統治權有無。最高性也。今有一團體焉。對於自身之組織。得由自有之法律以構造之。是為有自組織權。換言以明之。即有自立之

統治權。即此亦足爲國家矣。若其統治權之上。復有最高統治權以控制之。則其統治權爲無最高性。是謂非主權國。(一)反之其統治權之上。別無擁戴者。在法律上不受他力之限制。是爲有最高性。則曰主權國。(二)故聯邦之中央國家。主權國也。而各邦。非主權國也。其爲國家同耳。耶律氏論之綦詳。請並徵之。

聯邦國者。多數國家結合而成之一主權國也。其國權由結合一致之各國而生。乃係國法上之結合。有單一之主權。立於各結合之國之上。其分子又各爲國家。與中央國家同爲統治。其民各於一定之範圍爲之服從耳。

聯邦之性質。與主權非國家要素說。及主權國與非主權國之區分說。有密切關係。且所謂聯邦。則自非邦聯。復非單一。其第一說啓發於卡爾亨。(三)而成於珊德爾。(四)第二說則異乎所謂中央國家。獨爲國家。與夫所謂主權分寄於國邦之二說也。

聯邦之邦。爲非主權國。其最高機關及自身。乃行使中央國權之部分。而爲主權之代理者也。中央國家得自定組織。是爲彼之固有法律。且必依此法律而得變更之。若得各邦之同意。而不依憲法之程式。亦不能妄爲也。若聯邦之權張。則邦可失其國家之性質。故其範圍之所屆。既非以聯邦行政之事務。悉爲彼有。又非降而爲自治團體。特依聯邦之法及督視。復由自家之機關以執行行政事耳。

(I) Souveränes Staat

(II) nichtsoveränes Staat

(III) Calhoun

(IV) Seydel

聯邦者多數之國家。團結爲一也。故中央權限擴張。則各邦之差異立泯。蓋合各邦之土地人民於一統。則各邦之土地。卽聯邦之領土。各邦之人民。卽其統一之人民。然聯邦之國權。實自此團結之各邦而出。卽各邦之統治。結合於一。而創成最高之聯邦國權。且卽聯邦國權之特別機關。乃由聯邦內統一之人民以構造之。如聯邦民主國之總統是。不甯惟是。抑且各邦有爲行使國權之部分之權利。故各邦又爲聯邦之機關。用以促進政治也。凡爲共和國體之聯邦國。於兩院之中。必有一院爲各邦之代表。(一)各邦選出同數之代表以組織之。則各邦相等。此等代表各邦之院。如美利堅之參議院。乃對於總統之各作用。加以制限之會議也。多數之聯邦國。大抵對於憲法修正。賦與各邦有各種之投票權。且更任各邦參以考案。如德瑞。其各邦之選舉區。不由中央劃定。又如瑞士。聯邦參事分配於各邦。又如美利堅。由中央付各邦以制定選舉法之權。對於代議院之選舉權。及總統資格之條件。亦得爲之規定焉。

夫由各邦之機關結合。而組織一聯邦之合議機關。此聯邦之特徵也。其他則屬單一矣。(二)各邦於聯邦權力之下。其自由範圍之所到。則堪爲國家。雖此用語於法律初非一致。然聯邦之邦。終爲國家。邦之各種性質。必爲分析。則聯邦之法律上性質。始得而明。有謂聯邦爲國家體。(三)者。然此

(一)原語有 Staatenhaus 一字。直譯當爲邦院。殊爲費解。故略之。

(二)原註謂聯邦與單一之對比。乃自政治上而言。若自法律上言之。則凡機關皆屬於聯邦。卽爲代表各邦。亦復無異。正如單一國之有議會也。

(三)原語爲 Staatenkorperschaft

觀念殊爲矛盾。且非事實。所謂國家體。則僅能對於分子之國家爲之統御。夫一團體而受治於人者。則早失其國家資格矣。統治權爲國家之必要作用。一團體可爲國家。端恃有此。故邦之爲國家者。亦正限於不服從於聯邦之範圍耳。然其服從於聯邦國權之處。則失之也。

聯邦國權之所到。則使邦者僅爲聯邦統治權之一部。及有對於聯邦之發言權而已。故各邦非獨立。乃不過聯邦之機關。如此之邦。自其爲聯邦統治之部分觀之。則非國家。乃國之機關。自其服從於國。且表示自立之意思而觀。則爲非國家之團體。特此團體與邦。爲物質之相同者。僅由邦服從於國耳。是則邦有二性。一曰爲離國權而自由之團體。二曰依憲法對於國爲公法上之權利者是已。

聯邦非國家體。正如單一國結合各地方而成一團體也。且苟其權擴張。卽成單一。蓋彼可直接對於土地人民。施其統治。初不必假手於邦。然彼與單一所以不同者。以邦有不屬於聯邦權限內之事務。有其固有之機關。故仍足爲國家也。且邦之最高機關（如君主及自由市之參事會與共和邦之議會及人民）或其自身卽爲聯邦之機關。或由彼更造之邦與國之機關。體相同者。蓋以除此則無別法。故國家機關之獨立權利。而謂不屬於其國者。必無是處。則因聯邦內邦之機關之地位。足以使邦進而爲國之機關體也明矣。（一）

統觀耶律氏之說。則聯邦國之性質。凡有三端之可指。（一）聯邦之邦。於一方面（卽服從於國權之方面）爲地方性質。等於單一國之自治團體。而於他方面（卽離國權尙有自由活動之範圍之方面）則

（一）見原書第七四九頁至七五四頁。

爲國家性質與被保護國等非主權國同屬於一範疇之內。(二)聯邦之邦所以爲國家者卽以其有自組織權得依自有之法律而構成自身之機關。(三)自行組織與率導人民同爲統治權之作用邦既有自組織權卽有獨立之統治權特此統治權受有制限失其最高性非若中央之國權不受外力之干涉乃一最高性之統治權易言之卽主權也於是更演繹之如下。

一、聯邦國之組成由於各邦之人民而非由於各邦特聯邦既成並非破除各邦使歸無有乃存之使具二重性質。(一)爲公法人依於憲法得向中央國家主張權利蓋等於單一國之自治團體由單一國之中央政府賦與以一定之權限於此權限以內得對抗一切也。(二)爲國家蓋於中央國家所賦與之權限以外別有其固有之權本此固有之權得以自定組織自馭人民故得爲國家也。一語聯邦往往疑爲邦之聯合此實不然。拉龐德之國家體說(一)以爲聯邦者由邦而立正猶單一國之積民而成亦正坐此弊徵之世界歷史實無此例是以知聯邦者由各邦之人民綜合而組織之特既組成中央國家復不消滅其地方國家耳。(三)

二、主權之訓無積極之內容故非國家成立之要素。拉龐德曰「主權者卽最高權之意且不能以積極表之確定其爲何種權能僅得以消極定之以爲不受他權之壓制而已故其性質爲絕對無增無減或有或無不容居中苟有一人格於生存目的之範圍內依自由獨立之意思以爲統治者若其於一定之

(一)謂聯邦之立正如單一國之積民而成故又曰 *Staatendemokratie* 見 *Hatschek, Allgemeines Staatsrecht* III S. 43

(二)中央國家與地方國家成立之先後在所不計

點而服從於他人格之意思。於他人格之統治之下。負有服從他人格之命令法律之義務。則爲無主權。故無半主權。無分割之主權。無減損之主權。無從屬之主權。無比較之主權。所有者主權與非主權而已。故有一人格焉。失其主權。服從於他權之下。然有統治權。對於自由人及團體而施者。仍爲有國權也。」

(二) 拉氏又曰。『主權既非國家之要素。則將問曰。國家之標準果爲何物乎。易言之。非主權國與地方。何以區分乎。則答之曰。國家者有公法上之統治權。爲其固有之權利。非由委任。非爲機關。依高權之意思。以實施高權之作用者。乃爲獨立之法律主體。有固有之權利範圍。有固有之意思與行爲之自由也。』

(三) 耶律氏亦曰。『主權者非絕對之範疇。乃爲歷史上之範疇。』於是可知。主權僅謂不受他權壓制之權。不含他訓。則此消極之義。實非有國者所必具。故主權與統治權。非屬同一之範圍。且統治權之義。爲廣。茲有一統治權焉。不受他權之干涉與制限。則並此統治權而名之曰主權。如其於一定之範圍。受人制限。服從於人。而猶不盡失其自己之意思。及固有之統治者。是爲有統治權而無主權。則名之曰非主權。非主權者。非謂並國家資格而失之。乃其統治權無最高性耳。耶律氏更證以中世紀之國家。謂皆爲非主權國。則國家之與主權。初無必然之關係也。審矣。由是以言。聯邦之邦。所以爲國家者。職是故耳。况近世之被保護國附庸國等。同爲非主權國。又何獨於聯邦之邦而生異議哉。

三、單一國之地方自治團體亦有自主權。(四) 拉龐德謂自主權者。一種自立法權也。(五) 則單一國之

(1) Laband das Staatsrecht des deutschen Reiches I S 68-9

(11) 同卷第六一頁

(12) 耶律氏書第四六〇頁

(13) Autonomie

(14) 拉氏書第一〇〇頁

地方同爲權利之主體。同爲公法人。同有一種統治權。此論者所以謂邦與地方。不過程度之差異也。然須知地方自治團體。縱有自行立法之權。然對於自身之組織。則無構造之權。故雖爲程度之差別。而實有一界域。若邦去其自組織權。則雖依憲法得主張權利。然仍降爲地方。不足爲邦也。反之若地方而得自定組織之權。則其爲公法人。其有統治權。固無恙焉。然已進於邦矣。耶律芮克以爲邦與地方之分。以此而國家成立之標準亦以此。讀者於此其注意焉。

以上耶律氏之說之大較也。吾以爲自論聯邦以來。其精透莫或逾此。前言必聯邦之界說定。而後中國宜採用聯邦與否之問題。始得而解決。茲請綜合以上之說。而爲聯邦之定義如下。

聯邦者。生存於各小團體之人民所組織之大團體也。小團體先存在者。則此小團體自大團體成立後。自降爲非主權國。且爲地方。而以大團體爲主權國。大團體先存在者。(一)由大團體解放其權。而成小團體。其爲非主權國。與地方固無以異也。

於是以上列二圖表之。第一圖明小團體者。異乎單一國內之一般地方區域。夫絕對集權爲事實所無。自有歷史以來。無不爲分權之國家。特分權之間。大有程度之不同。汎言分權。則聯邦與單一國之地方固相同矣。然細按之。知其程度雖有差異。然苟無一定之界域。則終無以分。是故聯邦與單一。同爲程度之區分。而實有確立之界限。此界限。即邦爲非主權國。而非單純之自治團體。是已。第二圖明聯邦具

(一)如今日之巴西。蓋由單一國而變爲聯邦。其聯邦之形式。與奧美絕同。又如瑞士。於黑爾費(Helvetik)時代。亦爲單一國。經法蘭西之蹂躪後。再獨立。始成聯

邦。然其未成單一以前。久爲聯邦。則不可不知也。見 Schollenberger das Bundesstaatsrecht der Schweiz, S. 114 ff.

二性質。即一方面爲單一。他方面爲邦聯。換言以明之。聯邦之邦具有二方面。一爲單一之地方。一爲邦聯之國家。今若以一方面爲矛。以他方面爲盾而攻之。是終無解決之期。故吾人於此。唯有承認其二方面不相害耳。栢哲士曰。由陳出新。吾人說明新物之性質。加以新名者。必經幾多時日之後也。此言殊當。蓋着眼於邦聯。則謂邦爲國家。而忘其他方面爲地方之性質。着眼於單一。以爲主權爲國家之要素。則降邦與地方同科。而忘其有自組織權。皆由思想之固執而出。同陷於謬誤爲無疑矣。

雖然。栢氏亦非否認此界域者也。其以爲聯邦與分權之單一國之區別。惟在二重政府。(一)故國家。雖爲若何之分權。苟未至二重政府者。不得謂之聯邦。則聯邦與單一非單純之程度差別。由栢氏之說。亦可立證。顧吾以爲必更進一步者。所謂邦政府與地方政府。有無區別乎。單一國中。其地方政府。不知凡幾。若不與邦政府顯示差異。則單一國固已爲二重政府矣。非徒單一與聯邦。不生程度上之差別。抑且單一聯邦二名。皆不成立。同爲一物而已。有是理乎。用是以證知邦政府與地方政府。其性質上必有區別。栢氏亦認此說。以爲地方與邦之異。惟地方承權於邦。由訓示而有定性。邦承權於國。由容許而無定性而已。夫無定性而容許焉。則其所有之權。必非權限。(二)而爲權利。正拉龐德所謂賦與之權利。與固有之權利之區別也。易辭言之。地方政府所行使者。中央政府所賦與之權限。邦政府所行使者。其本有

(一)美人大都採用此說。且有以爲立法司法行政三部皆爲二重者。始足爲聯邦。第蘭曰。As a federation necessitates a dual form of governmental organiz-

ation the three usual departments of government will in consequence be duplicated. (Deale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P, 125)

(II) Zustandigkeit

吾人理想之制度與聯邦

之權利。不過經中央政府之容許而已。是則賦與與容許。非程度上之差別。乃性質上之不同。賦與者。由無至有。容許者。由隱至顯。其爲事。至爲不同。且吾以爲栢氏僅側重於消極。謂邦之權出於容許。至於邦於容許之內。若何以行使其權。栢氏所未論也。而耶律氏論之。卽所謂自組織權。是故栢言消極。耶言積極。合而觀之。非徒不相背馳。抑且始爲周密。蓋容許者。聽其行使自己之意思也。而自組織權卽爲自意表示之唯一特徵。是二說同其內容。特栢耶有不同者。卽對於國家爲名詞之爭耳。栢氏以爲國家以主權爲要素。故邦非國。耶律氏卽此容許之自組織權。卽爲國家之標準。而謂主權非其所必要。故邦爲國。吾以爲此名詞之爭。殆與前述奧羅二氏之論國際法絕同。論者主張栢說。以爲主權如理性不可一日而無。不佞贊同耶說。以爲國家之成立。不在主權。須知此之爭論。將脫去聯邦之境域。而入國家之範圍。自非此所許。至於論聯邦。則無不相同。栢耶之說。旣無矛盾。吾與論者之旨。亦無悖迕。吾人論聯邦之性質。至此已詳。以此準之上述之制度。則是否聯邦。願讀者籌思。下一轉語。吾今不復贅矣。

道德進化論

無涯

兩載以來。故家遺老。輒藉口於國民道德之墮落。欲恢復種種之舊制。謂是可以改良民德。微論其所言者。乃等項莊之舞劍。意在於擊沛公。而不在於陪讌飲也。且卽以道德言之。自達爾文發明進化之理以來。一般學者。皆承認世界萬事。日在進化之中。不獨物質。日以進化。卽道德亦日以進化。講倫理學者。固嘗詳哉言之矣。謂今日之民德。遜於前代之民德。衡以進化之學理。實相背馳。雖然。對於故家遺老。實難據學理以與之爭論也。勢不能不徵諸事實。吾以爲入民國以來。國民之道德。實優於前代。讀者倘疑我言乎。則試列舉事實。以見我言固有徵而可信也。

甲 從風紀上以證明民德之進步。社會風紀之壞。無逾狹邪之遊。而中國前此所謂好色者。非徒有女色。而又有男色。今試先就男色言之。此種頹風。蓋行之數千年矣。遠者姑勿論。請論近代。前清名士畢沅。以內閣中書入直軍機。後且官至兵部。尙書湖廣總督。尙狎伶人李桂官。李勸其勤學。旋大魁天下。一時文人學士。傳爲

美談。袁枚爲之賦詩云。『若從內助論勳伐。合使夫人讓誥封。』而以號稱剛正不阿之宰相史貽直。史

後證文靖。聞畢李戀愛事。且願得李一見之。故袁枚之李郎歌。又云。『溧陽相國閒置酒。口稱欲見狀元婦。措

眼將花霧裏看。白髮荷荷時點首。』以號稱名臣名士者。乃以狎嬰童之事。傳爲美談。形諸詩歌。則社會之風紀。寧得謂之善良耶。然此猶曰有清中葉間事也。豈知其末葉。士夫之嗜好。亦復如是。周太史蘭曾狎伶人天兒。未幾天兒棄周而事許振禕。有問周者曰。近復見天兒否。周曰。天而。兒而既厭周德矣。吾

其能與許爭乎。詞林之間。遂以是傳爲佳話。此前清之郎曹。所常引以爲茶前酒後之談料者也。故今日。憂風紀。凌夷諸大老。其在。前清。曾有斷袖之嗜好者。蓋居十之七八焉。泊乎共和告成。京津之像姑。全皆歇業。此腥聞之穢德。遂不復見於士夫間矣。雖在舊老。其家中或尙蓄有變童。亦未可知。若新學之士。則實無此嗜好。故我今欲問諸前清大老。男色之風。是否爲紊亂風紀之最甚者。而公等當前清時代。躬爲此種穢德。今幸革去此風。乃反誣新進之士之不德。謂其紊亂風紀。試問新進之士。果具公等前此之嗜好。兩雄相厄。作桑間濮上之變調耶。此風紀之良於前代者一也。又就女色言之。其在古代。管仲設女閭三百。以羈留遠人。娼妓之業。由國家經營之一。何可笑。而此種穢史。非惟春秋時有之也。迨於近代。宋元明三朝。猶有官妓之設。而前清雍正七年以前。教坊之名。樂戶之籍。尙未除焉。夫國家而爲官吏置妓。且公許官吏狎妓。風紀如此。寧得云良。且宋元明諸朝。不特外有官妓已也。而在文學家。其家中類蓄聲伎。雖在寒士。亦復爲之。非徒耽愛其色。亦復喜聆其音。此等之事。見之官私紀載者。不勝枚舉焉。今則舉國之士夫。雖亦大半溺情於聲色。然家蓄聲伎之事。則罕有聞。至於平康北里之遊。則官吏而狎妓。政府迭下禁令。子弟而狎妓。父兄認爲蕩子。首爲國家所公認者。今爲國家所嚴禁。一爲比較。社會之風紀。終不能不謂其今勝於前。不特此也。三十年以前。所謂名士者。常以評隲女閭爲風雅事。一花榜之出。輒公然自署其姓名焉。若今之名士。其見諸文章者。必作世道人心之語。憂時救國之詞。斷不敢自署眞姓名。公然爲出花榜之舉。則以言狎邪。今之士大夫。尙有羞惡之天良。前則並羞惡之天良。而無之又果孰清。而孰濁耶。此風紀之良於前代者二也。且今之以風紀紊亂爲言者。常指三二時髦之女子。謂與人有曖昧

之行爲。不知淫奔之事。何代無之。雖以春秋之時。顧亭林盛稱其風俗之美。且生有至聖之孔子。與其及門之七十二賢。而此外積德修行之士。尙難以枚舉。有百數十聖賢。以爲一世之師表。宜若風紀可以善良矣。然而夷攷其時之風俗。則野田草露之間。卽爲顛鸞倒鳳之地。且形諸詩歌。不少諱飾。甚且以有子七人之老婦。猶不能安於其室。如凱風之詩之所紀。此尤爲今世所罕聞者。今之風紀。無論如何紊亂。終不如是之甚也。不特此也。今之女子。縱與人。有曖昧之事。然必以秘密行之。且多屬無夫之人。未有一面。既有夫壻。一面又公然再置面首者。若在前代乎。微特山陰公主之置面首。竟至三十六人之多也。試一翻六朝之官私史乘。女子置面首之事。何可勝數。今試問全國之簪纓命婦。果有挾父兄之尊貴。於夫婿之外。再公然蓄置面首否耶。此風紀之良於前代者三也。夫今日社會之風紀。我非謂其無腐敗之處。不應再謀改良。特以較之前代。實屬後來居上。彼以風紀爲口實。而思謀復古者。其說實不能成立也。

乙 從倫理上以證明民德之進步 中國之倫理。其大綱有五。卽所謂五倫是也。顧自共和告成。無所謂君。則君臣一倫。當然歸於銷滅。不能復行提倡。所餘者則四倫已耳。今試先就親子之倫言之。入民國以來。爲子者。縱極不孝。然弑父之事。則鮮有聞焉。雖在窮鄉僻壤。下流之人。或有此等之事。不傳於外間者。亦未可知。然在中上流之人。雖甚不肖者。斷不敢爲弑父之舉。微特未發見此種之事實。亦可斷言其不敢懷抱此種之思想也。若在古代乎。則上流人之爲此種之事。亦何奇之有焉。『便欲殺我。請熟熊蹯。』讀此兩言。雖極無情者。猶爲之惻然傷心焉。夫因爲其子所逼。乃至僅求緩死須臾。以一食熊蹯。而且不可得。爲父者末路之可憐。一至於此。此豈今世之所有乎。又非獨商臣之事已也。彼劉劭楊廣輩。孰非

親弑其父。稽諸歷史。此等之事。實數見不鮮焉。而多出於君卿將相。固非未受教育之人也。夫弑父之事。此屬最大之惡德。則且言其稍輕者。彼衛碩之姦宣姜。楊廣之納陳夫人。唐高宗之納武則天。皆以子而蒸父之妻妾。卽無異母子通姦也。此等穢德。求之往代。亦不勝枚舉。然試問今之上中流社會。果有敢復爲此種逆倫之事乎。上所述者。乃言子不孝其親之事也。今再言親之不慈於其子者。今之殺子者。除癩癩之人外。必有大不得已之故在焉。苟可以已焉。未有忍殘其所生之子者也。若在古代乎。則欲殺卽殺之已耳。亦何必有不得已之故在焉。今試先就爲父者之一方面論之。彼瞽叟之屢思殺舜。衛宣公之殺其子伋。試問所謂大不得已之故者。果將安在。以大舜衛伋之仁孝。但解事親之義。不敢傷親之心。留而不殺。何不利之有焉。而必謀殺此等仁孝之子。今之爲父者。斷未有如是之不仁也。又試就爲母者之一方面論之。如元魏馮太后之酖其子弘。武則天之殺其親生子宏及賢。與賢之子光。試問所謂大不得已之故者。又果安在。夫在馮太后。猶曰有一倖臣爲其子所殺。故殺子以爲之報仇。雖然。當南北朝之時。太后公主之置面首。幾成爲通例。縱去其一。然獨不可再置若干人。況其子並未有他種不孝之行爲。優而容之。未必有大不利。至於武則天。以云置男妃乎。則爲羣臣所公認。其子亦不敢有違言。竟無殺其子孫之必要。況其子孫並無不孝之行爲。乃必鋤而去之。今之爲母者。斷未有如是之殘忍者也。上所言者。乃舉以爲例。若細檢歷朝之官私史乘。類此之事。何可勝數。故以親子之倫而論。今之民德。只有勝於古。而不遜於古也。又就夫婦之倫言之。其不德之最甚者。無逾夫婦之相殺。其在今日。中上流之人。實未聞有此種之惡德。若在古代乎。則固司空見慣矣。東晉之武帝。因以色列一語戲張貴人。遂爲張貴人所弑。而元

魏之世。凡立太子之後。多必殺其母。夫婦不爲燕婉之樂。而作殘殺之舉。天下悲慘之事。寧有過是。然此猶曰屬於不德之人也。昔張巡守睢陽。殺其妾以餉軍士。天下後世。亟稱賞之。不知一妾之肉。能飽得幾人之口。腹而以素共枕席之人。乃獨無香火情。竟作此種兇殘之舉。此豈有絲毫尊重人道之意乎。願相殘之事。此乃不德之尤。則且言其稍輕者。今試先就妻之一方面論之。今之女子。無論其父兄若何尊貴。斷不敢因此之故。於夫壻之外。再置面首。若六朝及唐代。凡尙主者。多必承認其妻有蓄男妾之權利也。又更就夫之一方面論之。今日蓄妾之事。雖未能禁止。然人多知其非。若在往代。則以爲正當之權利。雖以孔子之聖。猶蓄妾焉。見孔子若不能如孔子之好德不好色者。斯更何論也。故以夫婦之倫而論。今之民德。亦只有勝於古而不遜於古也。又更就兄弟之倫論之。今日上中流人士。兄弟相殺之事。未之聞焉。若在古代。則又數見不鮮之事也。以唐太宗之賢。而猶有玄武門之變。兄弟相殘。瀕手足流血之歷史。若尋常之人。更何論焉。然猶可曰。彼實處於勢不兩立也。若夫南朝宋太祖之殺其弟義康。太宗之殺其弟十五人。齊蕭鸞之殺其兄弟十一人。除太宗殺其弟子勛一人外。餘所殺者。並非有處於不能兩立之勢。至於春秋時之魯隱公。豫將讓位於其弟。此真能以堯舜爲心者。乃反爲其弟之所弑。此等惡德。今之上中流社會。果曾一見焉否耶。不特此也。唐太宗納其弟元吉之妻楊氏爲妃。後且欲冊封爲后。因臣下力諫。封后之事。始以中止。以所稱曠世一逢之賢君。而兄納弟妻。恬不爲怪。試問今之上中流人士。果有敢爲此種惡德者耶。故以兄弟之倫而論。今之民德。亦只有勝於古而不遜於古也。又就朋友之倫論之。吾上言古代親子夫婦兄弟之倫。皆就其惡德而論。過於悶殺風景。今論古代朋友之倫。且捨其惡德而言其

美德。以顧亭林所稱爲美俗之春秋時代。而脫驂爲賻。卽稱高風。且出於所謂至聖者。若降聖一等。僅稱爲賢者。便少見此高風矣。試觀洙泗諸門人。子貢與顏回。乃同學之摯友。然以子貢之富。卒不肯小恤。顏回之貧。坐視其爲簞瓢陋巷之生活。朋友之情。厚耶薄耶。而孔子脫驂之義舉。亦僅一次而已。非能望其澤及於門徒。觀其平日對於諸弟子。但知徵其束修。而其所稱第一得意之門生顏淵。不幸夭折。門人請賣其車。以作葬費。便藉口於從大夫後。不可徒行。拒而不予。不知從大夫後。不可徒行之禮。見之何書。遍翻羣經。殊未之見。且微服而過宋之時。據聖蹟考此時實在相魯之後卽從大夫之後也未必非由步行而逃。而敢公然乘車以過。在此時。既可徒行。則當顏淵之死。暫賣其車。以助葬費。俟另積有貲焉。再以買車。有何不可。乃必以不可徒行爲口實。此豈有強固之理由。亦曰吝而不予而已矣。以所稱爲聖賢者。於師弟同學間。猶不能慷慨以相周恤。何論其他。若在今日。通財之事。尋常人亦多有此義舉。大凡在社會上活動之人。對於所識窮乏者。其人不必爲腹心之友。亦不必有顏淵之賢。苟遇囊內錢不空時。亦常有周恤之舉焉。蓋今日朋友通財之義。雖在下等社會。猶常見之初。不必有待於當世之賢豪。更不必有讓於至聖之孔子也。昔袁枚壽至八十二。晚年讀論語仁者壽一語。掀髯笑曰。吾仁過孔子矣。孔子壽僅七十三余謂今世能通財至兩三次以上之人。不必妄自菲薄。亦可曰吾義過孔子矣。以孔子之能周恤友朋。僅在脫驂爲賻之一事。而他無所聞也。雖孔子之外。古代之朋友。時見有能共患難同生死者。然在今日。此等高義。亦何嘗無之。故就朋友之倫而論。今之民德。亦只有勝於古。而不遜於古也。要之今日之倫常。謂其有缺點。宜再謀進步焉。則可謂其退步焉。實未之見。則彼以倫理爲口實。而思謀復古者。其說又不能成立也。

丙 從公德上以證明民德之進步 二十年以前。我國民公德之觀念。蓋甚薄弱。清名之士。大半持束身自愛之義。於所謂保全公益圖謀公益之事。或則不之知。或則掩耳不欲聞焉。諺所謂自家打掃門前雪。休管他人屋上霜。前此國民之薄於公德觀念。實可以此兩語爲之寫真也。今日國民之公德。雖不發達。然比之從前。終覺較有進步。今試先就保全公益論之。其在從前。國民實缺乏此種之觀念。例如遊名園古刹。見有異草奇花。輒任意採擷。絕不肯爲之保全。以供公衆之觀覽。職是之故。上海之黃浦灘頭。有外國人所建之公園。禁犬與華人不得入焉。夫以華人與犬並視。其侮辱我國人。此固不可忍之事。雖然。其在從前。使聽華人得以游觀焉。則任意採擷花草之弊。必不能免。此實不能爲我國人諱也。若在今日。其在北京。則有中央公園。先農壇公園。西直門外之三貝子花園。凡三公園焉。而在外省。雖不盡有公園。然亦有若干處焉。顧未聞游其中者。亂採擷花木。暗攜之以歸也。此外如保存古籍之會。保存古畫及法帖之會。數年以來。皆陸續發生。其在北京。卽有二三處焉。此皆爲從前所未有。蓋在曩日。由私家保存者。則有之。若設立團體以保存古物。則未之聞也。又就圖謀公益論之。今日各省遇有水旱之災。不特旅居他鄉之本省人。各慷慨捐貲。以爲賑災之用。卽他省之人。亦常捐貲以相助。若二十年以前。欲得他省之捐款。實屬不易。卽旅居他鄉之本省人。亦不如今日之踴躍也。至於集貲以開闢公園。設立圖書館。開設閱報所。謀公共衛生。此等事業。十之八九焉。爲二十年以前所未有。今雖未可云發達。然國人之知注意此等事業。則固日有進步矣。乃至各種慈善事業。其爲前所有者。今亦較形發達焉。故國民之圖謀公益。比之從前。實有進步。而無退步也。夫公德名詞。其在從前。中國字典蓋未之見。及近十餘年來。新學之士。

時提倡焉。於是此二字始浮於一般人之腦中。然核其種類大半為新發生之道德。故其可紀述之事不多。然其為前此所有者。今則較發達焉。其為前此所無者。今則頻發生焉。比之從前終不能不謂後來之居上故欲以公德為口實而思謀復古者。其說又不能成立也。

由上三者觀之。民德之進化而不退化。既較然可觀矣。然則今日之民德果絕無退化之點乎。曰是又不然。依進化自然之法則行之。民德固日進於善良。然苟有大力者障之使之逆行。則又未始無退化之點。此種事實求之歷史亦不乏其例。如東漢之民德極美。經曹操曹丕司馬昭司馬炎等崇獎。斲趾之才。破壞名教之坊。於是東京之美風掃地以盡。斯即民德退化之一例也。故今日之民德由社會一方面觀之。固循進化之軌道以行。而由政治一方面觀之。則又未始無退化之點焉。其一則官吏之不知廉恥也。吾國數千年來。素重名教。凡周旋二姓者。常不齒於士林。今則論官升職。惟嘗仕於前清者始得占重要之地位。譙周慣作降表而樂不思蜀。馮道能仕累代而不失三公。此四語借康南海孟子微之言此種風氣蓋於今見之矣。此民德之退化者一也。其二則人民之競尚奢侈也。其在富國人民之生活程度雖見增加。然此乃一國經濟之發達促之。不可以云奢侈也。若中國今日國家與人民之貧亦云極矣。而由仕途言之。凡屬簡任官。儉者則乘馬車。闊者則乘汽車。若委任官之一半亦非乘馬車不可。視前清之軍機大臣各部尚書。猶十之九焉。出乘驛車。且有以侍郎而步行者。其奢儉之相去判若天淵矣。官吏既以是為倡。於是妓女之出門訪客亦坐馬車也。醫生之出門診脈亦坐馬車也。教習之赴校講學亦半坐馬車也。他如樗蒲之戲。一擲輒至萬金。酒食之資萬錢。嫌無下箸。其餘浪費一皆稱是。昔在西晉有愷崇之門富奢侈之風。由達官

倡。之。遂。成。爲。一。般。之。風。氣。以。今。相。比。殆。若。合。符。節。矣。此。民。德。之。退。化。者。二。也。凡。斯。二。者。皆。爲。民。德。退。化。之。明。徵。然。此。乃。由。不。良。之。政。治。促。之。使。然。非。天。演。之。法。則。竟。使。之。倒。退。也。故。我。今。欲。告。諸。舊。家。遺。老。今。日。之。民。德。由。社。會。自。然。之。法。則。觀。之。只。有。進。步。而。無。退。步。其。所。以。敗。壞。風。俗。者。一。由。於。寡。廉。少。恥。之。貳。臣。一。由。於。極。侈。窮。奢。之。汚。吏。欲。移。風。易。俗。惟。舉。一。國。之。貳。臣。汚。吏。悉。罷。斥。之。若。一。般。之。人。其。道。德。固。有。進。步。而。無。退。步。公。等。對。之。正。無。須。作。無。病。之。呻。吟。也。

共和政治論

鯁生

嗚呼自由。天下許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羅蘭夫人一言。致令後世讀法蘭西革命史者。抱無限之感慨。然而自由之花。曾不因是而絕迹於世界者。抑又何耶。曰恐怖之禍。不種因於自由。而造端於假自由之名。以行惡者。哀羅蘭夫人之言者。不因噎而廢食也。民國成立。四載於茲。政局擾攘。迭演怪劇。引羅蘭之言。對共和發感嘆者。時有所聞。爲此嘆聲者。或出於憂國之失望。或生於反動之感情。動機不同。悲觀則一。夫共和政體。而果爲惡政治耶。則何以百餘年來。排萬難。流血以求之者。比比皆是。今世號稱幾大強國之中。其致富強於此政治下者。又指不勝屈。徒觀一時政局之變態。致疑於政體之前途。害莫大焉。予感於此。作共和政治論。首明共和之特質。次及世界之趨勢。與政制之採擇。結論吾國共和政治之前途。共和政治者何。首當解答之問題也。國人論政。常以共和與專制對稱。此用語之誤。實則嚴格言之。共和者。君主之對待。專制者。立憲之對待。前者爲政體之分。後者則政權行使之方法。所別也。(一)共和何以異於君主。曰。自其實質言之。則一國主權之運用。寄託於全體國民者。(二)爲共和政體。操縱於一人之手者。爲君主政體。自其形式言之。則一國之元首。出於世襲者。爲君主政體。反是而。其國無元首。或有之。而非世襲者。爲共和政體。(三)世有其形式。非共和。而其實質。爲共和政體者。如千七百九十一年之法蘭西憲法。(四)所定政體。是今之比利時英吉利。(五)亦稍稍近之。亦有僅具共和之形式。而不備共和之實質者。所謂凱撒政治。(六)者是。然此非永久之政體。不過一時政局之變象。野心家竊政之結果。今

已不能實現於文明國矣。是故通常分共和君主率以形式爲標準。蓋形式之所表見者實質隨之。卽或一時有變象出現終必撲沒而後已也。

今欲比較共和君主兩政體之長短。可自理論實用兩方面觀之。自理論言則共和政治較君主政治爲自然而最合於社會進化之原則者也。草昧之世羣制未完。人思自衛。訴諸戰爭。而欲求戰事行動之靈敏。勢不得不舉其團體之事權集中於一人之手。此君主政體所以在古代視爲常態也。(七)一人既擁大權。傳之世世久而蚩蚩者氓。或蔽於傳習。或迷於宗教。亦遂視爲固然。君政基礎日益鞏固。遂悉舉其原意而失之。始之受諸社會者。繼乃視爲一人固有之權利。終至擁權恣肆。暴君專制。於以發生。迄於近世羣約之說。(八)出現。天賦人權之理昌明。主權在民。(九)如天經地義之不可以磨滅。則君主政體之日失其存在之根據。不可以諱矣。試就君主專制政治言之。其與主權在民之義不相容。自不待深辯而明。蓋此政治之表徵。卽爲主權在君。適與之立於一正反對之地位也。又就君主立憲政治以言。其欽定憲法之國如普魯士日本者。本其皇帝總攬統治權之主義。僅許國民以部分參政之權。此背於主權在民之旨。與君主專制國亦僅五十步百步之差。次之民約憲法之國如比利時英吉利者。其憲法規定原有主權在民之義。然猶不免與之牴觸者。則以其修改憲法。君主有否認權。一人而可以阻礙根本法之變更。有害於國民主權之發動。(一〇)也。又次之如千七百九十一年法國憲法。(一一)非惟標明主權在民之大義。且并國王改正憲法同意權亦奪去之。是亦可謂勵行國民主權原則者矣。然而細推求之。仍有扞格不入者焉。法儒葉思曼嘗道破之矣。曰：「世人採用種種方法。以求國民主權主義與君主政體之

并行不悖。其中不無合於論理者。千七百九十一年法國憲法所採者。即其一也。雖然。予竊以爲仍不免有弊害存乎其中焉。予非謂完全之政治自由與君主政體勢不兩立。徵諸近史。君主共和於此點本不必有軒輊。英美保障自由之程序。雖各異。英人之自由。并不減於美人也。予之所欲問者。別爲一事。即問於一憲法之中。同時規定國民主權與君主政體。果不引入互相牴觸之原則否。茲問題者。非僅字句之辨。學說之爭而已。夫制度之須融合。猶之思想之有論理也。在富於保守精神而重傳習之社會。制度之含有牴觸原則者。猶可以維持。反之而於其他之社會。則如斯混合各種勢力交戰於中。勢必至其一制勝。盡排斥他之異分子而後已也。』(二)由葉思曼之說以推。則知主權在民之義。無論與何種君主政體。皆有扞格不入之勢。非於特別情勢之下。斷不容兩者并行也。然則本國民主權之義。採決政體。舍君主而歸依共和。其爲政學之至理乎。夫共和政體之特徵。在主權之運用寄託於全體國民。已如前述。以是之故。一切國家機關所行使之權力。無不直接間接受諸國民。且有一定期限。不容僭竊。正所以令國民主權保有繼續之活動。隨時表現於事實也。於是則主權在民之義。名實兼備。此即所以敢斷言共和政體於理論上爲最自然也。

自實用上言之。則君主政體之大弊害。共和政體無之。而所謂君主政治之長處。則亦可於共和政治求得之。例如權力與責任須并行。國無上下。悉納諸一平等法律之範圍。近世政治之原則也。然而君主國之帝王。於此獨爲例外。非惟權位世襲。絕無爲政治責任之可言。而本其神聖不可侵之性質。法律上亦無制裁之法。戴雪曰。設令國王親以手鎗射殺總理大臣。英國法庭無如何也。(三)此雖極例。可以見君

主之地位之有傷法律平等原則矣。共和國則不然。其元首雖於政治上不負責任。而在職期限有一定。法律上則與國民受同等之制裁。(一四) 訴審手續或稍有不同。此亦為圖便利而非別構成一種特權。較之君主之世襲尊嚴。雖終身濫用其權位。而普通法律無以治之者。相去不啻霄壤。此君主政體之弊害。而共和政治所無者。一。君主出自世襲。賢愚歸之天命。非國民所得而選擇。不幸而不肖者尸其位。既損名器。復壞政事。其弊害不可勝言。或曰。如英國之行內閣制者。內閣握實權。君主僅擁虛位。賢不肖無妨也。不知即在內閣制之國。君主於政治上仍有無形勢力。謂英國國王僅為傀儡。(一五) 非確論也。且君主在憲法有執政大權。苟有急功好名之主。必欲親裁萬機。干涉內閣行動。亦無常法可以制之。(一六) 英王佐治三世之親政。殷鑒不遠。而賢如維多利亞帝后亦好干涉政事。又為最近之例。謂此後絕無佐治三世其人者。出現以妨害內閣制之活用。亦不免武斷也。共和政體原不必有元首。即有之而亦出自國民選舉。賢明者必居多數。即或偶有不肖。僥倖與選。其在職期限有定。一轉移間即下為平民。誤事亦有限也。此君主政體之弊害。而共和政治無之者。二。君主政治之國。每不免有所謂宮廷勢力。蓋君主左右親信。伴食極多。女子小人。閒居為不善。種種暗潮以生。甚至勾結運動。擾亂國政。此弊在現代號稱文明立憲國家。亦往往見之。讀畢士馬克之回顧錄。(一七) 觀普魯士宮廷之勢力。思過半矣。共和政治之國。此項宮廷勢力無由發生。即或別有野心家。肆權亂政。可以國會彈劾去之。非若君主之絕對不可侵犯。可比去一總統。不過履行一法律上手續。去一君主。則革命之手段矣。利害安危。可以想見。此君主政治之大弊害。而共和政治所無者。三。次論君主政治之長處。其一。為政府強固。此流俗迷信君政之大動因也。實

則政府之強固與否。別有所以致此之道。而不在君主與共和之分。蒲徠士(一八)曰：『世俗謂世襲君主之所以強有力。因其統治權力出於固有。而非受自國民。而不知共和國總統之所以強有力。恰生於一正反對之原因。即其權能直接由國民賦與之是也。』是知關於此點。共和并不劣於君政。反之而政制取擇。盡善運用得宜。共和政府甚且強於君主。蓋後者全憑一人之威力。前者以全體國民爲後盾也。試思今日參加空前大戰之法蘭西共和國。與當年以數禮拜而敗於普魯士之拿破侖帝國。孰強孰弱。迷信君政者可以省矣。君主政體第二之長處。在擁戴一至尊於上。爲人民信仰之中心。因以固其忠君愛國之念。此層予亦認爲有一面真理。蓋在民智未開時代。宗教迷信甚深之社會。常可利用帝王神權之觀念。以愚黔首。致之盲從也。然在今日國家思想發達之時。國民貴有自覺愛國。本於理性。愚民政策尙有一顧之價值乎。羅偉(一九)曰：『自國王無責任之義明。庶民眼中漸只知有內閣。而不知有國王。加以民主思想普及。人人對於政治社會之勢力。有自覺心。則謂英王今日於吸引國民忠君愛國之念。激動其服從政府之精神。尙有莫大之效力。是真陳腐之談。可一笑置之也。』又曰：『百年以前。於希臘羅馬威尼斯歷史。無心得者。動輒主張愛國之情。發生必待有一人爲之標的。今日豈尙有人爲此說者乎。今日豈尙有人敢謂英國人民。如在共和政治之下。愛國之情將減退者乎。吾有以知其必無也。』是知白芝浩所謂名部(二〇)之說。今日已不適用。共和政府下之國民。其愛國之情。斷不遜於君主國。甚且過之。則讀百餘年來法蘭西史。觀今日法國戰時情狀。可爲明證。有一人焉。超然於黨爭之外。於行內閣制。有莫大之便利。羅偉且謂爲必不可缺之要件。而世襲之君主。則恰適於盡此一人之職者。此君主政

體之第三長處。而實最可取之長處也。雖然。共和政治之國。豈遂不可以人爲之力。補茲缺陷乎。世襲以外。卽別無法求得一人。超然於黨爭之外。以圖內閣制之運用圓滿者乎。三。苟舉一人而與以君主同種之職權。其於內閣制之作用。不必絕對劣於君主。法蘭西今日之總統。其地位卽如是也。今日法國內閣制之運用。誠不如英倫之圓滿。然其原因。并不在無世襲君主。而在政黨組織之不完備。論政者所熟知。固不得因此而揚君政。以抑共和也。予旣言君政之弊害有三。而共和無其一。君政之長處有三。而於共和政治之下。皆可求得之矣。共和自身。亦有特有之缺點乎。曰有之。其一爲責任無所歸。西哲有言。人之事。無人之事也。共和政治之國。國民全恃自治。人人利害關係同等。責任無所歸屬。不若家天下者。之有特別利害關係。自審責任重大。而有不得不努力之勢也。其二爲競爭權利過甚。爭權奪利。社會通有之現象。而在共和政治之國。其害尤顯。蓋誤解主權在民之義。人人以爲有主權。人人思得分外之權利。競爭劇烈。其惡影響。至於腐敗政治。擾亂國事。則又無可爲諱者。雖然。茲兩缺點。非無法以補救之者也。普及政治教育。喚起國民政治的自覺。則第一缺點。可補。組織有紀律。有責任之大政黨。以樹立強有力之政府。納人民於正軌。毋令逞其放縱之習。則第二弊害。亦可以滅除。比較短長。權衡輕重。實際運用。共和仍優於君政。具眼之士。所不能否認也。

自理論實用兩方面觀察。共和政體均優於君主政體。已如前述。然則世界大勢。果趨於共和否耶。柏哲士（三）嘗於茲問題下論斷矣。曰。『政治世界。趨向何種政體。非一眼所能明了。然吾觀今日舉世對於君主貴族無限世襲之各制。咸有趨避之勢。則竊以爲此傾向共和之徵兆也。謂各種政體消滅之後。共

和。政。治。獨。能。存。在。予。深。信。其。非。空。想。蓋。自。神。秘。盲。從。之。習。日。益。消。散。他。種。政。體。失。其。效。用。與。存。在。之。必。要。且。勢。亦。不。能。復。存。在。而。以。民。智。民。德。之。日。卽。於。優。共。和。政。治。實。行。尤。易。終。必。至。到。處。實。行。之。而。後。已。也。』

欲知柏哲士之論斷。是否不欺。則請一比較世界君主與共和國之數。而究其消長之因。南北兩美之國。以二十一計。全體採用共和政治。歐洲之主權國。大小以二十三計。共和國僅居其三。(三三)非洲號稱獨立國者二。一爲君主。一爲共和。亞洲有獨立國四。共和國居其一。觀於此數。則知世界共和政治之最流行者爲美洲。其最不發達者。非後進之非亞兩洲。而實近世民權自由說發祥地之歐洲也。非亞兩洲無足論。美洲共和政治之流行。其理亦易明。蓋既有富強之北美合衆國爲之先型。新大陸人民復無君政傳習。(三四)而以孟羅主義之保護。又免於歐洲各國內政干涉之影響也。所可怪者。以民權自由說發達最早。而直接受法國大革命影響之歐洲。行共和政治者。僅有法蘭西瑞士葡萄牙之三國。驟視之似原於歐洲人目擊共和政治之害。相率趨避之之故。實則其說明不能如是之簡單也。間嘗細察其因。歐洲共和國數之遠少於君主。一由於既存之君主國。鮮改共和。次由於新造之國。每取君政。既存之君主所以不改共和。非特有所惡於共和也。其原因別有在。舊大陸人民。君主傳習甚深。不易拋棄。一也。變更政體。搖動國本。沈重之國民。不敢輕嘗試之。二也。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立憲制度流行各國。世襲之主。大都拋却其神權之面目。順隨民主主義之潮流。君政弊害。漸爲之減。而其功用亦相當。無輕易推翻之必要。三也。三者之中。最後一項。尤爲重要。君政之存在。斯爲絕對之要件。蓋今日。民主思想發達時代。如至君主。固守舊慣。拂逆民意。施行惡政。至忍無可忍之時。雖重傳習之國民。亦終有不得不取非常手段。變更

政體之勢。君政命運至此而盡。最近葡萄牙之改共和。即其明證也。新造之國。所以每取君政。則亦半由生息於舊大陸空氣之中。不脫君政傳習。半由獨立之業。大都藉重強國扶助而成。彼強國者。咸爲君政之國。自然直接間接行其壓迫。以妨共和政治之見於新邦。承認之時。非惟君政爲不文之條件。即君主之候補者。亦有一定之人。非新造國人民所得自由取捨。讀歐洲十九世紀史者。所熟知也。雖然。此等新國基礎鞏固之後。國民獨立自覺之念。日深如值君政弊害不堪忍受之時。尙肯曲從強國之意。以維持君主政體乎。非予所敢信也。今日歐洲各國基礎大抵鞏固。領土分裂之事。不可驟覩。果尙有幾何之新國出現。得與彼強國以製造君主國之機會。亦予之所深疑也。復次。既存之共和國。果長維持其政體而不改爲君主否。此亦須研究之問題。然證之法蘭西史。則一度共和政治施行之後。人民以爲政治之歸結。無論幾經政變。幾經革命。必光復之。而後已。安得魯^(三五)曰：『法人生息於帝國之下。而忍其負累者。垂十八年。然而千八百七十年之法國人民。舍最少數與拿破侖第三有關係者外。無與彼帝政表同情者。』法人厭苦帝政。疾首痛心。無論拿破侖第三晚年如何改正憲法。收拾民心。共和運動。曾不爲之稍衰。觀於師丹敗績之後。議會宣告廢位。雖內閣諸員極力爲皇后太子保存皇位。全院無一人贊同者。可以知人心之深惡帝政。即無師丹之役。終有爆發之一日矣。安得魯謂剛必大^(三六)宣告共和於巴黎市政廳。實在博多里昂馬耳塞各大都會之後。於以知共和政體全國歡迎。非巴黎暴民之所得而強致誠知言也。或曰。千八百七十一年之選舉。王黨不占多數乎。曰。是誠然。其原因不在人民之反對共和。而在人民之反對主戰政策。^(三七)蓋共和黨首領剛必大。主張再與普魯士繼續戰事。也是故平和政策決

定之後。補缺選舉。共和黨遠勝王黨。人心傾向於此。可知世人不察。或以爲共和政治之所以終能成立。由於尙白伯爵（三〇）之執拗。而不知民心思共和。卽令尙白一時強復君位。久必推翻。安得魯曰。『尙白決心。王黨絕望。然而法國因此免於內亂之禍矣。』蓋深察乎當時政局機微之言也。綜上所述。則知歐洲既存之君主國。是否能維持其政體。端在君主之不逆民意與否。新君主國之發生。將來機會絕少。而既存之共和國。又絕無改變君政之希望。要言之。卽君主國有減無增。共和國有增無減。是也。歐洲如是。美洲更不待言。而非亞兩洲之終不能逆此時代潮流。則又近史之可證明者。然則今日世界認定共和政治爲終極之理想。君主政體不過因一時便宜而維持之。至將來有棄之之必要。時斷不復許其存在。柏哲士所謂各種政體消滅。共和獨存者。衡諸世界趨勢。蓋非不可實現之預言也。

予既述共和之特質與世界之趨勢矣。請進而言共和國政制之採擇。共和之有專制立憲。亦猶之君主也。政權之行使。無根本法爲之範圍。或有之而視等具文。個人權利無完全之保障。國民之多數或多數代表。得以自由意志壓制少數。是之謂共和專制。共和專制卽多數專制也。或曰。有一人焉。憑藉武力。擁權自肆。是不得謂之專制乎。曰。否。此僭竊而非專制也。專制者。濫用其權力之謂。多數專制。其權力仍由國民賦與之。若一人而武斷全國。抹煞國民主權。是僭竊也。多數專制。不過政制之失。一人僭竊。則構成罪惡矣。一人僭竊之不容於今世共和國。自不煩言而解。多數專制之與自然權利說不相容。亦久爲政治家拮擊。然則通常言共和卽專。指共和立憲而言。吾人之腦中。共和與立憲兩字。常作聯想。亦政理自然之歸結也。同一共和立憲。因政府組織之不同。政權分配之異。其所得效果。常大相殊懸。政制運用。錯綜

萬狀。欲語其詳。更章難盡。非本論篇幅所許。茲僅就其最主要者。衡其得失。以定取捨。或亦可以資政家之參考也。予前既言共和政體之國。或無元首。或有元首。而不出自世襲矣。無元首之共和國。其行政部爲委員制。(三九)如今日之瑞士聯邦。是瑞士聯邦之行政部。以委員七人構成。由兩院聯合之聯邦國會選舉之。任期三年。有出席兩院討論之權。直接受議會之監督。然而任期既有一定。不因議會之信任與否而進退。易言之。卽無所謂政治責任也。此制之最長處。在行政立法兩部不疎隔。而行政部又能維持其獨立之地位。不因議會黨派關係驟易生手。而其弱點。則在議會黨派勢力移動。意見變更之時。行政部分子不與之俱變。一有衝突。無法調和。且行政部無一主腦爲之統率。(四〇)各行其是。政見紛歧。行動不一致。然而瑞士行之而無妨害者。則其原因有二。其一。則瑞士人民不重黨見。而富於調和。精神行政立法兩部雖值意見扞格。不至衝突。其二。則瑞士國小而永久。中立對外。無重要之關係。內政又分權於各州。行政部本無絕大問題。須取敏活一致之行動者。(四一)雖行政各委員自相牽掣。亦無大害也。以是之故。瑞士政治。拋去黨派色彩。務使各黨意見。悉得代表於行政部。非惟行政部各黨分子。并立。卽行政部委員之多數。亦不與兩院議員之多數一致。(四二)此誠瑞士政象之特色。非他國所得而模倣者矣。共和國之設有元首者。非惟出自選舉。以別於君主之世襲。其性質亦與君主國之君主大殊。後者本其總攬統治權之主義。位於各機關之上。前者則對外爲全國之代表。對內僅爲一行政部之首長。與立法部對立而已。然而同一共和國元首。美制與法制不同。美國政制。世所謂總統制是也。其制之特質。則在行政立法兩部分權獨立。總統對於議會。無提案無解散之權。議會對於行政部。亦無政治責任之可問。行

政部於法定期限內維持其獨立之地位。不因議會黨派勢力消長而動搖。此美制之利。而合乎瑞士政制之第二特長者也。然其最大弱點亦伏於此。即行政立法兩部各不相下一有衝突無法調和。且以行政部不受立法部監督之故。行動自由。苟有野心家。希圖僭竊危險。更不堪設想。然而美國行之而無害者。則亦有特別之原因。數種。美國總統手下無常備軍。可以助惡一也。四圍無貴族分子。守君主傳習。謀爲不軌者二也。其組織爲聯邦。中央有變。各邦有力以聲罪致討三也。美國民族承英人氣質。重實利而不尚感情。人民無盲從之習。野心家無由逞其冒險之舉四也。此理蒲徠士(三三)曾道破之。葉思曼(三四)亦深察此制所以能行不能行之主因。而力言南中美諸共和國之革命。類仍其原因雖多。而最要者。仍在採用美國總統制之誤。蓋在此等共和國。軍人勢力。大加以拉丁民族之輕浮。野心家更易於逞其志。所以同一政制所生結果。與美國恰爲反對也。南美共和國如阿根廷之類。鑒於此禍。有思兼探總統制與內閣制以圖補救者。葉思曼以爲更誤。蓋以兩種牴觸主義。并行衝突。益甚。兩者之利自相消殺。兩者之害則并得之。其結果愈壞也。然則國之情勢如吾國者。既反乎瑞士。復與美國大相懸殊。委員制之不可行。不待智者而知。總統制之危險。亦當爲憂國者所注意。而兼採兩制之不可能。又如葉思曼所言。則現在各種政制中之最適於共和立憲者。其爲法國之內閣制乎。大革命以來。法國制定之憲法。前後以十二計。近世各種政制。試驗幾盡。羅偉(三五)至謂法蘭西成一政治試驗場。可以見法國於採擇政制。富有經驗矣。然至第三共和國成立。終決定施行內閣制。迄今凡四十年。無或改變。其於促進共和政治。效益特多。第三共和國所以命運獨長。政治運用圓滑。無變局發生者。其大原因。未始不在此。

蓋內閣制之長處在元首超然於黨爭之外不負政治責任以維持政府之基礎同時復使握實權之內閣直接受議會監督負連帶責任以收立法行政兩部融爲一氣之效於是則衝突不至發生野心家亦無由行其僭竊此誠最利於共和政治之國者也法儒葉思曼狄驥（三六）咸極稱第三共和政府採用此制之得計所以擁護之者不遺餘力以爲非是無以善共和政治之運用豈偶然哉予推稱內閣制若是非一味迷信內閣制也予固知內閣制自身有種種缺點欲善其用又須備各種要件然此等缺點非無法可以補救所須要件亦非絕對不能具備者欲免於他種政制之危險圖共和之長治久安權衡利害之輕重予竊以爲內閣制仍彼善於此也

予既對於共和政治爲一般觀察如前矣予茲結論吾國之共和政治吾國今日之共和政治而果形式與實質兩備者耶抑僅有共和之形式而不具共和之實質者耶其運用果合於立憲之精神者耶抑具僭竊之性質者耶國人根據前述特質對照國內現情當自知之今日之政象是否有改進之必要改進之手段又將安出亦惟同人自審之非予所欲發表私見者也予之所欲論者即在共和政治果與吾國情相反否也吾國君主專制之政垂數千年歷史不爲不久驟視之似君政傳習深入人心牢不可破實則以吾國土之廣民情之異從來君主之魔力僅及於親近左右及其他少數官僚大多數國民視之漠不相關所謂神聖不可侵萬世一系之觀念吾民腦中向無此物也且三代以前帝王世襲之制未立民之所歸依即權力之所寄當時所謂天子者其去今日之總統地位果有幾何之差異則是吾乃祖若宗亦曾生息於共和政治之下歐西傳來之共和思想恰與吾古代歷史融合翕然嚮從正情理之自然而

謂吾國民必迷信君主。鄙視共和。不察之甚者也。不觀於辛亥之役乎。共和之議一度宣於國內。到處歡迎。舍少數前清官僚頑固書生外。無有對於政體問題挾異議者。則國民之棄君政如敝屣。視共和爲當然彰彰明矣。論者或疑吾國幅員遼闊。不適於共和。而不知廣土衆民之國。能否保持統一。端視中央政府之統治得宜與地方自治之基礎如何。而不在其國之有君主與否也。美國國土可謂大矣。不聞因共和以召分裂。法國本土雖小。殖民地遍於世界。其統一亦不減於他之君主國。非其明證乎。或曰。民國初成。外蒙旋失。藏番繼叛。憂猶未艾。是可以徵共和政治之有害統一矣。曰。不然。蒙藏之離叛。非生於共和政治之弱點。而實革命之影響也。滿清失政。國威掃地。外蒙西藏久有異心。特乘國內革命戰起。鞭長莫及。以逞其野心耳。如斯惡果。勢所必然。卽易地而觀。使當日之滿清爲共和。今日之民國爲君主。中經革命結果。亦同蓋政變之交。國本搖動。每與藩屬以叛立之機會。其例數見各國歷史。固無關乎由君主變共和。抑由共和變君主也。吾人鑒於蒙藏之事。更當引爲教訓。深悟革命之不可屢見。政體之不容再更大。凡國民一度宣告共和。已成覺悟。無論幾經挫折。費何犧牲。必復致之。而後已。法國往事。卽其明徵。以吾國國勢阽危。風雨漂搖。果有幾何餘裕。能耐輾轉政變者。欲固統一之基。免分裂之禍。莫要於擁護共和。到底以防革命內亂之頻。仍愛國之士。所當服膺也。

予論至此。予不欲再辭費以重國人厭聽之念。予茲以簡單之語。概括予旨。以告國人。曰。共和政治者。政治之最自然而通用者也。共和政治者。世界之趨勢也。共和政治者。與吾國情絕不拂逆者也。吾中華民國者。屹立於近世。共和思想感受最遲之亞洲之唯一共和國。而世界共和國之最年少者也。我國民既

着先鞭。當爲四鄰舊邦。樹一模範。羽翼初具。惟有力盡保育之功。然則今日真愛國者。不當空悲共和前途。而在慎擇政制。善其運用。以濟共和有終之美。奠國家於磐石之安。國人而不河漢吾言乎。共和之幸。四萬萬蒼生之幸也。

(一) 學者有定君主共和爲國體立憲專制爲政體者。蓋在嚴國家與政府之分。美儒柏哲士持之尤力。自矜獨得之妙。予竊以爲此學者穿鑿過甚之結果也。國家爲一理想

物。不能自具形體。假政府之形體以爲形體。國體與政體即一物。不通言詞。表示之異。吾人通常稱某國爲何種國體。意即指某國爲何種政體之國。此美儒德耶律西克辨

明之伯倫知理取義亦同。 (Jellinek, *l'Etat Moderne et Son Droit* Vol II P. 390-395; Bluntschli, *Theory of the State* P. 340)

法國憲法亦表示共和爲政體。觀其公權組織法。第八條而明。 *La forme républicaine du gouvernement ne peut faire l'objet d'une proposition de revision.*

意即共和政體不得提議修改也。

(二) 學者分共和爲貴族共和民主共和兩種。前者主權寄託於少數人之手。後者寄託於全體國民。實則貴族共和與主權在民概念不相容。久已絕迹於世界。將來亦未必

有實現之機會。 (Jellinek, *l'Etat Moderne* Vol II P. 469; Wilson, *The State* P. 577-580) 故通常言共和即專指民主共和而言。本論準此。

(三) Duguit, *Manuel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P. 181-184

(四) Jellinek, *l'Etat Moderne* Vol II P. 429-423

(五) Esmein, *Eléments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Français et Comparé* P. 5-6; P. 294-295

(六) Caesarism

(七) Jellinek, *l'Etat Moderne* Vol II 458-459

(八) 群約既久爲論爭焦點。實則今日即群約說主權在民之議。根據仍不可破。蓋思曼嘗於群約說之外。求得證明主權在民之理由有二。曰國家所以爲民國家之運命。

應由國民自支配之日國家存在之根據在勢力而最後之勢力無如全體國民大者葉氏爲當代政學大家關於此點研究尤精詳於其所著比較憲法論則爲國民主權說一章最詳之(Esmein, Elements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Titre II, Chapitre II)他日有暇當爲譯述紹介國內

(九)世有以主權在國與主權在民對待者亦穿鑿之甚也主權雖爲國家之要素然國家一擬制法人必憑藉自然人而後能實現其主權作用即組成國家之全體國民尙矣是故主權在國主權在民卽爲一義不通茲之所謂民者指全體國民而言不可誤作人人有一份主權解也此理雖德儒伯倫知理亦承認之英美法各國持民權說之學者固無不認也(Bhuntschle, Theory of the State P. 501; Esmein, Elements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P. 4)

(10) Jellinek, l'Etat Moderne Vol II P. 422-424; P. 454; Burgess, Political Science, Vol II 200; Esmein P. 284

(11) Constitution de 1791, Titre III Art. 1. La Souveraineté est une, indivisible inaliénable, et imprescriptible: elle appartient à la Nation.

(12) Esmein, Droit Constitutionnel P. 296

(13) Dicey,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P. 24

(14) 法國總統絕大罪由下院彈劾上院審理普通法犯罪亦與人民受同種法律制裁不過審理不在普通法廷而在構成最高法廷之上議院耳(Duguit Manual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P. 394-395)

(15) 君權而不統治之說蓋不甚以爲確耶律芮克亦力言英王在政治上勢力不可輕易看過 Dicey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P. 458; Jellinek l'Etat Moderne Vol II P. 446-449

(16) Jellinek, l'Etat Moderne Vol II 418-419.

(17) Bismark, 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 2 Vols. 屬名說 Gedanken und Erinnerung

(18) Bryce, American Commonwealth Vol I P. 67

(一九) Lovell, Government of England Vol I P. 49-50

(二〇) Bagehot, English Constitution P 4(詳見甲寅雜誌第一號白芝浩內閣論)

(二一)出自選舉之共和國總統求如世襲君主之全無黨派色彩原不易得然可以造成一種傳習俾凡當選為總統者知尊重其地位於在職期間超脫黨律嚴持中正態度欲知此事之非難實行可以證之英倫實例英倫議會黨派壁壘之森嚴論政家所熟知然議長一人獨為例外凡履議長之位者皆超然於黨見之外作全院之公人亦此一傳習勢力所致可取以律共和國總統地位也

(二二) Burgess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nstitutional Law Vol II P.39

(二三)君主權國之行共和政治者有五即維也納聯邦之三自由市與法國保護之 Andorra 意大利保護之 San Marino 是也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Vol I P.162)

(二四) Tradition

(二五) Andrew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Vol II 327

(二六) Gambetta

(二七) Seignobos, Politic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Europe Vol I P.190; Andrews Modern Europe Vol II 345

(二八)千八百七十一年二月之選舉國民會議王黨占多數謀推色本系之尚白伯爵 Comte de Chambord 復行君政以尚白執拗妥辭不成而止(Andrews, P 353)

(二九) Le Systeme Collegial

(三〇)瑞士亦有所謂伯理爾天德者由行政部委員中一人兼任之任期一年並一名警職一縣長資格初非別有特別權力足當總統或內閣總理之地位也

(三一) Bismarck, Droit Constitutionnel P. 494-495

(III J) Lowell, Governments and parties in Continent Europe, Vol II P.202-203

(III H) Bryce, America Commonwealth Vol I P.68.

(III E) Esmein, Droit Constitutionnel P. 481-482.

(III H) Lowell, Governments and parties, Vol II P.177

(III K) Duguit, Manuel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P. 189-197.

中俄交涉評

鍾生

中日交涉。方告小康。中俄協約。同時成立。六月七日簽字。多年懸案。一旦解決。吾知袞袞諸公。必且彈冠相慶。欣欣然以交涉成功。飛告國人矣。成功耶。失敗耶。願國人即協約之精神。一熟審之。此次中俄蒙恰克圖會議。根據於民國二年冬月中俄協約正文第五款。凡關於俄國及中國在外蒙古之利益暨各該處因現勢發生之問題。均應另行商訂。及聲明另件之第三款。正文第五款所載。隨後商訂事宜。當由三方面酌定地點。派委代表接洽。故此次中俄條約。當與前年中俄協約參觀。自可明其性質。誠有如時報記者所云者。六月十一日時報第二張。今按民國二年冬月五日聲明另件第一款。『俄國承認外蒙古土地爲中國領土之一部分。』（條文均據時報六月十一日第二張所載）即此次恰克圖條約聲明外蒙爲中國領土之根據。而實今日當局所視爲交涉最成功之處。足以誇示於庸衆之前者也。然細察之。此條文究有若何之意義。吾不能無疑。夫一國固有之領土。不待他人之承認者也。待他人之承認而後爲領土。惟於新取得土地或境界爭議所屬不明之時見之。外蒙隸我版籍。已數百年。與新得土地。自不可同日語。而所屬不明之問題。又絕無由發生。他國承認手續。有何必要。今日而待他國承認爲吾領土。是無異自認未承認以前。本非吾領土也。一國正式承認之者。視爲吾領土。自未正式表示承認之他國眼中。視之不必爲吾領土也。外蒙因他國之承認而爲吾領土。則與外蒙居於同等地位之地方。在未得外國正式承認之時。將不得爲吾領土也。向來爲吾領土而忽煩他國之承認。得此一無

價值之承認。而自詡爲交涉之成功。是寧非自欺而欺人者。今試語英政府曰。吾承認愛爾蘭爲汝領土。語俄政府曰。吾承認波蘭芬蘭爲汝領土。語德政府曰。吾承認亞爾沙斯羅連爲汝領土。彼未有不駭然以爲侮辱者。而吾乃得此以爲榮焉。嗚呼。可痛也已。

吾既於『俄國承認外蒙古土地爲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之條文。表示不滿意矣。孰知并此而亦止於死文。徒以裝飾門面。實際無何等之效用。蓋彼一面承認外蒙爲我領土。同時復否認之。而吾當局不之覺也。聲明另件第一項承認外蒙爲我領土。而民國二年冬月中俄協約正文第一款則曰。『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古之宗主權』。此次恰克圖條約第二條則曰。『外蒙承認中國有宗主權。中俄承認外蒙自治。外蒙仍爲中國領土』。領土與宗主權同時并列。獨非矛盾之至者乎。領土者。主權行使所及之地也。宗主權者。不能行主權者所有一種變則之權能也。既屬吾領土。則主權當然及之。如僅有宗主權。則非領土。吾嘗聞俄濱罕(一)之說矣。曰。

宗主權者。非主權也。如其爲主權。則屬國於其內政。斷不能自主。而對外又當絕無關係之可言。且使宗主權之文義而同於主權。用時又何以必區別。吾人但可謂宗主權爲一種『國際監護權』(International Guardianship) 則以屬國之國際關係。縱非絕對。亦強半由宗主國代表也。

又曰。

論宗主國與屬國之關係。自領土之義嚴格言之。屬國確非宗主國領土之一部。庫里特與埃及雖隸於土耳其宗主權之下。而不得謂爲土耳其之領土也。

是知所貴乎。爲領土者。貴其於此範圍內。國家可自由行使其最高權也。號稱領土而只認有宗主權。世間不邏輯之事。孰有大於是者。吾知彼狡獪之俄國外交家。特美其名以欺吾國人。故如此惡作劇耳。羅倫斯 (二) 曰：『假託適意之詞令以掩飾逆意之事實。此外交之大目的也。』嗟乎。嗟乎。庸詎知終日仰此等外交詞令。自寬自解。喪權辱國。逆意之事實。伏於無形而不之覺者。在吾國固屢見不一見乎。吾於此次中俄交涉。又何責焉。吾特欲使國人知條約上所謂領土云云。不過一種裝門面之語。此次交涉結果。充其極。不過保有一宗主權耳。

使宗主權而能舉其實。猶可說也。乃即此次條約之內容。以窺宗主權之實質。而所謂宗主權之價值。亦有令人大失所望者。(一) 條約之明文。固只謂中國有宗主權也。而各條規定。則到處中俄并列。舉其重要者。如第二條『中俄承認外蒙自治』。第三條『外蒙之政治。中政府按照千九百十三年十一月五日中俄聲明書。負其責任』。第五條『中俄兩國承認外蒙自治。并允以內政權歸蒙人』。第六條『中俄兩國擔保不干涉外蒙內政』。第八條『俄國代表駐庫倫。得帶衛隊百五十』。則與第七條之『中國派代表駐庫倫。得帶衛隊二百名』相抵。第九條規定中國代表享受榮典之權。則并載俄國代表亦有同樣之權利。即此等條文之規定。以推。則明明表示外蒙之自治權。出自中俄兩國之承認。俄國對於外蒙之地位權利。在此次條約上。與中國爲同等。其名則只中國有宗主權。其實則俄國與中國同有宗主權。易言之。則似此次條約之所謂宗主權者。非中國之宗主權。而實中俄兩國之一種共同宗主權。『共同宗主權』應作 Co-Suzerainty。今日國際法上。尙無此名詞。(三) 自我自古。本無不可。然而俄國

太占便宜矣。（二）宗主權之語源。出自封建時代。蓋舊爲國法上之一名詞也。自封建制度廢。而此名詞之原意失。轉用於國際法。以表示所謂『屬國』之關係。然語本借用。既定正確之界說。外交家復利用以爲。朦混欺飾之具。所謂宗主權云云。其權利之大小廣狹。乃無一定。當隨情勢隨條約而有千差萬別之象。欲立一通則。勢有不能。固國際法學家所共認也。然而據歷史經驗。國際慣例。則有數項權能。爲通常宗主國對於屬國所必備者。一曰。宗主國有干涉屬國對外關係之自由。二曰。宗主國受一定之歲貢於屬國。三曰。宗主國有制限屬國軍備之權。屬國軍隊有事時。當然爲宗主國軍隊之一部。四曰。宗主國與外國所訂之條約。非別經明載例外。當然發生效力於屬國。千八百四十一年以後。千八百八十二年以前。土耳其對於埃及之宗主權。卽其一例也。（四）今吾中國對於外蒙之宗主權。果足以語於是乎。此次條約條文二十二條中。於後之二、三、四、三項。未及一語。然則外蒙無納歲貢之必要也。有獨立設置軍隊之自由也。戰時不聽我調遣也。而我國與諸外國所訂一切條約。不生效力於外蒙土地也。至若上述之第一項權能。則尙未置之度外。而於條約第三條有所規定。曰『外蒙不得與他國磋商政治事務。并不得與他國締結關於領土之國際或外交條約』。然而不得以此爲於義已盡也。蓋關於外國使節之受授。條文中并無禁止之語。似不能謂外蒙對外關係。將全由吾政府代表。外蒙在國際上或尙有自由活動之餘地也。且第五條規定『關於商業實業。蒙人得與他國締約』。是外蒙與外國雖不得結政治領土之條約。而有締結關於商業實業條約之自由。不知條約之性質。本極複雜。何者。屬於政治。何者。屬於商業。有時頗難下明確之界說。且商業實業。亦常帶政治之臭味。商業實業條約之效果。不無間接牽及。

政治領土問題之事。此在吾國內地。亦飽嘗此經驗。而謂外蒙能善用此締約權。誰其信之。又況借債一事。條文中亦無禁止之語。將屬於政治條約乎。抑屬於商業實業之事項乎。吾人無可據以下判斷者。此層之危險。尤可爲慮。埃及以濫借外債而財政破產。以財政破產而招英法之干涉。卒乃落於英國之手。而宗主國之土耳其。無如何。以土耳其對於埃及對外關係。本保有干涉之權者。而以腐敗放棄。其結果已至如是。矧在吾今日對於外蒙對外關係。既未明定自由干涉之權。而於借債問題。全無隻字之規定。後患寧堪設想者。然則吾今日所有宗主權之價值。從可知已。

以上批評。不過就條約規定聲明之性質立論。實則就中俄交涉。俄蒙關係。全局觀察。尤有大傷心之事。爲國人所不可不注意者。俄國之與外蒙。數年來結種種密切之關係。其間別有何秘密條約。當尙有爲吾人所不及知者。外蒙獨立其名。附俄其實。活佛特俄人之傀儡。吾今日對於外蒙之地位。乃全由俄人居間調度而定。目前之宗主權。其不爲吾領土分裂之漸者。幾希。吾嘗徵諸國際政治史矣。凡國際上所謂「保護權」與「宗主權」之關係。均爲一時過渡之政象。初非能持久不墜者。前者大率由獨立國降爲被保護國。而終併合於保護國。如法國之於瑪達加斯加。(五)日本之於朝鮮。是他日英國之於埃及。(六)當亦不脫此運命。(七)後者反是大抵因一國領土叛離本國政府。暫存一宗主權之名義。以敷衍本國政府。面子緩和。本國人心久而并此宗主權亦取消之。(八)或由此而完全獨立。如羅馬尼亞塞爾維亞。(九)保加利亞。(一〇)之於土耳其。或遂落於他強國之手。如埃及之保護於英。庫里特。(一一)之併合於希臘。是無論終於何者。其爲本國分崩離析之漸。則結果皆同。俄國之所以瓜分土耳其。卽循此程。

序。今其故技。又施諸遠東之病夫矣。吾人今不必問外蒙將來之是否爲羅馬尼亞塞爾維亞保加利亞。抑爲庫里特埃及。但憂外蒙之終不屬我而西藏與回部。或將步其後塵。瓜分之事實潛移默運。行諸此老。大帝國而國人。不之覺耳。吾思至此。不寒而慄。吾政府而猶誇外交之成功乎。吾國人而竟對於此次交涉之結果滿意乎。如其然也。則真不悟羅倫斯所謂『假託適意之詞。令以掩飾逆意之事實』者。而他人外交之術售矣。賞勳之典。當見諸聖彼得堡。而不在北京也。

論者或有歸罪於民國之參議院。反對第一次中俄條約。以至變本加厲。招此失敗者。(二)吾於當時交涉真相。議院反對情形。不之深悉。且不置議。(甚願當時身當其事者說明之)吾但一言以告論者曰。俄蒙關係發現。全國激昂。征蒙之聲。不絕於耳。而當時政府專顧用兵南方。無暇計及邊事。徒欲以外交上姑息之手段。爲有名無實之解決。此國民所共反對也。參議院當時之反對。與國中輿論實爲一致。今日與其歸罪於參議院之有意作難。毋寧咎當日政府之因循誤國也。且吾聞二十世紀之外交。所謂國民外交。貴在恃國民輿論爲外交之後盾。而不任二三官僚私相授受。自政府私人方面視之。或嫌多所掣肘。而爲國家全體利害計。則正外交之最強處也。是故有因輿論反抗力之強。而他國戡其氣燄。外交上立於優勢之地位者矣。未聞以本國輿論之強硬。反致他國無理要求。變本加厲。以招外交之失敗。如論者之所以爲現政府諉過於昔日之民意機關也。

尤可慨者。外交之成功。常得力於機會。今則天假我以最好之機會。而吾政府不能利用於中俄交涉也。空前大戰。震撼全歐。俄以一國。偏處東方。當德奧土三國之衆。三面受敵。其處萬死不顧一生之境遇。勢

不能再牽引葛籐於遠東。可知而知速了。中蒙問題正其所利。吾政府於此獨不能以逸待勞。要挾有利之條件於其間乎。又胡爲乎急慕解決懸案之美名。遷就了事。以令俄政府得安然坐享大利也。當局諸公。是何居心。吾眞百索而不得其解。今西藏之中英交涉。聞又開議於倫敦矣。此重懸案。自不難覩其早日解決。吾惟望懸案解決之結果。勿覩外蒙第二出現於吾西陲。則國家之大幸矣。嗟乎嗟乎。人之欲土耳。其我者。方眈眈虎視於其傍。我乃日蹙地百里。而沾沾有得色。不亡何待。吾念中日交涉後。南滿內蒙之地位。今茲中俄交涉後。外蒙之運命。并預想西藏之將來。吾眞不解瓜分之事。果尙待何別種形式。以行諸吾國者。中日交涉平和解決之後。『北美評論』(一三)記者預言曰。俄兩國不免實際分割中國。意在促歐美諸國有關係於中國者之奮起。此其目的。又豈有愛於吾國。而圖其長治久安者。亦不過欲隨日俄兩國之後。分一杯羹耳。嗚呼。我政府而忍於此等外交局面之下。誇示成功。自欺以欺國民乎。嗚呼。我國民而忍坐視大好河山。不知不覺之間。瓜分以盡乎。外蒙已矣。憂猶未艾。慎毋謂吾好於他人。興高采烈之時。故作掃興之語。討沒趣也。

按此文章於倫敦以寄東京本社展轉稽滯。發布彌遲。對於作者讀者皆深抱歉。然文中所含真理。則固歷久不磨。雖稍後時。值仍不損也。 編者識

(1) O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Vol. I, P. 141; P. 231

(1) Lawrenc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P. 65

(三) 國際法有所謂 Condominium 者。爲兩屬於一地行使「共同主權」之義。如英與埃及之蘇丹。是此亦極不邏輯之事實。際亦爲一時過渡之變象。不能持久者也。

(四) Bonhis Fauchille, *manual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 122-124

(五) Madagascar 自千八百八十五年以來隸於法國保護權 (Protectorate) 之下千八百九十六年併合於法

(六) 千八百四十一年以前埃及爲土耳其領土以太守梅哈特亞利 Mehmed Ali 叛立各國干涉之結果千八百四十一年以後土耳其僅保有宗主權千八百八十二年內亂發生英軍占領之埃及實權落英人手土耳其僅存「紙上宗主權」而已(吾國今日對於外蒙之地位無乃亦若此乎) 千九百十四年歐戰發生囊爾土耳其冒昧加入遂並此「紙上宗主權」而亦失之而埃及名實兩爲英國之保護國矣

(七) 亞比敘尼亞 Abyssinia 以意大利之保護國而卒能脫其羈絆獨立此爲例外然而千八百九十五年與意大利血戰之結果也

(八) 杜爾斯哇 Tassval 以隸於英國宗主權下之國而幸併合於英其例外也然此亦經年血戰之結果人所熟知者

(九) Rumania, Serbia 皆舊屬土耳其領地千八百五十六年以後立爲國而隸於土耳其宗主權之下者千八百七十八年柏林條約之結果完全獨立

(一〇) Bulgaria 亦土耳其領土之叛離者千八百七十八年柏林條約之結果成國僅認土耳其有宗主權千九百八年以來居然獨立國矣

(一一) Crete 此亦土耳其領地千八百九十七年希土戰爭之結果僅認土耳其有宗主權千九百十三年以來併合於希臘矣

(一二) 六月十一日時報第二張記事

(13) North American Review June 1915

獵官與政權

劍農

梁任公先生於大中華雜誌曾揭一文。題曰「作官與謀生」。勸國人勿恃作官爲謀生之具。以「國民個體發育」相奮厲。先覺之言。足以廉頑而立懦。不肖如予。亦復何敢妄參異說。惟竊思欲圖國民個體之發育。首當慎國家干涉之度。蓋干涉用於良方面。爲助長。爲保育。爲制惡。用於惡方面。則爲摧敗。爲勒索。爲惡化。吾國國民之個體發育。何以遠不及歐美。則以國家干涉爲惡方面之。後者而已。驟視之。似爲極端之放任。細察之。則無一非摧敗勒索惡化之干涉也。卽今官界奔走馳騁之象。惡化之度。已臻極端。梁先生心焉傷之。不惜苦口爲之勸諷。且以「豪傑之士」相勗。然「論事當舉其多數者以爲標幟」。如梁先生所云。一國之人。安能人人爲豪傑。使舉吾國數十百萬求官之士。皆爲豪傑。則雖摧敗抑勒索化。亦不足爲患。無如其不盡爲豪傑。何。茲篇之作。非故逆梁先生之意。而爲求官者張其醜也。特欲推論梁先生之所不欲言者。以窮魍魎之真相而已。

今欲推論此題。當先問求官者之多。果由於政治作用乎。抑起於社會生計之自身乎。果或由於政治作用。抑可置政治問題於不顧。而解決之乎。茲姑勿遽作答。且誦言梁先生所述之因由如次。

(一) 學優則仕之思想。千年來深入人心。

(二) 咸同以來。捐納保舉雜起。得官之途漸廣。

(三) 留學生考試及各種新式考試。雖然並陳。導人作官之興至濃。

(四)鼎革之交。萬流駢進。其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交迭頻數。大小官吏之旅進旅退。歲且數度。

(五)各地秩序未復。羣盜滿山。村落殆不可居。人民輕去其鄉。冀就食於都市。他既無所得。則惟官是望。

(六)留學於外。學成而歸。及卒業於本國各種學校者。歲以數千萬計。其惟一自活之道。亦惟曰官。

此皆所以增加官市供給品之因由也。其第一種。梁公已低減其勢力之度矣。曰：「嗚呼科舉限以額數。下第者只傷時命。末由干進。久之亦惟求他途以自活。」然則官市供給品之增加。純以後五種爲其要。因此五種。除最後一種外。果有一非政治之作用乎。卽最後一種。苟無第三種爲之助力。則亦不能爲患。然則謂今日官市供給品之增加。純由於政治作用。亦無不可。故梁先生復曰：

天下事恆遞相爲因。遞相爲果。此奇特之社會現象。大半由於政治作用誘導使然。此種奇特之政治現象。抑何嘗非由社會情實要求所致。夫低級人民且勿論矣。乃至所謂上中級人民者。而悉皆待養於國家。則國家亦復能如彼何。夫國家法制。固全國人民意力所構成也。而上中級人民。又國家之幹也。故國家政象。常爲多數上中級人民心理所左右。自然之勢也。人人痛心疾首於政象之混濁。試思爲此種心理所左右之政象。果有何術以使之清明者。此且勿具論……

夫曰遞相爲因。遞相爲果。其遞進之程。果以何者爲發軔之端。何者爲歸宿之點。換言之。卽以何者爲最初之因。何者爲最後之果。據梁先生所言。則固以政治作用爲官市供給品增加最初之因矣。由此因而產此奇特社會之果。復因此奇特社會。而產此奇特之政治現象。則以政治爲因。仍以政治爲果。卽無異惡政產最惡政。最惡政復產最惡政。而社會墮敗。則爲諸惡政展轉相遞間之聯結物。今獨蔽罪於社會。曰：「國家政象常爲多數上中級人民心理所左右……爲此種心理所左右之政象。果有何術以使之

之清明者。」人將曰：「覓其最初之因而清明之，乃最初之因適爲政治自身，而梁先生又厭於政談，思從事於社會以清政治之源，故以『此且勿具論』五字撇去之。此梁先生立言之苦心，予輩所當深思者也。」官市供給品梁先生別爲二種四類，而皆歸之於謀生，曰：「問其皇皇求官之故，爲作官榮耶？爲作官樂耶？皆不然。蓋大率皆舍作官外更無道以得衣食，質言之則凡以謀生而已。」夫以「生」之廣義言，則「榮樂」未始非生之一作用，若界「謀生」於「得衣食」之三字內，則求榮樂與謀生自屬二事。今之求官者果盡爲衣食計耶？「增機關增人員」果專爲彼輩供衣食，而「思救濟社會之一部」耶？如爲救濟社會之一部，則何不設法減少其供給耶？卽以「生計原則」論，凡供給過於需要時，則供給品之價必漸低落，價既低落，則業供給者必移其資本而投諸他業，於是供給品必以次減少，而與需要相平均矣。今假定求官爲供給品之業，而國家乃經營官市之需要者，值此供給過剩之時，正宜低其價以博利，今不低其價，而反爲之增機關以廣其需要，維持供給品之價格，而使己身受其虧累，善營業者必不若此。六月十四日大總統之申令有曰：「譬如組織公司，由股東公舉經理，資本不足，責在股東，職務不修，責在經理。」（一）今吾政府對於官市之營業，顛倒若斯，吾股東雖有無限之資本，安足以供經理者若斯之揮霍。某誠至恕，亦不能不責及經理矣。此雖近於滑稽之談，特因梁先生以生計原則作譬，吾亦取而譬之而已。至於今之官市，果可馭以生計原則與否，必先問今之求官者果盡爲謀生與否，彼數十百萬旅寓京師及各省會寄食於親友者，非無其一大部專爲衣食計，然專爲衣食者，與其謂爲求官，毋寧謂爲就事就業者，但有事以供衣食，卽亦滿志以去，不必官也。此類之人，若勸以勿求官，彼將答曰：「吾何嘗求官。」

吾特無事以給衣食耳。吾何嘗賴國家以爲養。特國家阻吾自養之途。竭吾之生機已耳。吾欲業農。則釐金官卡勒索相重。而不可任。吾欲業農圃。則「羣盜滿山村。落不可居」。吾欲傭於人。則僱主轉徙流離。已自無可養。汝以吾輩爲求官。汝誠書生之見也乎。其他之眞爲求官者。則衣食尙足以自供。或且醇酒。或且美人。或且麻雀。或且撲克。優足以破旅寓之岑寂。苟一旦得官焉。則大肆其醇酒美人。麻雀撲克之樂。侍僕奔走。左右承旨。唯唯無敢稍逆其意。得與未得者之間。但有彼此相形見絀之差。醇酒乎。美人乎。麻雀乎。撲克乎。侍僕承旨於左右乎。果亦可儕於衣食之列。得之則生。舍之則死乎。吾不敢謂凡求官與得官者。皆屬此類。然素絲之悲。庖魚之臭。其不爲此類所薰染同化者。蓋亦幾希。此類之人。若勸之勿以作官爲謀生之具。彼輩又將答曰。吾何嘗恃作官以謀生。吾特妒彼得官者之醇酒之美人之麻雀之撲克之侍僕左右承旨。聲勢赫然。遠非吾輩之但以破旅寓岑寂者比耳。吾有七尺軀。彼輩之軀未嘗或十尺。或九尺。或九尺四寸以長也。彼若是而我乃不能若是。是可恥也。汝以吾輩之求官爲謀生。汝誠不免書生之見也乎。彼求官者之答解。大都類是。則生計原則不能適用於官市可知。斯賓塞嘗有言曰。此種履歷之營求。迫之者爲尊。顯履歷之希圖耳。父爲子謀。卽得一政府書記之任。心以爲食祿。雖薄其職業尙不失爲一縉紳。凡行政組織範圍及於社會愈大而愈有勢名位之等差。愈趨固定。則國家公僕崇視過於普通業務者。愈增法蘭西少年流行之功名熱。始則圖於地方。獵得一小吏之任。繼則由之以踞地方政府之中心。終乃由之而達於巴黎首官之席焉。俄羅斯國家組織以軍事顯。其特質其國家干涉之範圍尤爲廣漠。求官之熱因亦趨於極端。華乃思(三)嘗謂「舉全體人民卽一商店

員一履業工無不以得成吏員爲目的使其終身未嘗一度列於仕籍幾若其爲非人類也者」(三)

斯賓塞之言雖非爲吾國求官者寫照然世界人類心理大都不甚相異卽吾國求官者之心理亦可以其言範之然則求官者與其謂迫於謀生毋寧謂羨慕權勢權勢愈大則常人羨慕之心愈熾而求之亦愈切旅進旅退官市之變動愈無定則求者僥倖之心愈不可遏而投機之商亦愈衆矣蓋與世豪傑之士少闖茸之士多惟豪傑能不動於權勢彼闖茸之徒安有不爲權勢所奔走者哉夫權勢又非可以孤立而獨守者也若欲守之必恃爪牙人人競欲守之人人須植爪牙權勢最大者爪牙最衆而爲之爪牙者亦各得其權勢之一部爪牙旣各得權勢之一部則爪牙與爪牙之間亦不能無競因之爪牙復各植其爪牙焉遞相植卽遞相競遞相植彼握其權勢之樞者反處於調劑競爭之地位調劑之術窮則聽命於爪牙而已蓋若一不聽命則恐彼爲之爪牙者行將反噬聽之而已亦與有利也百足之蟲死而不殞吸人民之膏血以養爪牙之爪牙夫亦何所顧惜乎哉專制之政府所以終不能由一人專政者其理蓋如此耳其爲害也亦卽在乎此吾國今日固爲「小康」之共和也專制云乎哉特此小康之共和又恃彼「特別勢力」以維持之彼特別勢力果有近於專制之權勢與否一仍讀者斷之吾但見夫數年來機關人員之增設頗有近於調劑權勢之競爭耳謀生云云救濟社會之一部云云蓋不忍明言指斥而爲暗諷之詞耳勸人勿求官不若勸人勿競爲人之爪牙然一人之勸者終不若彼無數爪牙之求者之魔力之大也不見夫國中報紙所揭載之免試知事案乎某保舉若干名某保舉若干名合之殆以千百計吾不暇舉其確數但見連篇累幅揭載數日不休耳其他不由保舉而由考試者尙不知若干也

留學生卒業歸國考試記名於各部者。亦時見於報端也。夫保舉與捐納及留學生考試。皆梁先生所指。爲誘人作官之因。今捐納雖未卽復。其他誘之之術。則較清季爲尤甚。一梁先生之勸阻。其如誘之者之日出不窮何。

然則救濟之術將若何。曰。絕其誘因而已矣。揚湯止沸。不如去薪。疾馳避影。不如滅燭。勸人勿求官。是揚湯疾馳之類也。薪不去。燭不滅。終何益焉。爲官市之燭與薪者。在乎權勢無相當之制限。取予惟意競爭。亦惟意夫人類之獸性與理性並存。而理性又恒易屈於獸性。國家之所以必要者。因人類具此獸性。故恐個人獸性之過於放恣也。乃由各個人理性結合。付國家以權勢。以圖制限各個人之獸性。乃獸性與權勢善爲因緣。國家權勢苟非有相當之制限。以絕其與獸性相近之因緣。則與獸性合而爲一。其害更烈於各個人之獸性。蓋獸性一與國家權勢相聯結。各個人之理性莫能敵之。卽各個人之獸性亦莫能敵之。於是皆舍其各有之理性。而以其各有之獸性與國家權勢聯結之。獸性相迎合。而獸性之害盈天下矣。美人佩因(四)爲北美離英獨立時之文傑。其言有曰。

社會產於吾人之須要。政府產於吾人之罪惡。前者積極增進吾人之幸福。聯結吾人之情愛。後者消極防止吾人之罪惡而已。其一振厲交情。其一創作畛域。其一爲庇育者。其一爲懲罰者。

任在何國。社會爲福源。若政府卽在最良之國。亦爲不可少之害惡而已。在最惡之國。則尤爲不堪。任受之害惡。蓋吾人蒙慘痛於政府。可同於無政府之邦。更一沈思吾人自作之具。而自蒙其慘痛。則慘痛益增其高度矣。

如蒙服然。政府爲吾人喪其天真無垢之徽章。王之宮殿。卽建於天國樂園遺墟之上。蓋使吾人良覺之性。聰明正直。而一旦爲絕對不可抗。則無須有爲吾人立法者。乃實不如斯。因不獲已。而各割其財產之一部。供繕一保護之具。以護其餘部。人之爲此。所謂權二害。而取其最輕。任於何事。皆同此深慮也。則政府真實之企圖與目的。爲吾人之安固。卽不問其政府之形式如何。但保其於吾人所損最少。而蒙福最大者。斯爲吾人所採之政府。而優於其他者也。(五)

佩因之言。驟聆之。頗近於偏重自然社會之論。而實不然。吾之取意。亦不在此。彼所謂『政府爲吾人喪其天真無垢之徽章』。『不可少之害惡』。『權二害而取其最輕』。卽以獸性過於放恣。因付國家以權勢。而制限獸性之謂。『政府之形式。必保其於吾人所損最少。而蒙福最大』。卽須有相當之制限。絕其與獸性相聯結之意。失其相當之制限。卽爲『最惡國之政府』。吾人始以爲『不可少之害惡』。終乃成爲『不堪任受之害惡。自作之具。而自受其慘痛』。獸性之害。盈天下。其慘痛之高度。益無可遏抑。今之據有無限權勢者。方縱其予奪。以激發天下之獸性。競爭之興。正濃。苟非仍求所以制限其權勢之道。而欲以一人之苦口。諫其勿競。求政象之清明。又烏可得哉。

且夫獸性之競。權勢之移。人任於何國。皆不能免。卽社會職業繁盛之國。亦有之。特權勢有相當之制限者。其競不若是之烈。法蘭西共和也。已如上述。斯賓塞之所言。卽以其國家權勢集於中央。故一切用人任官之權。皆以中央行政部爲發動之樞。故大小政客。皆欲由議會間接以宰其用人之樞。而內閣顛撲無常。中央權勢反坐是而等於無有。(六)此卽吾前節所言。握其權之樞者。反處於調劑競爭之地位。調

劑之術窮。則聽命於爪牙而已矣。法蘭西之內閣政治。所以不能與英之內閣政治並論者。此爲其最大因由之一。意大利之內閣政治。亦同坐此弊。^(七)聞吾言者。必將反詰之曰。北美合衆國聯邦也。非權勢集於中央者也。何以獵官之醜聲。播於其政史者不絕。予將答之曰。是誠有然。然美之獵官。其範圍所及若何。其時期之限度若何。僅總統更迭時而已矣。且在聯邦初期。未嘗有此弊也。有之自嘉克孫^(八)時始盛。推其致此之由。亦未始非任官權制限不適當之故。自經盧斯福盡力改革以來。今其弊亦稍戢矣。吾固已言之。獸性之競。任於何國。皆不能免。特權勢有相當之制限者。其競不若是之烈耳。英之立法權集於中央之巴力門。然地方行政。皆爲自治。中央行政。部有監督。而無干涉。卽中央大小事務官吏^(九)之任免。亦有一定制限之程序。故獵官之風。英獨罕聞之。此英倫政制所以爲世界之極則也。且官位官階。無論何國。非可自由增設者。美之總統有任官權。而無創設新官之權。臨時特委之官。非經康格雷認。可不得給俸。^(一〇)英之創設新官。必經巴力門法案之制定。卽在戰爭危急之秋。新設一軍需部。非俟巴力門法案成立。不可。此吾人今日所共見者。如法如普。卽吾近鄰天皇大權之日本。亦未有可以自由創設官位如吾國者。蓋新設一官。必增俸給。俸給支出。必列預算。預算必經國會之議決。故設官之權。或直接或間接受其制限。不至於自由增加。卽官市之需要額。有限業供給者。競爭雖烈。亦只在此需要之限度內。此各國雖有獵官之事。終不至產出社會之奇特現象。其所謂就業難。乃真就業難。非由政治惡劣所致。且恆賴以政治之力減殺之。吾國之政治不能減殺其難。且日以鼓舞獸性。附益其勢。非制限政府之權勢。而惟以一人之苦口諫。其勿競求政象之清明。又烏可得哉。

今請仍誦梁先生之言以終吾篇曰：『吾國今日所最患者惟區區之政治問題耳。政治一日不百。皆迎刃而解。』(二)區區官市生產過剩問題奚足憂哉。

(一)見上海時報所揭六月十四日大總統申令。

(二)Wallace 著有 *Russia* 一書斯賓塞所引之語即見是書。

(三)見斯賓塞所著 *Man Versus State* 二九—三十頁。

(四)T. Prime

(五)見 *Paine* 所著 *Common Sense* 第七頁。

(六)英人 Bodley 著 *France* 一書論此甚悉 Lowell 所著 *Governments and Parties in Continental Europe* 亦同此言。

(七)亦見 Lowell: *Gov and Par. in Cont.*

(八)Andrew Jackson 第七代總統

(九)英之吏治內閣除內閣員及重要次官十餘人外其他皆無所變動各部事務官吏皆與內閣變遷無關係地方諸職務吏員自不待言參觀 Lowell 所著 *Government of England* 可得其詳。

(一〇)見 Hart 所著 *Actual Government* 二百七十頁。

(一一)大中華第三期「中國與土耳其之異」第五頁。

戰時財政論

(續第九期)

端六

第三章 此次戰費及其將來之影響

歐洲此戰。日費幾何。種種統計。大都表示在千萬鎊以上。有以各國政府實際所需爲核算之具者。有加以喪亡之人口者。有加以遭難地方所損失之財產者。更有加以從軍者若在平時必有生產之力者。各國政府之費用。最易探出。精確之數。雖屬難知。而約略者可得聞焉。遭難地方所損失之財產。亦有一定之額。但不易於查考。其餘損失。揣測而已。蓋從軍者不得斷爲悉能生產之人。而此等損失之一部。未必不能取償於非戰鬥員之益加勤勉也。人口雖確有減少。而消費之減少。非必不足相殺。德之香水製造。誠不如前。然苟用之者舒。則財恆不失矣。

一國因戰所蒙之損失。果若何。戰之前後。相差幾何。吾人今且不論苟無戰事。則一國增加富力。奚若易辭言之。吾人今且不論戰費之出自剩餘收入。但論其出自永久資本者。戰事了結以後。國民當知其窮乏於曩時者。有下列數事。

- 一 流動資產之減少。如家畜、生熟貨物、金銀貨幣及生金生銀等爲戰時消費而未能彌補者。
- 二 海外投資及可售資產之喪失。此等均係戰時賣却而消費之者。
- 三 外國借款。

四 國內設備之缺損。

五 因作戰計畫所受財產之損傷。

六 戰後國民生產力之減少。如製造運輸機器之破壞，工人之戰死，普通工場因改爲戰時工場之紊亂，勞動組織因變更業務所受之紛擾等皆是也。

最後兩項頗爲緊要。惟當戰事繼續之時，無由核計。波蘭、比利時、加里西亞、法蘭西之北部，皆陷於兵燹。財產之損失，何可勝數。英德兩國雖未受此種損害，而航業爲之不振，英德法三國之工業，極形衰頹。各交戰國之工人死傷不少。

前四項均出自資本。戰費於茲取給焉。政府所支出戰費，含此四項在內。然此四項不足代表戰費全體。蓋政府支出中之一部爲國民當時所收入。其餘則取之土地所貯蓄，海外投資之賣却，外國借款，國內恆久事業基金之流用。吾人既可探得政府所支出之戰費，苟更能探出其中若干出自國民當時所收入，則其差必爲國家之資本，即前四項可得而計矣。

本誌去年十二月號已估計吾英每年收入約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其中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爲剩餘收入。以之投資海外或供國內事業改良之需。餘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爲維持國民之生活及國內之事業。使此統計而確且戰時亦然。則吾英可移此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之剩餘收入爲戰時之用。而不至侵蝕國家之資本。假定吾政府一年中支出戰費並貸於屬國及友邦者爲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則除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取給於國民當時收入者外，餘五

爲四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今且依之。又假定吾英貸款於海外者全行停止。而對於屬地及友邦之通融不能拒絕。今年內此項貸款雷德氏估計爲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三月以前業已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鎊矣)以之加入出入口貨之差。則爲六四八〇〇〇〇〇鎊。(此項貸款之一部或已含於三月內之出口貨中。今且不論)自此減去利息船賃手數料等三五〇〇〇〇〇鎊。(依雷德氏所計)仍差三〇〇〇〇〇〇鎊之譜。欲消此債。不外三法。(一)賣却海外投資之一部。(二)假款於外國。(三)減少通常入口貨。第二策吾英人不欲行之。然則海外投資之內。其將賣却三〇〇〇〇〇〇鎊乎。

於此得一實例焉。紐約市債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約二〇〇〇〇〇鎊)當於去年八月滿期。倫敦人有此債券者不少。若當承平之際。自然可在倫敦重新募集。今則全行收回。紐約各銀行爲此組織一銀公司。供給資金。又一例倫敦向例承受海外短期債務如短期借款、匯票、或賬面信用等。自開戰後。則竭力從事收回。吾英所有海外債權如外國債券股票等類。當此戰時。全然不能售出。惟其中約一〇〇〇〇〇〇鎊係美國證券。可在紐約變賣。現已實行許久矣。美以商品輸我。我則以此償之。

據雷德氏在議會報告。若戰事更延長一年。吾政府之支出當爲一・二三〇〇〇〇鎊。其中二〇〇〇〇〇鎊爲尋常歲出。戰爭實費爲九三〇〇〇〇鎊。其中二〇〇〇鎊爲貸諸友邦者。吾前已言吾國須賣却海外投資三〇〇〇〇鎊以供戰費。

然則今當準備者。乃六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耳。

吾人可假定海外一切投資除政府特許者外皆當停止。又國內事業改良之費亦虛而懸之。在平時此兩者合計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今苟以此移作戰費。則不足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又假定國民收入及生活所需均仍舊不變（或此兩者間之限度無異於平時）則此不足額二三〇〇〇〇〇鎊。非出自國內資本不可（與國外資本有別）易辭言之。或用其平日所儲蓄而不加彌補。或減其國內事業之維持費。苟國民收入與生活所需之間之限度較平時者有增減（即國民之剩餘收入大於或小於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則吾人應特別準備之戰費必多於或少於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今以一言蔽之。第一吾英須賣却海外投資每年三〇〇〇〇〇〇〇鎊。第二若國民收入與生活所需之限度不增大二三〇〇〇〇〇鎊。則吾國當更賣却吾海外投資。否則向外國借款而已。

吾人不知德之戰費奚若。但聞已發行公債六五〇〇〇〇〇〇鎊。惟德之戰時理財。不僅及於其本國。並及於奧大利土耳其。彼曾在美國發行財政部證券二百萬鎊。且售却海外投資之一部。其海外投資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其投於土耳其及南美諸國者不能售出。惟聞投於美國者亦不少。自開戰後。售却若干。無從得知。一美國當局者曾言開戰後八閱月內業已售去二〇〇〇〇〇〇鎊以上。四〇〇〇〇〇〇〇以下云。雖然雷德佐治君有曰。德之地位迥殊吾英。彼之貨物銷售於海外者甚少。然其自海外購買貨物亦甚少。出入貿易殆全中止。德之國際匯兌不利。固足表示其對

外交交易之困難。戰局之延長。固足爲彼作戰計畫之阻礙。而少購外貨。則實德人財政上所占之優勢。我同盟各國之最大弱點。卽在國際債務之不易於清償。德之內債。利在人口之衆。例如欲募四千萬鎊。以七千萬人分任之。與以四千五百萬人分任之。孰輕孰重。不待智者而知也。

法之海外投資。約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以吾人揣之。或不止此。然其大半。投於俄國。不能發售。其投於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者。亦如之。其投於美國者。不僅遠不及英。且亦並不若德。是以法之對外清算。一面以出入口貨之大差。一面以在美債權之狹小。其困窘。可想見矣。

俄之情況。縱不必劣於法。亦不能優於法。彼在平日。本爲債務國。外債利息。爲歲出一大宗。今則土產不能出口。外貨不能大爲輸入。

於是吾英。乃爲法俄之惟一貸主。(一三)

美之乘機。購回交戰國所有之美國證券。可以其對外貿易證明之。自去年十二月至今今年三月四個月內。美之出口。超過入口。五九五〇〇〇〇〇美金。卽一一九〇〇〇〇鎊也。準此以律全年。當爲三五七〇〇〇〇鎊。而開戰前三年。美之平均出口。超過僅一〇〇〇〇〇鎊。然則今年特別超過。乃達二五七〇〇〇鎊。此所以美人能收回交戰國所有之美國證券也。雷德佐治君在議會演說。謂一九一五年中英俄法三國之戰費。當達二〇〇〇〇鎊。平均一國六〇〇〇鎊。至七〇〇〇鎊。且謂英國較俄法兩國。必多費一〇〇〇〇鎊。至一五〇〇〇鎊。今假定戰事延長兩年。則兩年之末。英之國債

象果將奚若。或謂戰爭足以產出熱烈誠摯之精神。然彼驅逐吾人使之接近原始的生活。則吾人必將致疑於現代之習慣。近世產業之組織亦如他項機關之組織。純由多數贊許已成習慣之人所構成者也。更就他一面觀之。物質損失過巨。人方修培之不暇。數年之內。豈有餘晷。議論新社會之短長。有之則在財產分配。寬廣之國如法蘭西是也。至於貧瘠之邦。人民謀食之不贍。安能翹足而談天下事哉。德人性馴於編制戰爭之後。工商業之建設必易爲力。吾英兩俱不若。惟賴人民之常識及作事之沈毅。此則我勝於彼。而產業界之多數缺點。所由償也。

第四章 政府之義務

由前所述。可知一國戰時財政上之負擔。至此巨大。國民及政府所宜殫精竭思任而行之者也。吾今不避煩冗。更將事實一陳之。德爲自給自足之國。英俄法則仰給於海外之物頗多。軍械彈藥尤不可缺。英法兩國且須購入食物及生貨。此等巨額之購貨單。烏能度置不理。將欲理之。厥惟數法。(一)輸出國貨。(二)吸收船賃。(三)贏得酬金。(四)收受海外投資之利息。(五)海外投資之售却。(六)在外國市場募集公債。

俄之輸出貿易。實際上已經中止。彼未投資於海外。非有外航船舶以取得運費。非有大銀行大商店爲他國盡力以收受報酬。而外債年利之待償也如故。又不能向美國募得公債。於是彼惟一之後援。舍吾英莫屬。

法之出口貿易亦大遭喪失。彼雖擁有巨大之海外債權。而目下可用者鮮。故欲清償國際債務。亦非仰我援助不可。雷德佐治君估計我國貸款於屬地及友邦者爲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吾恐戰事未了以前。此額超過久矣。

然則吾人所居之地位果若何。準目前已知之數推測將來。從寬減去吾人所得之船賃、酬金及海外投資之利息。仍不足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非賣却海外投資之一部。無以彌縫缺漏。而此亦決非易事。且或不可能。若欲於美國募集大宗借款。吾料其難亦如之。

此外惟一方法。爲國民講求儉節。此法德人實力行之。吾人苟濫費食物一鎊。即增多一鎊入口貨。即匯兌上一鎊不利於我。即英倫銀行之準備金貨多一鎊輸出。然而不濫費猶未足盡吾人之能事。吾人今日須講求減少入口貨之道。非必要不可缺之品如軍需如原料如日食。務勿求之海外。吾敢不憚煩瑣。正告我國民曰。多輸入一鎊不急之物。即重我負擔如千數。即減少應募國債之能力如千數。即金貨準備之難於維持者如千數。即信用制度之瀕於危險者如千數。即軍械彈藥之難於購買者如千數。於是國際債務之清償也愈難。於是國際匯兌之不利於我也愈甚。於是入口貨之價格日益貴而吾人之損失日益多。俄國今日所購外貨。價增於尋常百分之二十。德國殆亦如之。

吾政府之義務果安在哉。在將此情狀家諭戶曉。遍警國人。今日者。上下嬉嬉。費用無節。我「無底財囊」之名聲。誤傳播於四海。勞銀高漲。適爲濫費之先河。種種如斯。殊足憂也。夫使政府能令國人厚其蓄積。廣其資金。將見政府行事。益多效力。要而言之。當此危急存亡之秋。無論男女貴賤老幼。皆當竭力撙節。

外以清償國債。內以供應軍資。國民之責。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一)一九一四年十二月「蘭德帖布」所引赫夫利希博士之說及一九〇七年英國生產富力統計表已引載拙稿「戰爭與財力」第四章「列強富力比較」中

(二)法俄均已倫敦發行財部證券期限一年開戰已前所發行之債券期滿不能償還者亦可從新發行期限亦為一年

(三)德國「斯麥道」戰時金庫儲現金一千萬鎊開戰後即由政府移交帝國銀行管理

(四)舊鈔票以代現金惟銀行為然如英國各銀行常以英倫銀行券為準備是也至於一般人民當「恐慌」時未必如此去年七八月之交英德法中央銀行一時均遭擁擠巴黎且有踐傷人命之事見當時「太晤士」特別通信

(五)法蘭西俄羅斯兩銀行之準備金開戰後稍有散失德意志帝國銀行金貨準備有加是德之增發紙幣實際不若此之多也然新設貸款銀行所發鈔票似不若此之少讀者可參觀拙稿「戰爭與財力」第五章「列強經濟現狀」及第七章「金貨吸收與信用制度」茲更將最近英德俄法四中央銀行之營業報告節錄如左

英倫銀行(六月十六日)

紙幣發行額 七三、八三五、二二五鎊

紙幣流通額 三二、九四六、八五〇

金幣及生金 五六、五二九、五七二

政府紙幣 四五、六四一、六九二

政府紙幣準備金 二八、五〇〇、〇〇〇

法蘭西銀行(六月十七日)

紙幣流通額 四八一、七四五、八四〇鎊

戰時財政論

金貨準備額

一五六、八四八、八〇〇

銀貨準備額

一四、九五九、一六〇

實與政府者

二三六、〇〇〇、〇〇〇

德意志帝國銀行(六月十五日)

紙幣流通額

二六二、三三〇、〇〇〇鎊

貨幣及生幣準備總額

一一一、六七三、四〇〇

其中金貨準備額為

一一九、一一〇、七〇〇

俄羅斯帝國銀行(六月五日)

准許發行紙幣額

三、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現金(金銀)及金貨

一、五七三、七九五、〇〇〇

存放外國之金貨

一三七、八一三、〇〇〇

附註六月五日英俄國際匯兌百二十三盧布又二分之一合英金一鎊

(六)參閱註五

(七)此類原因甚複雜其最大且顯者為金貨自由出口一事英法匯兌率較俄德為安定者亦在此據五月二十七日太晤士商業欄所載以「安姆斯特唐」(Amsterdam)

荷蘭商業中心)為標準各交戰國對彼之匯兌率如下英鎊得其平價佛耶之折扣為百分之二又四分三意大利為百分之十比利時紙幣為百分之十三又半德之馬克

為百分之十四俄之盧布為百分之二十八奧之弗羅林為百分之三十一至六月十七日英德對美之匯兌均不利準太晤士英美匯兌表算之則英鎊之折扣為百分之

二德馬克之折扣爲百分之十四

(八)政府發行紙幣爲金融界之大忌善用之則爲一種無息之借款不善用之則爲一種惡劣之租稅願吾國人加之意也

(九)去年十一月英國募集公債三萬五千萬鎊發行價格九十五鎊年利三分半政府令英倫銀行於此三年內以此項公債作擔保照發行全價貸款於各銀行等且其利率較英倫銀行公定利率減少一分此政策極爲大膽敢爲維當局者爲一時權宜之計或不得已而出此然其危險不可名狀是由英倫銀行所得之結果有二(一)公定利率不能降至五分以下(自去年八月八日英銀利率定爲五分以迄於今未曾一改)蓋公債利率雖爲三分半實則四分(參觀拙稿「英國戰時財政經濟概觀」第七章「戰時財政大綱」)以之抵押於英銀得占一分便宜且得發行全價若英銀利率少於五分則人將競往英銀抵押而贏得其差(二)英銀之「其他有價證券」(參觀「英國戰時財政經濟概觀」第二章「倫敦金融市場」)驟爲增多且永無減少之日可見以政府債券作擔保而令中央銀行貸款於民間極爲危險之政策而梁君啓超之「幣制金融政策」且謂「兌換券能救濟財政以其必須假途公債以爲保證」(大中華雜誌第一卷第四號)余之幣制金融政策第十四頁註)梁君蓋取法美銀行制殊不知此爲美制之缺點吾國而善用之其結果亦不過如美之粉料(現美制已大加修改矣)不善用之則與吾通所舉英倫銀行軍債票抵押貸款之策同一陷於危險以英國國力之雄厚金融貨幣之完善尙不知結果何若吾國若行之其終必至政府濫發公債銀行濫發紙幣而已此事後當詳論之

(一〇)此段論文頗費思索其因實由於銀行資產及負債兩方各條件之關係變幻莫測遂覺敘來極形紛擾讀黨霸銀行論(Charles F. Dunbar,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Banking 日本福江博士已譯成日文)可以明其故矣

(一一)此段論長期公債與短期公債之優劣確有見解但於英國財政金融現況稍稍不合今且將英國財政部證券之歷史略一述之英政府歲出入之收支全歸英倫銀行掌管政府歲入有一時不繼則財政大臣可向英倫銀行臨時借用若干抵以「歲入不足債券」(Deficiency Bill)然非經巴力門特別許可財政大臣不能向公開市場(The Open Market)稱貸自去年開戰後此項借款權力大爲增加財政部證券(Treasury Bills)之需要不僅限於內國資本家並及於外國投資者但非經巴力門許可財政大臣仍不能離開英倫銀行而向公開市場借款(以上見白芝浩「羅巴街」Bagehot, Lombard Street, new edition, 1915 第百零二頁並註)倫敦金融市

場自去歲開戰後 Money (此字未得適當之譯名金融二字頗近之我國所謂銀根最爲相似然此處不適用) 最爲寬裕(其因甚多如禁止資本出口限制證券交易所各法案英倫銀行軍債票抵押貸款之策均大有影響)於是市場利率下落向例市場利率與英倫銀行公定利率相呼應今英倫利率以實行抵押貸款之策故利率不能降至五分以下(理由見註九)而市場利率乃與英倫利率之圓大生罅隙自開戰後英之入口貨多出口貨少國際借貸極不均衡於是英倫銀行之準備金漸次減少向例(銀行準備率)爲百分之四十以上者今且降至二十以下英銀欲保留此金貨非令市場利率增高不可而市場 "Money" 寬裕之時終屬無效故欲市場金融之緊逼非政府向公開市場借款減其貸款之力不可此財政部證券所以在現時爲不可缺也現每週平均如此借款約一二百萬鎊而市場利率猶未十分增加則以金融太寬故也雖然財政部短期證券(期限六月九月一年不等)實有調和金融市場之妙不可厚非也

(一二)五月二十三日意大利對奧宣戰六月四日及五日英財政大臣馬肯那(繼雷德佐治任財政大臣雷德氏改任軍需大臣)帶同英倫銀行總裁甘利夫往會意財政大臣爲商英意財政同監一事嗣後意之對外貿易當亦步法之後塵有賴於倫敦市場之扶助不待言也

(一三)果戰事延長兩年各國戰費總計必有過於此蓋一則費日益大以前所估計猶失於小一則漸加於戰國者日益衆則新戰費不可不加入也今意大利出現於戰場不獨意之軍費爲從前所未計即奧之軍費亦多一番支出矣巴爾幹諸邦均有躍躍欲試之概戰局之擴大尙未有所止也

(一四)五月中英倫銀行以準備金日見減少乃由英政府向法政府交涉令法蘭西銀行以金貨二千萬鎊送來倫敦而英倫允貸款於法六千萬鎊是無異英以四千萬鎊假借法也此四千萬鎊以法之財政部證券作擔保現英倫銀行已收現金八百萬鎊矣

論壇

國體最終之評判

汪馥炎

吾國自國會解散。憲草打消。政黨淪亡。自治滅絕。政象日走於離奇。民志早流於沉寂。朝野昏惰。迷夢方酣。不圖舉世言論否塞之秋。而忽有所謂籌安會者。突起於北京之政海。在共和國體之下。揚帝制恢復之聲。放言高論。曾不懼觸國法而入禁網。當道有不加干涉之言。該會亦樂聞反對之論。吾民何幸。值此千載一時之機。而觀言論自由之盛。余不敏。焉敢勿從國人之後。而於萬民託命之國體大問題。稍稍論列其是非耶。

顧吾討論國體之先。有不得不爲國人告者。卽吾國國體。名雖共和。而實與共和之本質。相去千里。則與其假借共和之虛名。以淆亂天下之耳目。何若別謀建國之實際。而公諸輿論。以批評夫國體本非共和。而政象早成專制。乃猶周旋此膠彼漆之中。徒作無益君主民主之辨。則在夙抱君主制度。以掎擊共和者。是爲無的而放矢。卽在尊視共和國體。以反駁君主者。亦屬隔霧而看花。故余爲文發端。首爲君主民主之兩派人忠告曰。彼主張君主者。切宜計及如何始能達到君主立憲之境域。彼維持共和者。切宜計及如何始能表現共和原有之本真。放開千古之心胸。排去一切之迷惑。則吾以爲無論制勝於何方。皆屬有利於家國。否則主張君主者。既屬別有用心。維持共和者。復爲現象蒙蔽。爲叢驅爵。爲淵驅魚。幾何

不爲強暴者掀髯默笑於旁而坐收漁人之利耶。

尤有進者。吾人初入共和甫經四載。中間遭強豪之磨折。經國亂之紛乘。驚虛名而買實禍。共和果犯何罪。天下許多罪惡。皆緣共和二字以行。吾知稍有人心者。固未嘗不痛心疾首。欲替共和呼冤也。雖然。共和之花。若爲風雨欺凌以死。則亦相忍終古而已。無如共和之花。一日不凋。則不獨愛悅此花者。欲其含蕊茂放。卽妒嫉此花者。亦利其芳菲媚人。嗚乎。吾人試一默察國中之情實。而知國體之將絕未絕。致能倖存於今者。此其爲說。容有未然者乎。

夫國體懸於將絕未絕之頃。國是陷於爾欺爾詐之塗。揆之窮則思變之義。微有鬱而必發之徵。於是籌安會乃應運而生。先機所兆。國脈以之。或者病其有背國法。搖惑人心。歷引總統帶礪之詞。刑法內亂之罪。斥爲國賊。宜正常刑。爲此議者。吾未嘗不服其有衛國之勇。而一推想籌安諸子。既能建此非常之議。論何足容心無用之法。規又歎其仍未免爲現狀所拘也。蓋籌安會諸子。若果赤心愛國。真不慊於共和之義。本其夙愛君主之誠信。發爲變革國體之危言。精誠所召。輿論朋興。則彼能揭櫫君主之眞義。以難共和者。此亦可闡發共和之原理。而闢君主。各除以僞亂眞之陰謀。羣抱排寡伸多之微旨。凡屬含生負氣之倫。皆有議政建邦之責。則國體付評判。而是非見。輿論經衡抵而正。負明。使果君主較適於共和。不待利誘威迫。亦爲公論所默許。使果共和較適於君主。何須聲罪致討。自爲大勢所難容。且共和果較君主爲是。天下可得是而救非。君主果較共和爲非。天下正得非以明是。籌安會諸子。儻能存心設想。不逾此範。吾敢斷言中國不特永久無復專制之禍。亦且無虞革命之生。縱令於國法上萬無可恕。而吾人猶

當於政治上屈爲之諒也。然自籌安會成立。其言與行。多反吾人之所期。明明宣言樂聞反對之論。而京中發起國是討論會。已爲所吸收。有倡反對之某君。已勸令離京矣。明明劃定討論學理之界。而通電各省將軍巡按。速派代表二人與會矣。該會是否別饒懷抱。自非一介書生所敢妄測。惟君子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其道。彼既挾有宏願。肯以學理來相號召。吾又安容自貶素信。不以道義與相切磋。況值千載一時之機。而覩言論自由之盛。去積威而掃忌諱。揭假面而建新邦。不圖於荆棘蓬生之際。而有此日月光明之會也。猗歟休哉。可以興矣。

吾標題爲國體最終之評判。而發端干語。未曾於君主民主一著其是非。豈好作閃爍模稜之辭哉。蓋有鑒於國人之論君主民主者。每於名實二義。未能鑒別謹嚴。則雖曰作君主民主之辨。卒恐護民主者。仍屬維持非牛非馬之共和。倡君主者。亦爲似鹿似蕉之帝制。國運飄零。已走末日。一誤豈容再誤。故不惜詞費。欲促兩派人之一自反省也。且君主民主。本無絕對之善惡。焉有一定之是非。今之所以成爲問題者。唯問中國大勢所趨。民心所向。是否應謀固有共和之恢復。抑當保證君主立憲以必行。古德諾博士發布共和與君主論一文。其意亦祇推定中國實行君主國體之稍適於共和。並非比較世界共和國體之必良於君主。惟古氏擇語不精。立界未謹。往往摭拾三數各邦創造國體之歷史。因致涉於菲薄共和之嫌疑。至其他所標由共和改爲君主必需之三要件。余以爲非特不助君主國體張目。並能反替共和政治。下一堅信之註脚。謂余不信。請得細論。

古氏劈頭論及一國國體之所以立。謂非由於國民之有所選擇。其於本國之歷史習慣。與夫社會經濟

之情狀。必有其相宜者。而國體乃定。不知歷史習慣。社會情狀。皆不外乎國民意志之產物。其於本國歷史習慣。與夫社會情狀。有其相宜者。則亦無異國民意志之已選擇其相宜者也。國民之人格。自其凝性言之。則含有意志。自其動性言之。則表為歷史習慣與社會情狀。雖具二相。實屬一物。古氏妄生分別。所見太陋。然此尙非大謬。且有人著論闢之矣。(一)其最稱為荒誕可怪者。莫過於其論威力維繫國體之一段。其言曰。

一國所用之國體。往往由於事實上有不得不然之故。其原因初非一端。而最爲重要者。則威力是已。凡君主之國。推究其所以然。大抵出於一人之舊往進行。其人必能握一國之實力。而他人出與角者。力當足以傾陪之。使其人善於治國。其子姓有不世出之才。而其國情復與君主相合。則其人往往能建一朝號。繼繼承承。常撫此邦焉。(二)

爲此言者。余恐其於國家原理。有所未安。夫國者。人民衆意相結合之體也。盧梭謂「是體不自有形。而以衆身爲形。不自有意。而以衆意爲意」(三)然則。無論君主民主。凡號一種國體。必由衆意相聚合。決非威力所團結。淺識者每見政府之號令。皆藉國家之名義以行。因致疑於國體之形成。嘗有賴乎威力。然國家所顯之政治作用。所本者權也。非力也。權者衆意所認。力者形氣之秉。故人唯屈於權。而不肯屈於力。屈於權者爲義。屈於力者爲奴。盧梭曰。

雖天下之至強者。不變其力爲權。不可以永使其衆。雖天下之至弱者。不變其屈爲義。不可以久事其上。凡強云者。非謂形氣之力乎。權者非謂義理之效乎。吾未知何由能變力爲強也。凡屈云者。非謂志之困乎。義者非謂事之宜乎。吾未知何由能變屈爲義也。且凡屈於人者。皆出不得已也。非擇而取之也。苟非擇而取之。是亦自全之一計云爾。何義之有。(四)

盧梭分別權與力之界。可稱精析靡遺。吾今所欲問於古氏者。則其所稱威力。謂指權而言耶。抑指力而言耶。儻指權言。則君主之權。當然由於民衆結合之國家所賦予。而一一臚列之於憲法者也。君主所行之權限。尙不能越乎憲法之範圍。安能有無對之威力。世界不少君主立憲國。幾見任彼一人。不顧民意。奮往獨行耶。儻指力言。則盧氏又謂。『藉力制人。而爲合於義。則藉力抗人。亦爲合於義。』古氏所舉。『一人有實力。而他人與之角者。力當足以傾踏之。』此自力之足以制人時言耳。但我有力。而能制人。一旦又有人力勝我。我自無法逃其所制。於是輾轉相尅。禍亂無藝。吾誠不識此一人者。果挾何力。而能『繼承承常撫此邦』也。本古氏之所意想。而衡以正當邏輯之理。不致帝以專制亡身。民以奴隸自蓄不止。以此治國。竊所未聞。不謂古氏生長美洲自由之邦。曾不能以其言欺童子者。而竟敢以惑吾國人也。古氏於君主民主之間。自揣亦不敢過分武斷。徒以欲標君主勝於共和之義。不得不尋出繼承與民智之兩浮說。以自張其壁壘。觀其徵引列邦創造國體之歷史。沿沿千百。無非強爲牽拉。屈就已說。不知繼承爲一姓之事。萬不足以概全國之治亂。卽令因此一姓之安危。而關全局之攸戚。則不分帝王總統。存亡息。關於政不關乎人。世界豈有獨爭總統選舉之事。而無覬覦大寶之位者乎。至謂民智未高。不足以企共和。試問君主立國。能不需民智。一爲反詰。立見詞窮。其疵議猶不止此。詳論且俟後幅。茲唯先取所論各邦創造國體之歷史。最爲失實背理者。表而出之。以見公義之不容假借也。

第一英國。英當十七世紀。查理士第一被戮。克林威爾統率革軍。建號民主。斯時克氏蓋亦平民之健卒也。乃自當國以來。政尙獨裁。芟除異己。人心離背。反念故君。曾不數稔。復辟論昌。國人迎立查理士第二。

復正王位。古氏以此證明英之共和。改爲君主。乃實當時人民不適於共和。而不知純由克氏秉政之操切。大不見容當世之人心也。否則何解於革命時。英之人民肯擁克氏以監國。而獨不許其子力次爾以繼代耶。正可見英民智識。決非盲昧苟合。一任秉國者之或仁或暴。視國家事爲不切己身也。且英之立國精神。一在人民自治程度之高尙。一在國會政治運用之神明。不但學者公認其有虛君共和之譽。卽以古氏民智高。則適共和之意例之。則英國實一共和國也。英倫爲世界文明之冠。而古氏乃沾滯一君主之虛名。強誣其未成共和者。由於人民不適之故。是誠聞人之所未聞者矣。第二美國古氏謂「美國之革命。初非欲推翻君主也。其目的但欲脫英國而獨立耳。」則吾所欲問古氏者。美果何故而欲脫英國獨立。是亦無非惡其國王佐治第三專權跋扈。民不堪命。故毅然脫英羈絆。還我自由。美人既曾身受專制之苦。當憲法會議之際。以爲行政制度。實無必設一人爲主之理。徒以當時主張必立元首者衆。因仍設立總統。以保政略之恒一。於時華盛頓正爲該會議長。華氏德望明斷。篤信平民政治。堅定不移。衆論以爲一人握權。爲大可慮。惟得華盛頓爲之總統。必不恣逞威權。憲法告成。固豫計今日憲法會議議長。必爲後日之聯邦大統領也。美憲於總統連任。本無限制。四年再選。可及終身。華盛頓於一七八九年。被選爲大統領第一任。及一七九二年。復選爲第二任。然終二任之期。華氏自言一人永續在職。必至危及制度。遂宣誓第三期如再當選。決不受職。華盛頓者。眞乃世界共和國模範之總統也。(五)古氏謂「華盛頓使其有帝制自爲之心。亦未始不可自立爲君主。」非特大味當時之事實。何太厚誣華盛頓之爲人。古氏又曰。「華盛頓尊共和而不喜君主。而又無子足以繼其後。故當合衆國獨立告成之日。卽毅然

然採用共和制。一窺此語意。彷彿以爲華盛頓之不自帝。與合衆國之成共和。僅僅因華盛頓一人無子。繼其後有以致之。不料古德諾美人。而發此譏言。豈僅惑我中國。而竟毀及先哲。辱其宗邦矣。第三法國。法自路易十四。宣言朕卽國家。一切政權。萃於藐躬。法之民黨。雖懷怨恨之心。而國內政雄。猶抱匡時之略。遷延及於路易十六。苟當時路易能稍從民意。不以私心自用。專逞威權。吾決其必不致蹈查爾士之覆。蓋路易雖尙壓制。而盈廷左右。尙多矢忠王室者。流非如查爾士陷於一人孤立也。乃盡國中賢士之精誠。終不能邀王之一悟。法之君主國體。竟隨路易十六。同上斷頭之臺。且法人自一度共和以來。飽嘗自由之味。義之所在。誓不再失。中間雖經拿破侖叔姪之屢僭帝位。共和之制。時滅時復。實由於法人迭遭兵革。而拿翁猶能遠颺國威。疲蔽之極。姑與忍安。然自普法戰後。拿破侖第三被放。卒成法蘭西三期共和。以迄於今。不致再有動搖國體之變。述法邦之已事。而鑒吾國之近情。環顧當局。又非有拿翁其人之才。對於外交。已留喪權辱國之跡。對於內政。已有道崩人畔之憂。方宜引法爲戒。以防帝制之生。何反圖死共和。惟恐亂亡不速耶。第四墨國。墨西哥自脫離西班牙獨立。卽定國體爲共和。人民慣受束縛。初享自由之幸福。智力幼稚。誠不足勝建國之重。是亦無庸諱言者也。然自爹亞士崛起。義師禽滅外族之主。恢復共和以來。爹氏而爲英傑者。則大可因勢利導。鑿通民智。一時人望咸歸。未始非墨之華盛頓也。顧彼再選爲第二任總統。卽廣植一己之私權。罔惜人民之公利。而盈廷僉佞。濟濟師師。皆能希風承旨。阿諛取容。以久經確定之憲法。竟敢任意削改。致使總統任期。連續無限。再選有八次之多。專制至三十年之久。國中志士。旣無法施其平和之改革。勢必羣體潰裂。非暴則亂。論者謂「爹亞士以劍治其

國亦卒以劍亂其國。(七)洵不誣也。觀乎墨西哥之亂無甯歲。外患迭乘。實足引起吾國之兩大教訓。其一則總統連任既久。必有虐民禍國之虞。其二則憲法不由民定。即無迫人遵守之義。人之動引墨西哥。爲推翻共和之據。吾則以爲可破帝王之夢。讀者試一澄思。墨西哥之經年擾亂。究屬墨民之有負於爹亞士。抑爹亞士之有負於墨民耶。第五中美南美諸邦。中南美之長演暴亂。此爲罵倒共和者所持之大好題目。雖然。凡屬一國之建立鞏固。必經兩大時期。一爲軍政。一爲民政。當在軍政時代。無論其國之形成。或脫母國以獨立。抑由革命而建邦。方當兵革初歇。民生未甯。武將爭功。政權不一。果有一二偉人。如古氏之所期勗者。出其大刀闊斧之才。以爲鎮亂齊民之本。未必不可收一時之效也。但由軍政以進於民政。則治道大異乎前期。蓋彼一二偉人。戡平內亂。大柄是專。往往昔則誓以誅鋤強暴。自任者。今反自居強暴而不辭。故偉人云者。或可容於軍政之時。而決不重於民政之際。試觀前述克林威爾拿破命爹亞士之倫。當在建國之期。皆屬革命之初祖。而自當國以後。每爲共和之罪人者。豈果無因而然耶。吾是以知中南美之紛擾不靖。純由彼當國者之久竊政柄。有以致之。故欲保障共和之不遭傾跌。必先防制野心家之壟斷國政。萬萬勿宜走於絕不相涉之民智問題也。他若南美之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國。憲法美備。治具畢張。古氏所許爲享太平歲月之福者。然彼三國之未入共和以前。固亦歷經暴亂中來耳。願自共和奠定。人民參政之力。日有勇進。而獨武斷吾國。不克企彼三國之盛。是又非所敢知者矣。凡上所述諸國。如英。如美。如法。如墨西哥。如中美南美諸邦。其間一治一亂。固不同轍。吾人熟察政情。揣摩史乘。大抵表現民意之流通者。靡不治。專逞威力以竊國者。鮮不亂。法美墨及中南美各邦。幾經騷動。終不足

破共和國體於毫末。英雄君主。而實具共和之質。此則世界學者之公言。古氏亦不能別弄巧說。因思古氏在美洲。固嘗負盛名。他國歷史。豈有未知。而於祖國建邦之史。尤宜熟習。而惟感萬金參養之私。爲媚茲一人之舉。不惜顛倒萬世之是非。鼓簧天下之耳目。吾又如之何哉。

以上種種所云。古氏僅在概述各國之已事。以明共和之非出於偶然。非必推共和於井而下之石也。惟入後衡量中國之現情。始言中國如用君主制。則較共和爲宜。至何以爲宜。綜觀古氏論旨。約不出乎三說。一民智未高。二繼承有法。三憲法可定。而此三說。早經囂然於國中時髦政客之口。並非古氏一人所倡言。今余略就三說以衡之。亦欲聊解國人之惑。非敢專咎古氏也。

一民智說。程度不足一語。吾聞之屢矣。在昔前清之季。諸大老嘗持是說。以阻憲政之行。然自今觀之。此中不無老成持重者流。確懷民力不勝之懼。而爲平行漸進之謀。吾猶不敢過以小人目之。民國奠定。政黨朋興。叫囂凌獵。誠未能入正軌。而一追思國會議員之節操。檢閱天壇憲草之成績。方之法美。猶不多讓。徒以野心家莫便己私。必硬挾一民智不足之說。以謀芟夷憲政。使無萌芽可生。今則大政純操於政府。武夫橫絕於全區。一法之頒。一政之設。試思尙容幾希民意存焉否乎。夫人民之於國事。尙不容其置喙。遑言程度之足未足耶。雖然。程度不足四字。外人可以詛呪。強權可以裁誣。而一反省吾人之良心。與能力。自具真價。呪之不克死。誣之不加冤也。是則程度不足云者。先請言者尸之矣。竊嘗聞之。『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今方日日斷滅民智。侈談善治之功。何異撥去土根。而望枝葉扶疏。豈特此鬱鬱青青者。不可長在。浸且黃枯萎化耳。卽認人民程度有所未足。亦當以培植爲先。決非可斷喪是務。

今陽培植而陰斲喪。竊大位而曰人歸。嗟乎。大好帝制。公等興高采烈。言出行隨。更患何人敢撓風趣。而必執此熒熒無罪之小民。強誣之爲程度不足耶。須知小民之程度。在公等視之。固謂其不足。而以天演之理例之。人之性。不能不爲羣。羣之治。不能不日進。卽羣卽治。卽治卽進。若程若度。高廣無涯。不得足。且亦無所謂足也。蓋足不足。云者。無從標其一定之界。而謂達其界。謂之足。不達其界。則謂之不足也。譬之英法。同爲國會政治之國。而法之政黨凌亂。未能如英運行之熟。則自英以視法。法固程度不如英也。而英法與瑞士。同爲行政採合議制之國。瑞士之行政委員會。七人執政。而以一人爲之長。並總統之名而不居之。真得羣龍无首之諦矣。英與法。則尙未能免俗。而有君主總統之號。則自瑞士以視英法。英法之程度。又不如瑞士也。是知程度高低。乃互相比較之詞。決無一定不易之界。卽就高低論之。高者並非無上。低者不爲庸愚。英與法較。法固未能如英之兩黨執政。然兩黨執政之風。適於英。而亦不必行於法也。英法與瑞士較。英法固未能企瑞士之盛。然君主之虛名。總統之選擇。習慣相沿。英法亦無害其治也。

吾國近日人民之智力。良亦不敢自比英法瑞士。謂能顯其妙用於政治。但默察優秀之中才。不無繼長增高之機會。而猶幸此國體爲共和。苟使共和國體。一日不亡。縱爲專制之現象。蒙蔽於一時。終期平民之政治。恢復於異日。然而起視國中。有能懷此志而負斯責者。究屬渾渾噩噩之小民。抑爲志潔行芳之秀傑耶。普通齊民。出作入息。古今不廢。中外從同。今執紐約之農民。而問三權分立之理。入倫敦之菜市。而談國會政治之精。吾知愕然相視。莫解所語者。固不亞吾三家村中蠢蠢之生靈耳。是則一國政治之中樞。恆掌握於天民之秀傑。設此少數秀傑之士。不爲希寵獻媚之謀。而存審諤傲岸之氣。則羣制享

其高華之福。政治終有清明之時。曾滌笙所謂「風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有以仁義倡者。徒黨死於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徒黨亦死於功利而不返。一者是也。而不幸吾國中流。忘其轉移。社會之能。習於婢阿權奸之側。不自知其無恥。而猶覩顏責備人民。曰程度不足。則吾懸想公等意中之程度。必與吾人一般所認之程度。定有格格不相同者。吾人以爲現時所需之程度。必騫騫諤諤不爲威勢所劫持。公等意念所許之程度。必唯唯諾諾以博及身之富貴。前者吾奉爲正士。無如公等謂之囂張。何。後者吾斥爲小人。無如公等謂之俊傑。何。不料萬民託命。視爲砥柱之中才。盡是暮楚朝秦。反覆無常之便佞。吾安從起。曾滌笙之倫於地下。相與一痛哭也。

余之言激矣。今且排去一切客氣。務盡毋以不肖之心待人。暫認人民程度。確爲不足。且實不適於共和。則一旦改爲帝制。試問此人民之程度。將可聽任其不足耶。抑仍思所以足之之道耶。前者余欲無言。果如後說。須知人民程度。在共和時代。尙不能進於脩明。則入帝制時代。必致益處退化。非帝制之不需民智也。以在帝制時。發揚民氣。終不如共和時。訓練民智。爲較親切而自由耳。蓋帝制時之君主。雖居政府之位。嘗負國家以趨。不必其君定有路易之心。而以首出庶務之至尊。加之朝覲會同諸縉節。大寶既登。今日始知皇帝之貴。威權漸重。盈廷豈乏攀附之臣。庇之者固未嘗不有。憲法國會諸美談也。而無如其人民自覺之心。每不敵其勢利誘導之力。惟一入共和。則君臣大義。掃蕩以盡。人民本其主觀之覺。察發揮固。有之本能。一面謀其自由平等之機會。一面滅其盲目衝動之心理。縱使其間容生一二野心之總統。未必不與帝王專制同科。惟名分之假借。較難而勢力之削除。自易。故人民之程度。在共和時。必較君

主時爲易發達。舉其可見者言之。第一國家與政府之界限。較易體認。第二總統之專制。較之君主威力。爲易剷除。第三人民在國家之地位。嘗立於主觀而非客觀。第四政治上有自覺之心。則社會間生平衡之力。凡此數者。皆非伏處君主之朝所易燦發也。但不幸吾人值此共和之際。前述各利。均未能有所表現。而反羊質虎皮。屢受播弄。吾誠不暇怨尤。強有力之政府。而試一省國民之本身。何竟受人欺凌。若此。近見有華君龍光者。投稿上海神州日報而論國體。○中有警語曰。『西哲有言。缺陷者圓滿之券也。今人心中。已無絲毫之缺陷。更安復有圓滿之望乎。故今苟奪其心中所視爲無上榮幸之一物。使知因人而成共和者。人仍能負我之共和以趨。然後大失其平日之所恃。乃將相率以督進政治爲己任。而國事之日臻於治。亦卽以此爲基。且經一度變革以後。回想今日共和之虛譽。渺矣不可復得。則其所抱之缺陷必甚。斯其希望圓滿之念。亦必愈殷。昏憤麻木之疾瘳。而政治開明之機至矣。』由華君之言。正證可爲吾民起不醒之夢。反證可知專制含自戕之機。雖屬傷心之語。實饒言外之趣。○特吾尙有爲華君進者曰。與其留戀共和於帝制之後。毋甯抵制帝制於共和之時。與其帝制以後。方悟共和爲人所賣。勿如共和未死。早覺君憲之必無成。嗚乎。作者甯不知此。試看今日之域中。能有幾人與君共瀝同情之淚耶。

二繼承說 君位之繼承。與總統之選舉。皆關國政興替之重。而屬利害接續之交。吾人就其興替之間。察其利害所在。祇能比較禍福之隱顯。決難斷定利害之有無。每見近人喜作世襲選舉之比較。恍若君位繼承一定。允無覬覦神器之憂。總統選舉屆期。必釀兵爭元首之禍。爲此言者。吾決不斥其言之太偏。

惟惜其慮之不密。蓋前者之禍。隱於宮闈之間。常不易見。後者之害。表於大庭之衆。皆見其危。前者防亂似密。而爆禍愈烈。後者競爭雖厲。而衡抵以平。今暫緩述總統選舉之事。惟先就盛誇繼承之利者。一反詰之。

夫謂君位常安者。大抵浮說太多。不足深辨。茲唯舉其最有力之一說曰。天下最足引人歆羨者。唯名與權。而名與權集中一人。則必惹起政治之爭競。欲免此禍。莫如使名與權分而不合。在君主立憲國。君主常有名無權。內閣則有權無名。故君主之名。祇爲人所敬禮。內閣之權。縱有更迭。嘗不及於君身。而君位以安。(一)爲此說者。似將名權之界。分晰太清。余以實地察之。而知名與權之無鴻溝可尋也。白芝浩者。善言內閣制者也。其以實部歸之內閣。而以名部屬之君主。謂名部以寄國人之忠信。而權以得實部承其流。以布於政。而權以行。(二)既曰名部。而又得權。則其名非空名也。可知。蓋名亦有名之事。況又附之以權。人甯甘作木偶哉。所謂名亦有名之事。卽榮寵是也。夫君主以藐然之躬。臨萬民之上。苟無一物鼓舞天下之人心。何足全其終身之尊位。孟德斯鳩嘗以榮寵爲君主治制之精神。(三)其言實不免脫略。然其說明君主臨民之術。則誠不可誣。雖然。上以榮寵相召。則下以趨悅爲能。始以盡說蔽天之聽。繼且竊柄恣民以威。向之恃爲爪牙者。恐卽作繭自縛。操莽之鑑。可寒心也。此猶僅就庸懦之君言耳。至於開國英主。宜若不爲左右所惑。然從龍附鳳之臣。盡忠南面以朝於王者。屈於力也。洎其雄已死。此曹擁累勝之師。欲其俯首垂翅。以戴委裘之孺子。是固事所必無者矣。(四)晉室八王之亂。明代靖難之師。史乘廿四。戰亂迭乘。無非犧牲萬民之性命。以博一姓之興替。竊鈎者誅。竊國者侯。此莊周之憤語也。秦皇帝

謚曰始皇。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此賈山之至言也。今之頌言繼承萬世者。固吾國人也。何其覩亂亡而不懼耶。或曰。君主繼承之際。固亦難保永安。然則總統選舉。獨無共相爭亂者乎。余曰。是安能保也。且有時兵爭總統之禍。有酷於篡奪王位者矣。斯在慎定選舉之制。(一六)嚴防野心之生。美利堅建立共和。累選總統。曾不聞有騷亂之舉。即以吾國兩次總統選舉經驗例之。雖不自由。並無大亂。況復任期有定。取舍操自國民。非如世及萬系。以暴易暴。革命專制。永墜劫中。也是以除野心之總統。易革暴政之君主。難豈有不能堪於總統有限任期所受之殘虐。而反甘心屈從君主無限之威權哉。則公等籌國。不得爲安矣。

三立憲說 今之揭櫫立憲。以爲改變國體之論證者。有一至謬而不可信之二語。曰甯可少與。不可欺民。(一七)此說外形。冠冕極矣。殊不知憲法者。我民自身之事。我有權利。以法形之。我有願欲。以信達之。安有出乎大我之外。而反乞命於我委任之人。望其與之少。則少受行其欺。則任欺者哉。今且不問憲之立不立。而先辨明憲之何爲憲。夫憲法者何耶。欲詳論之。大非本幅所容。惟秋桐君有至扼要數言曰。憲法者權利書也。此書既立。民乃有權。不受人冤。民乃有權。自謀所欲。冤而有訴。不啻訴己。欲而有謁。不啻謁己。(一八)寥寥數語。百世無惑。今欲立憲。不求之己。而謀諸人。況復所謀之人。不信任其現在共和之時。而必期諸變爲帝制以後。言者決非笨伯。何至腦經昏亂。不自慮其遭人反駁。故必先尋許多共和不能立憲之憑據。而反證其立憲必改君主之理由。立言曲折。原非甚悖。無如一衡其所舉之證。所持之理。又大令人失望也。言者非謂有共和。遂致民黨藉口擴張民權乎。可知有君主。必不許民黨發生。更必滅絕民

權矣。非謂有憲法。始致減削政府之權力乎。可知君主雖立憲法。必致聽任政府威權無上。毫不加以限制也。嗚乎。今固明明希望將來所創者。爲一有君權無民權之憲法。姑不論此憲之能成與否。即使懸之國門。豈不更較今日一錢不值之新約法。爲虐爲酷耶。猥曰正當。猥曰誠實。則此正當誠實云者。譬如一守節之婦。初願冰清玉潔。不涉妄思。乃秋闈冷落。不期而適他人。殆彼再醮之夫。又忽死去。外遇所歡。正可撮合。反覺名節屢虧。有不信於現遇之好。而信誓旦旦。謂吾儻嫁汝。再不事人。設現遇之好。又遭萎折。試問諸君。能保此婦真能守節否。公等休矣。正當誠信。海誓山盟。其奈三尺童子。掩耳大笑。不受其誑何哉。

吾辨三說既竟。不得不有一言聲明曰。凡此所陳。非敢評論君主民主之有一定是非。乃就所標三說。以與主張改革。借口國體有所不利者。徒寸寸衡之。反見在君主國體之不易實行。而在共和國體之轉能奏效。今雖共和爲強力所遮。國體不妨由人民抉擇。使果確能保行君主之憲法。何必空留虛僞之共和。惟既料知君主立憲之無成。毋甯恢復固有之國體。吾故對於籌安會諸君。不欲過作棄絕之詞。深望四海同胞。共負建邦之責也。

夫君主之說。既不克深入人心。則當一心恢復吾先民竭盡力血所購來之原有共和國體。誠誠懇懇。無怠無懈。國人有惑吾說者乎。請述兩西哲之言。以實吾意。盧梭曰。「國家者成於民約者也。民之相約。總意以成。總意流行。法權斯立。故人之服從法權。無異信守己意。總意者仍己意也。惟若權奸僭竊。劫吾總意。強吾舍己意而唯他意之從。吾唯有回復創約以前之自由。而重蹈入自然之境而已。」柏哲士

曰。『凡國家自一形體變遷於他形體之時。主權之地位。亦必自一集合體遷移於他集合體。而舊主權之生體。漸歸漸滅。新主權之主體。斯爲國家。』(三)如盧梭言。可悟共和國體。若非人民之總意。相約而成。則當解散之。以復創約前之自由。如柏哲士言。可知解散總意之後。應復重建國家。斯則可以再觀國體。共和之盛。盧柏兩氏。皆爲法美之大儒。宜發共和之妙諦。邦人君子。幸勿狂悖是言。

(一)近取古氏此說者甚多。余友張君東蓀亦著對於古博士國體之質疑一首。登之八月二十六七日神州日報。

(二)見古德諾共和與君主論。

(三)民約論第六章。

(四)民約論第三章。

(五)潘律士評論當時情實。最爲詳盡。見所著平民政治上卷第五章。

(六)參照本誌四期調和立國論。及歐洲十九世紀史。

(七)見首期墨風感言。

(八)天演論語。

(九)一國總統之地位。對內爲行政首長。對外爲本國代表。無論何共和國。地位大抵從同。自國家元首之說興。而互相尊崇之念起。吾以爲政府組織。若虛譽仿效士制度。並總統之名而亦察之。必可省去許多誤會。茲事按之實際。非不可行。不能一味抹煞。必顧此即無政府主義也。他日或以專論之。

(一〇)見神州日報九月二三兩日。題名我知贊成君主制。

(一一)余謂今人對於共和之爲人假借。亦非不懷缺陷之心理。特僅知缺陷。而不能覓圓滿之勢也。與華君說正得其反。

(一二)見庸言報中國共和政治之前途、此亦內閣制之通說、非敢爲吳君病也、

(一三)見宣期白芝浩內閣論、

(一四)參政法憲第五六兩章、

(一五)借用法憲成語見第十七章、

(一六)近數日盛傳總統世襲之說、而梁任公所作「吳君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若深喪其精意於現行總統選舉法者、竊謂此種虛誕之制、決不容其存在、漢書所及、韓之與革國體爲尤甚焉、不知今之反對君主者、而反認其總統世及之說、此吾所爲惶惑不解者也、

(一七)此揚荀子語、見君憲救國論、

(一八)見入期國家與我、

(一九)正當誠實、皆荀子所標君憲之利、以炫人者也、

(二〇)見國家與我、

(二一)見政治學及比較憲法論第三章、

政治勢力與學說勢力消長論

漆運鈞

以學說引政治而歸於正道者其國昌。以政治迫學說而入於歧途者其國亡。二者勢力之消長。國家之隆替隨之。甚哉其可畏也。不觀夫今之籌安會乎。籌安會者以研究中國果適於何種政治爲本旨者也。直言之。即研究中國果適於民主政治與君主政治。而歸本於學說。如湘潭楊度之君憲救國論。北美古

德諾之共和與君主論。皆斯會學說之表也。然二氏之學說。果爲以學說引政治而歸於正道之學說歟。抑爲以政治迫學說而入於歧途之學說歟。吾敢武斷之曰。是政治力迫出之學說。而非學說力獨往獨來之學說也。何以言之。考楊氏之爲人也。在十數年前。亦主持光復漢社之秀也。及留學東京。求達之念切。遂不得不爲政治勢力之所迫。棄革命而取君憲。彼時之言君憲。清廷之君憲也。革命軍興。楊氏與汪君兆銘。一發討論國體之宣言。爾時清廷未覆。其兵力實勝於民軍。楊氏之主君憲。或亦猶有清廷勢力之存也。無如舉國人心。已厭棄清室。心之所向。皆欲廢君政以立民國。故討論之說。亦卒不果行。至南北和議成。今大總統力主共和之政。楊氏之君憲說。又終爲政治勢力之所迫。亦改絃爲贊助共和之人。四稔以還。政局遷變。楊氏之君憲說。始復見於今日。然其學說。要皆由政治勢力之壓迫而出。雖愛護若人者。亦難爲之諱。若古德諾者。客卿也。中國之政治勢力。宜無以迫之。然古氏獨引墨西哥之亂。以警吾國。而導其變政。古氏何獨不引之。以警其祖國。而導其變政。耶。天下惟好爵美利。可以羅英雄。書生學子。無論焉。吾固不敢以小人之腹度君子。而厚誣古氏。以束帛曲學說。然剛克與柔化。受之者。皆同爲政治勢力之所迫也。然則吾今日之著論。將徹重政治乎。抑徹重學術乎。曰。吾之所徹重者。在學術不在政治也。凡國家之所賴以安以存者。厥爲政治學術之二端。欲竭全力以主持政治者。在立憲之國。凡國民皆可。以趨之。在非立憲之國。除達官顯宦有權力。可以操縱國事者外。如吾輩之浮沈曹署。與優游庠序者。甯竭其力。以養吾學。猶或有用之機會。若貿然以入政治之危道。則非也。獨是學說之立。要能以引政治歸正道者爲善。決不可存躁進之志。匍匐於政治勢力之下。曲其學以求榮。此國中青年治學之士所宜。

抱松柏後凋之節。而不可因勢力以游移者也。吾國學術之宗。孔孟爲大。周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息仲尼祖述憲章。將以學說引政治。使歸於正道。時君不納。乃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啓迪門人。以垂教於後世。孟軻游齊梁之間。開陳仁義。承孔子之道。以匡時。亦將以其學說引政治。使歸於正道。惜當時君主。類皆緣木求魚之徒。不納其言。而孟子亦退隱山澤。講學論道。垂名今茲。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者。孔孟有之也。公孫衍張儀。能干時主。景春驚其爲大丈夫。而孟子獨薄其爲人。是卽以政治迫學說。而入於歧途者之證也。若第就政治言之。謂民主政治爲至善無弊者。非也。謂君主政治爲至善無弊者。亦非。所貴執政者能善治其國。則無論民主君主。皆可以長保其國家。而光顯其民族。法美之強。不敵德意志。固可以民主病之。英俄之強。亦不敵德意志。是可以民主病之乎。夫日本者。東方君憲之強國也。如果與德意志各挾全力以宣戰。日本敢言必勝耶。一國之興衰強弱。原恃乎民性之高卑。於國體無與。謂中國更張君憲之後。二十年間。卽可以媲美於德日。環顧吾民。正未敢作如是之期許也。若謂民主之國。更選總統。卽有變端。君憲之國。嗣皇繼承。卽無變亂。由前之說。徵諸法美。則難信。由後之說。徵諸中外史乘。誠有之矣。而要知中國民族。恒具見善則從。見惡則惡之性。一姓行君憲而善。或可以延長。苟其不善。則革命隨之。況共和政治。已行之數年。海內之民。皆含有中華民國之觀念。一旦改革。其能免葛伯讐餉之嫌乎。夫南面稱帝。人之有智慧者。恆思之所惜者。無機會與能力耳。秦始皇一天下。威力盛於歷朝。抱萬世相承之大願。而胡亥亡於趙高。子嬰戮於楚霸。雖有智者。亦難爲之料矣。更就學說言之。當北宋隆平之時。司馬光王安石。皆卓然一代之英。徒以學說相異。政論不同。元祐之朝。宣仁聽

政。進司馬而退安石。及哲宗親政。復采安石之策。登進其黨。奪司馬光等贈諡。貶竄呂大防。蘇軾。范祖禹等十餘人。徽宗崇甯之初。復籍元祐元符黨人。立黨人碑於端禮門下。之州縣。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呂惠卿。蔡京之徒。乘時利見。出入樞府。以稱快於一時。而詎知賢士銷沈。善類罄盡。徽欽北狩之變。亦不旋踵而作。當時盈廷諸臣。所詔然自得者。童貫。約。金。伐。遼。之議也。夫以學說之異。而交惡如此。致黨禍橫飛。靡所止極。及外兵壓境。甘受屈辱。前車之鑒。國人其知警也。故論及政治。竊以爲宜鞏固共和。勿失總統文誥之信。論及學說。竊以爲宜調護異己。勿蹈宋室覆滅之愆。然考之今日。吾中國政治學說之勢力。果孰爲優且勝。可不待智者而決也。惟其然也。今之學校報館。本一爲學說表見之區。一爲學說輿論並著之區。然試問今之學校。其關於政治之學科。有敢主持正解者乎。今之報館。其關於政治之學說輿論。有敢主持正義者乎。此無他。政治勢力遠勝於學說勢力之所致也。青年學子之於今日。其主持學說。須預存一退讓之心。退讓云者。不求吾說可用於今日。而求吾說可傳於後世。此孟子守先待後之說也。孟德斯鳩。生於名王路易十四世之後。大唱三權鼎立之說。當時雖未能實行。而卒能表率世界各國之憲章。朗然如日星之不墜。瓦古勒爾。以伯林大學教授兼宰相學士。麥顧問之職。唱國家社會主義。憑借國法。以維持國內社會之均衡。畢公采之。始構成日耳曼第一政治家之績。茲二子者。卽西方以學說引政治而歸於正道之師也。籌安會之於今日。竭力以學說迎合政治。以變更國體爲歸。他日若成。則楊度諸人。必得志於京國。使海內青年學子。不明乎學說引政治。與政治迫學說之辨。皆奉爲師表。而莫察其非。是則人心世道之所繫。不可不正之以端我士林之趨向也。孔孟言仁義。孔孟不求其說之可行於當日。而

但求千秋萬歲之馨香。孟氏主三權鼎立。瓦氏主國家社會主義。孟氏亦不以生前之不行爲憂。瓦氏亦不以生前之卽行爲幸。而要皆以學說引政治。使歸於正道而已。自都下國體問題之發生。吾所耳聞者。則有天津嚴氏親謁總統之忠告。吾所目見而口誦者。則有蘇州汪氏鳳瀛致籌安會書。與新會梁氏宜於國民公報之文字。三子者可謂民國士夫之表儀。而今大總統之良師益友也。夫國體之能革與否。不可知。既革之後。全國之能安慰與否。不可知。而丁茲國有大事之時。國中青年。平時以救國自鳴者。千萬輩。今皆噤若寒蟬。而僅遺二三老成。或入諫當道。或發爲文翰。以留金石之言。浩然之氣。於宇宙之間。後顧茫茫。伊誰爲正人之繼也。嗚呼。天胡獨厚於三賢。而玉成其千秋之令聞。天胡獨薄於中國。而竟遺此無窮之憂危也。

讀暫行刑律補充條例一

劉相無

往者參政諸公。以暫行刑律欠完密。更製補充條例以實之。開宗明義。卽爲削減卑幼之正當防衛權。吳君貫因曾於大中華著論批摘。準酌人情。引據經典。與最近刑法學理之趨向。甚形一致。傑作也。惟惜僅及崖略。輒以未窺全豹爲憾。愚無似。妄欲以淺聞之識。爲續貂之舉。效顰之譏。自知不免。至言有當否。雖不敢自執。要補充條例中。其荒謬不倫之處。有目共見。今請從吳君之後。一指陳之。非敢自見。亦問學之微意云爾。

(一)吳君之作。見大中華六期。題曰人子之正當防衛權。

愚所欲言者。非明正當防衛爲何物。乃在卑幼防衛權。胡爲不應。削滅。欲明此旨。則又不能不自人生之根本上。探討其原理。故首貴敷陳諸義。詳論本題。則後半之任也。語雖稍涉蔓遠。尙幸不離其宗。

刑法一般皆有沿革。惟正當防衛無之。大抵視恆情之條理爲指歸。故古來學子類皆認爲自然法。而不認爲成文法。夫既爲自然法。則當準物競之例。以爲應付之資。初不宜故作駢枝之道。以爲破壞自然之具。此事實理論。兩均不易者。況自笛卡兒個人獨立之說出。而自我之思想。益以盧梭民約之論。而人權之主旨。尤昌。盧氏家族篇有曰。一人之相聚爲黨類。亦蕃矣。其首出而且自然者。莫踰家族。然子之統屬於父。獨在嬰孩不能自存之候而已。及長。則不復屬父。而天然羈紐解矣。於是父不必爲子操作。子亦不必承受於父。各得自守。自然之理也。世之爲父者。子長猶與父居。事必咨稟而後行。子固欲其如是也。非不得已也。由是言之。家族亦因約而立矣。且父子所以各自守不相羈屬者。乃天命使爾也。蓋自由之權。天所以與人者。故爲人之道。莫重於自圖其生。而當務之急。尤在爲己不在爲人。是以人苟長成。更事凡可以便身者。皆自擇而取之。所謂自主之權是也。既自主矣。雖父之尊。無得而制。〔一〕此義無非闡發天賦人權之旨。其說雖不必盡是。每爲後賢所呵。要真理所在。實亘古難易。故談性法學者。率皆奉爲圭臬。愚所以徵之者。亦以證父子自父子。人權自人權。父子雖天性之親。不過恩情之關係。屬於私人權。乃天所付與。爲法律上之關係。屬於公。故恩情與人權無涉。不得坐是爲削滅防衛權之理由也。盧氏而降。國家主義日愈發達。個人自由之勢。亦與繼長增高。人有恒言。『人類皆同胞也。皆兄弟也。其所以然者。

舉政治上之權利。不足以證之。欲知此理。不得不求之個人自由。及法律上之自由。〔一〕此語可謂知本。然若與日以孝道爲口頭禪之冬烘先生讀之。必且詬病以爲忤逆。殊不知同爲國家人民。同受法律保障。凡諸享有皆屬一例。不得畸輕畸重。而一切設施。又皆懸真理以爲的。不使流於偏矯。天賦之自由平等。以之完全無缺。所謂兄弟云云者。以此非一般名分之稱道也。此自法理上釋之。若自宗教上言。則耶教以人類由天父所造。故人皆天父之子。佛家以衆生平等。惟佛法上乘。二說亦兄弟之意。不過此屬哲學範圍。理至艱深。不若以通常法理證之。反覺可信耳。於是復得而判之曰。人類既屬平等。又爲自由。則所謂個人自由及法律上之自由。其原素殆屬一致。法律卽爲自由之界。越此界者。是謂違法。違法行爲。無論何人。皆不得爲。初未見有何人。具何種特權。而可以不法侵害他人。亦未見有無罪之人。而無端可受人侵害也。斯賓塞曰。『不自由則善惡功罪皆自己出。僅有幸不幸之可言。而民德亦無由演進。』旨哉斯言。人不自由。斯託庇於無法之宇。幸則爲善。爲功。不幸則爲惡。爲罪。初無一定平準之公理。如此而欲增進民德。能乎。故當世風澆薄。倫常廢墜之餘。而欲維繫道德。非一準公理。不可。蘇格拉底曰。『吾愛吾師。柏拉圖勝於餘物。然吾愛真理。勝於吾師。』此足與論語當仁不讓於師之旨相發明。從可知真理所向。雖情爲仇讎。而義亦伯仲。真理所背。雖親爲父子。而法亦不私。本斯理以推諸萬象。大地無不平之鳴矣。

（一）見政治學及比較憲法高田早苗譯。

尙須刑法。應之曰。人類未營社會生活以前。人權本極平等。極自由。極完全。然以物競之關係。弱肉每爲強食。雖本生物自衛之思想。而出以防衛之手段。不能羣終不勝物。故羣趨於合。惟社會之生活雖成。而個人之衝突仍不能免。既無刑法以明威。亦只聽其應用防衛權而已。遞演遞進。復由合而立約。深信其爲公利而共守之。不待載之簡編。懸之象魏。及文明大啓。自然躋進爲成文。法律之形式乃成。此黑格爾所以謂「法律爲社會全般之總意」。而黎斯德所以謂「刑罰非發於個人之復仇心。而出於種種團體之反動也」。(一)刑法之始。既始於正當防衛。則刑事事件。似可一切委之刑法。不必曰正當防衛矣。則又不然。刑法之權力。只能及於已然。不能及於將然。只能罰其既往。警其將來。不能濟其現在。當此生存競爭之頃。利害交關之場。彼無不法侵害之權。我豈有待其侵害之務。故舍元始以來。永不磨滅之正當防衛。則火已及眉。濟急無方矣。若謂待罪成以後。再以刑罰懲治之。如「以保護之權寄之官。不以防衛之權歸之子」。(二)之警說。豈謂死者尙能復生乎。抑謂有防衛權者。官卽不保護乎。以例衡之。直無異於人殺人而又殺被嗾之人耳。豈理也哉。故自然之正當防衛。所以當伴人權而不可須臾離也。雖然。防衛亦非無際。蓋無際則假以濟惡而作過分之舉者。在所不免。於是。以侵害之程與防衛之程。作比例。差超此程者。推官得準當時之情形。及犯者之身分。而自由裁量。宜重宜輕。宜減宜免。一視心證。不

(一) 黎爲德意志刑法大家。新派學者之泰斗。語見所著刑法教科書。

(二) 見其著政學見書。

宜預定繁條。(一)亦不能假防止之口。而於防衛權上先加制限。誠以正當防衛者。據前陳諸理論。實人生所應享之權利。不可削自不待贅。茲舍法理而一究精神作用。則防衛之顯像。在心理學謂之反射。刑法上認爲反撥行動。以其常發於不識不知之間也。譬之蟲飛目前。突以手禦。此非故爲。而當然之反射作用也。人之予以侵害也亦然。有以白刃相擬者。倉遽之間。擲之以椅。投之以物。竟反傷之。或致之死。當其防衛之頃。固不暇計隨珠之彈。亦未遑顧忌器之投。一擊中否。更難必矣。不過爭生存於瞬息。有不期然而然者。過當與否。其間至微。反撥時固難權其輕重。判斷者亦難平其鈞衡也。果防衛權被削者。而偶出此。仍不免重罪之刑。豈人情哉。故不能預定繁條。宜任自由裁量。此亦原因之一。至所以必設限制者。因正當防衛。不僅生命身體。卽對財產名譽自由。亦可行使。故此例亦不可概於一般。不過正當防衛。含有緊急性質。直無熟計之餘地。殆可確信。而侵害與防衛之途。殊者其逕庭之點。亦能指數。有此而濫用防衛權之弊。庶可杜矣。

凡諸原理。皆闡人權不可侵。防衛出自然。故不問對諸何人。皆不得削減。歐美各邦。於個人之權特重。從無削減之規定。惟範圍與條件。常以風習及學派而微異。日本舊刑法。則曾爲削減之條。改正時羣斥爲無理。遂予刪除。不圖人方且唾棄猶嫌其遲者。而我反拾其牙慧。作爲新奇之發見。真不可思議。若以按右陳之諸理。則此種條例。真可謂蹂躪人權。不近人情。紊亂法序而已。請更進而論之。

(一)吳賈因君有云。若慮因防衛之故。至於傷害親身。則儘可另定專條。其至傷害親身者。治以或種之罪。竊以爲不必因自由裁量。可就其人之身分加刑。對於子

補充條例第一條云。『刑律第十五條。於尊親屬不適用之。但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嫡母繼母出於虐待之行爲者。(二)夫之尊親屬出於義絕或虐待之行爲者。』被補充之原文云。『對現在不正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爲。不爲罪。但加過當之損害者。得減本刑一等至三等。』比較觀之。主文之防衛權無限。未嘗因人而失權。補條乃酌加限制。於子則必嫡母繼母之虐待。父以上不問也。於婦則必尊親之義絕或虐待。反覆玩味。罅漏百出。茲且詮其文義。如第二項云云。範圍較一項大廣。但於主文爲蛇足。蓋謂義絕虐待之行爲。可行正當防衛。是認此義絕或虐待之行爲。爲不正侵害也。既認爲不正侵害。則此義絕或虐待之行爲。即當然包含於第十五條之中。而對此不正侵害。不問何人處。此皆可行正當防衛。則爲人婦者。亦當然包含於其中。奚待爲此無謂之補條。而婦始有此權哉。且求之實際。人婦之對尊親屬。可行防衛之點。即不加以限制。大都不出義絕虐待之行爲。豈謂義絕虐待之外。尚有所謂不正侵害乎。間言有之。則未有補條之時。固不生問題。既有補條之後。愚知其解釋。非牽入義絕虐待之範圍。必與補充條例相抵觸。請假設二例以明之。譬如。有路人焉。突以白刃相擬。此不法侵害也。又有舅姑焉。每予其婦以難堪。此義絕虐待也。由是。則義絕虐待與不正侵害。範圍顯有廣狹之不同。茲限於婦者。僅義絕虐待。然則非義絕虐待。即不能行正當防衛矣。果爾。則使舅姑平習。未予義絕虐待。而突以白刃相擬。婦將束手待斃乎。抑可行正當防衛乎。如行正當防衛。則補充條例。又僅限義絕虐待。是逆倫也。如俟有義絕虐待。而後行吾防衛權。則已無及矣。故遇此種情事。甯以義絕或虐待解釋爲宜。夫如是。則仍不正侵害。亦不外義絕虐待。又何必生面別開。爲是無異畫耽耽之虎。而反類唁唁。

之犬矣。

第一項之範圍較二項爲狹。故除嫡母繼母外。自生我者以上。(一)義絕可虐待可。其他之不法侵害亦可總之。欲殺不能不延頸以待。欲杖不能不伏地以從。卽在嫡繼虐待以外。亦無自衛之餘地。如欲賣其女爲娼。女亦不能不聽命唯謹。因此爲義絕非虐待。不能行正當防衛也。然猶不止此。與約法亦大抵觸。據約法五條一項云。『人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國家對於吾民。尙如此尊而且重。事必言公理。行必道法律。豈父祖之權。反在國家以上。竟可以不法侵害子孫耶。況法律之所以予防衛權於人者。事實上固爲防不正之侵害。然非謂某也爲父。恐其子之殺之也。故宜予以防衛權。某也爲祖。恐其孫之殺之也。亦宜予以防衛權。某也爲子。爲孫。爲兄。爲弟。乃至爲路人。恐其某殺某也。故皆予以防衛權。乃以其同爲國民。卽應受法律保護。法律有不能濟急時。卽認爲當然有防衛權。是子孫之取得防衛權。乃以國民之資格。而非以子孫之資格取得之。茲以父祖之故而削之。是不認子孫爲國民。而認子孫爲父祖之私有物矣。法律主旨。固在是耶。又況卽法以釋法。所以削減卑幼之防衛權者。非認侵害者爲適法也。不過爲倫常計耳。然倫常與防衛。不可混爲一談。不能謂無防衛權。卽爲有倫常。茲旣認侵害者爲不法。則防衛者。乃防衛其不法行爲。非防衛其人。故當然得行防衛。其理甚明。如謂此同受刑法適用。同有犯罪責任者。且使一方無防衛權。則使此無防衛權者。對諸不受刑法適用。或無犯罪責任者。

(一) 尊親屬被殺八十二條、似僅限於直系、吳君謂伯叔亦在內、恐誤、

又將何若。○又況徵之事實。吾國故習。父祖懲戒之權。從無限制。爲父祖者。每用懲戒之名。鞭扑橫施。身受之者。無不隱忍。此若反唇以相稽。彼已操戈而入室。若稍用自衛之手段。則立予逆倫之罪名。重予創傷。社會亦無間言。幾若視爲應爾者。親權伸張。實可謂極。縱完全予以防衛權。吾猶見其艱於應用也。況復加以削減乎。近補充條例中。亦有傷害卑幼之規定。似若於懲戒權隱加限制者。然根本既誤。雖定若何之嚴罰。亦無非空文而已。而況輕傷得免。重傷自可援之。以大減乎。進一步言。卽謂輕傷亦不得免矣。則試問。父致子以輕傷。幾曾見有子告發者。無論輕傷卽爲重傷。告發亦所罕聞。縱或致死。若非有欲。磕詐者。或挾嫌者。欲遂其私。則檢舉亦幾無人矣。輿言至此。則吾卑幼之正當防衛權。較他國尤不可削。而茲竟削之。又無異澆火以油矣。且暫行刑律傷害罪中。對於卑幼之刑最重。其維持孝道之點。亦可謂亞東之特出者。主張人道者。猶且病其過重。茲以爲未足。復重以削減防衛權。吾不知造例者之人道思想。究胡似也。

雖然。度造例之當時。羣目所集。無非爲維持孝道。以爲不如是。將大啓殺親之漸。必且有旋首三復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以爲造例之本者。設心如是。未爲不良。無如僅具片面眼光。不識法律大體。與國家人民之關係。故所見終止一斑。白虎通不云乎。『父殺其子。當誅。何以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故父不得專也。』記曰。『從父之令。不得爲孝。故當不義則爭之。』書曰。『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凡此諸旨。與前舉西哲所言。實同一揆。而尤足證卑幼之正當防衛。先賢未

（一）此段當徵刑法對於人之效力及應編牧野英一口授刑法總論之正當防衛首段恐冗故略之。

否認之。獨是吾本數千年禮教之邦。孝之一字。尤爲特重。朱子所以訓爲百行之原。然先賢之能識孝眞義者。固不乏人。間有稍涉迂拘者。則恒偏於一方。遂致流爲專制。野心君主。利用其機。臣下復從而和之。故頌聖者。莫不稱我皇上。以孝治天下。於是流風所被。直醞成「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之謬。賢士大夫。賢孫孝子。以是而枉死者。不知凡幾。今縱昌言復古。諒必不至於是。而乃爲維持孝道。仍欲以前染餘毒。賜之來者。恐世之爲子孫者。未必欣然下拜登受也。愚年方少。不似造例諸公。多已脫子孫之籍。而取得殺人不還手之權者。貿然侈爲是說。甯非不孝之尤。然而無傷也。愚之主張。非教人以不孝。不過教孝。自有教孝之方。不得犧牲人權。極端壓制。以規復橫蠻無禮之孝道耳。請更言教孝之方。

就刑事政策言。勿論一般預防。特別預防。着眼點恆在社會。蓋犯罪起於社會之原因者。據歐美新人道主義者之調查。十而恆得八九。(一)即就吾孟子所言「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材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亦無非謂社會爲犯罪之誘因。可知人性皆善。非生而卽爲殺人者。況不孝乎。祇以社會墮落。外物習染。遂致日趨於惡。苟欲滅此種犯習。非從事改良社會。振興教育。輸入國家思想。家庭教育。尤使其特別發達。則國民道德。無由增進。此班固刑法志論所謂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若削減防衛權實。非善計。況防衛云者。侵害之對待。苟無侵害。何來防衛。茲乃不求侵害。不發生。而反助長之。并大昌其說曰「恐自託於正當之防衛」。(二)愚意如是深謀遠慮。則正當防衛。非全數

棄而不用。必將四萬萬人二分之。使半數無防衛權。方可無慮。何以故。彼恐子孫之託名防衛也。獨不恐父祖亦託名防衛乎。推之天下。有防衛權者。獨不懼。皆託名乎。此種理想。未免過於深細。然而似此專求壓服一方。謂爲維持孝道。亦不過周厲王之弭謗耳。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縱殺盡天下之爲子孫者。夫復何益。吾恐矯枉過正。反足以間父子之親矣。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相責以善。且不可。而願可以惡助之乎。又曰。『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是則人性常如水平線。突生波折。莫非有激而然。所謂挺而走險。急不能擇。亦屬勢所必至者。人性然。社會現象。何莫不然。譬如天平。兩端原自平均。好事者苟加一碼於甲端。或於乙端減一碼。而乙端終爲甲端所動。茲之所爲減乙端一碼之類耳。天下無事。庸人自擾之。謂矣。苟能循執兩用。中不激。不隨之道。以人道爲主旨。以國家爲前提。則卑幼以有防衛權之故。反足覺悟。尊親視爲私有之惑。止慈者。止慈。止孝者。止孝。融洩之象。天倫之樂。自可常見於家庭。大道未廢。不言仁義。而仁義在其中矣。愚腹儉言。止於此。改正刑法之會。不遠。是否再貽伊戚。將拭目以觀其後。

國文教科取材私議

梁漱溟

夫文字之用。始以綜事。揅意。不以耀觀覽也。然人性好美。或以耀觀覽而爲之。亦猶衣服。始以蔽體禦寒。而人知既進。亦以飾觀好。此同爲人類需求。無可賤視。而其本末緩急。要不可淆也。本不立。則無事。其末

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此又人所通識。顧今之爲國文取教材者。皆反此。豈不悖邪。科舉旣廢。廣敷學校。凡天下之所誦習。莫非古文辭。溯其立名。蓋唐之梁李韓柳。獨孤皇甫之輩。屏棄駢儷。競爲散文。欲以反古所爲立也。其後宋明代有作者。清世方苞。建爲義法。學者必稱桐城。考其所爲。皆毗於美術。將以耀觀覽。固文字之末務也。此其說宜委曲申之。李南紀韓集敘云。文者貫道之器。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文者以明道。王介甫上人書云。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蘇軾諸策亦世所目爲經世文字。凡此皆古文家。將以文載道。經世之說。若不以耀觀覽者。則吾說非歟。是甚不然也。其爲是說。厥因有五。蓋駢儷淫肆。佻薄爲古文者。力反所爲。兼懲斯弊。深自矜重。一志慕三代。三代之文。多道仁義。二而足。使其文磅礪有生氣者。又唯忠義節孝之情。三而繪畫淫佻。非其任也。四又則不識文學。自有足重者。在必欲假載道經世以爲重。五故細研所謂載道云者。卽此表章節孝稱道仁義。非能樹義析理。有條成貫。經世云者。亦只縱橫自喜。非能覈論政事。訂議典憲。於何證之。曾滌生與吳南屏書云。古文無施不宜。但不宜說理耳。劉孟容爲文喜談性道。曾亦遺之書。以爲未宜兼顧。吳摯甫與人書云。說道說經。不易成佳文。又云。於文體有妨。今人姚君仲實所爲文學研究法。姚桐城人也歷舉文學家異乎經學注疏家。史學典制家。及政治家性理家。爲古文者。固自道之矣。方望溪古文約選敘言云。武帝以前之文。生氣奮動。儻排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昭宣以後。則漸覺繁重滯澀。劉子政傑出不羣。然亦繩趨尺步。張濂卿云。韓文或突起。或突接。或直下。皆兀岸無匹。又云。四面寫來。似無倫次。夫儻儻云。不可方物。云。突云。直云。無倫次。云。此不可以期諸說理之文。而繁重云。繩尺云。此又說理之文。所難免。或不可免者也。說理之文。務爲整齊。縛密生

意自少。其旨以曲盡其理爲歸。文字本體或非所問。而所謂古文者。其旨趣乃唯在此本體耳。旨趣唯在本體者。以求其文之美爲歸之謂也。凡不同之旨。不可並存。會有抵牾。必滅其一以存其一。古文者。蓋滅綜事。掩意之旨。以存耀觀覽之旨者也。姚君文學研究法。於此乃復有迴護之說。以爲焉必不可以談理。因引赤壁賦等篇爲證。不知此非說理之文。但偶爲語以表其理想耳。其下又云。信手拈來。皆有仙氣。夫仙氣焉得爲理。又引姚措抱之言云。史記周本紀贊。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此太史公之考證也。何等高古。豈似後人刺刺不休耶。夫考證以確信爲歸。此而賞其高古。惡其刺刺。何異於飲饌辨妍媸邪。古文之毗於美術。固不可諱哉。凡此證據。苟不厭煩絮。蒐而集之。可累萬言不盡。夫一民族之與立。又化也。文化之中心學術也。學術所藉以存且進者。厥爲文字。(上古簡牘繁重。或由口授)存者敘述。故興綜事之類也。進者揚摧新知。掩意之類也。今舉國以治古文。圖耀觀覽而廢綜事。掩意之本務。則是斷毀學術。阻逆文化。而使吾族不得競存於世界也。嗚呼。豈不悖邪。

章實齋文史通義云。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爲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唯以好尚逐於文辭焉。此其所指。唐宋以來。所謂古文者當之矣。蓋學術之蕃。戰國爲盛。故其文誠著述之文也。著述學術之文漢武以後。學術陽若一於儒宗。而實陰雜諸家。學無所主。語多依違。唯以好尚逐於文辭。而有著述。其文非著述之文矣。文以著述。學術者必本名家。故學盛名家之說亦盛。孔子言正名。孟子距諛淫邪遁之辭。墨荀各有專篇。鄧析尹文。乃以樹專家。而後世無聞焉。則後世學敝而著述之文不講也。餘杭章氏有言。自唐以降。持論不本名家。外方陷敵。內則亦以自債。又云。以

甄名理則僻。違而無類以議。典憲則支離而不馴。又云。忽略名實。斯不足以說典禮。浮詞未翦。斯不足以窮遠致今。誠欲蕃進學術。融會歐化。奈何取材學。敵之候。不堪用於著述之文也。堪用於著述之文。厥唯晚周東漢與魏。晚周卽戰國矣。其宜取材不待言。顧其文猶或不逮漢魏之爲適宜也。漢魏之文勝於世所謂古文辭者。三勝於晚周文者。一者毗名家而不毗縱橫。一者詞旨瞻富。弼中而彪外。一者氣息平近。摹習甚易。前二者勝於古文辭者也。末一者勝於古文辭。且勝於晚周文者也。古文家纂次古文。未嘗不及晚周。顧其所取恆爲說士縱橫之詞。而鮮及諸子立意述學之作。蓋縱橫則多姿。而本名家者少態。也。爲古文者必卑東漢與魏。其故不止一端。而毗名家不毗縱橫亦其一也。章氏云。魏晉之文大體皆埤於漢。獨持論彷彿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爲百世師矣。此謂其毗名家也。縱橫家言滑突。是非詭亂。名實辨事立說之大忌。故曰。所謂古文辭者。不若漢魏文也。夫漢魏文何以彷彿晚周。以其有所論著不同。夫唯以好尚逐於文辭者耳。是以論者目以經子。漢魏叢書以經史子集分部其文非零篇單章。而累帙成書。故晚周漢魏之文亦可曰學者之文。唐宋以來所謂古文辭者亦可曰文家之文。文家之文矜縱橫。則鳴異說飾冲穆。則守常論旨義多無可取。學者之文有所主。不若是也。申旨樹義。又必有詞。詞者名詞。非藻飾之謂。蓋人事日蕃。名詞亦以析而愈多。劉邵著人志方人剖辨入微者。以詞富得以盡意也。古文則喜縱橫者。繳繞其詞。尚冲穆者。循至枯寂。今之習者。兼治科學。不能博覽古籍。所讀不出策論表誌傳狀之屬。以故恆苦詞窘。不足以摹狀事物。此非細故。故曰。漢魏之文詞旨瞻富。世之古文辭弗逮也。文不以耀觀覽則高古。非所取。平近非所棄。而今日之計學術爲急。則省學者習文。

之力以治科學。固所當務也。故審摹習之易者。則平近其選矣。此又漢魏文之勝於古文辭者。且勝於晚周文者也。

信如右說。則何以處古文辭。曰。吾故言之。同爲人類需求。無可賤視。不可爲國文教科之材。非遂吐棄。是宜以入大學文科講習之耳。

今之操國文教科取棄之權者。半爲書賈。半爲教師。教師不用書賈選本。而自爲之。則皆尙古文辭者也。古文已不堪用。而書賈之謬。更倍於是一者。雜取駢文。夫古文辭且不可取。何論駢文。駢文直爲美術。非止毗近。其不適用。盡人而知。況以著述學術。語必排偶。韻必疊聲。又必運典故以實之。學子好玩華采。而不能專其事。偶一摹效。必有舛錯怪違。大可駭笑者。夫爲文。偶呈精采。非爲可貴。亦非甚難。而雅馴無疵。斯最貴。又最難耳。今駢散雜取。無望其文之潔矣。一者雜取詩歌。謬云怡養性情。不知其乖教科之義也。西文讀本雖有詩歌。然其文去言不遠。詩去文不遠。韻律遠不及中國之細。爲之不難。中土詩歌。如其所選不逾十數。豈謂讀此。遂可習作乎。不能習作。何教之云。旣取詩歌。宜及詞曲。何爲獨遺。是知其說固不可安耳。一者雜取古今各代之文。各代之文。氣體各異。今其所取。上起三代。下逮現世。相去數千載。氣體愈遠。摹習不專。都無所類。而一篇之中。舉詞如此。構句如彼。至呈異觀。故取材莫若限於一代二代。時不相遠。氣體彷彿。學者耳目所染。不出乎此。行文吐詞。不期而循成規矣。選文者不此之知。又一失也。聞京師學務局。以學生文課。愈以蕪陋。徵意於各校教員。自我視之。書賈選本之謬。實爲之。然書賈選本必經部審定。則厥咎又有歸矣。議旣竟。更條列大意如左。

一國文教科取材以漢魏文爲最宜

一不取世所謂古文辭

一不取駢文

一不取詩歌

一取材家數宜少時代宜相去不遠

通訊

釋言

(致甲寅雜誌記者)

其二

記者足下。往者數相遇於京師。竊慕明德。迴環不已。自讀甲寅。佩恨交集。佩者以今日號稱以言論救世者。惟足下能副其實。恨者如遠之徒。乃亦列身言論之界。以點辱公等耳。每與同人論議。以爲今之作者。富推足下。非惟名理通論。足以抉發隱微。生人哀感。卽其文體組織。符於論理。亦足爲一大改革家。去歲以漸生來書。遠因作覆之便。表示傾仰。置書於案。竟未發郵。蓋比年以來。如吾儕者。大半皆荒懶。沉廢。坐待委化。飲食起居。都非得已。如此等事。亦荒懶之一端而已。望達漸生。恕其無狀。鄙人溷跡京塵。墮落達於極地。率以圖窮匕見。今亦不能不遁出於此咫尺之外。現卜居於滬。擬二三月已後。赴美游歷。期以恢復人類之價值於一。蓋世事都無可談。卽有所陳。猶之南北極人之相去。而乃互道寒暄。究其相去之度。若何。此兩極人。皆不能自喻。故費辭耗時。甚無謂也。大作如林。遠雖不能盡憶。然尙異一論。最所傾倒。以爲改革之初。雙方之人。互持此義。何有今日。雙方之人。初自以爲政見互異。而不知在一國中。僅此一羣。足名優秀。此而不能合。則與其他云云者。豈有合理足下某著論。國人各有優劣之點。今以政象。乃令一切之人。發現其劣點。而不能發現其優點。竊謂優點雖未發現。而其本質固存。特未經化學變化之作。

用。今有一羣質點迥異。則其爲合豈不愈難。今所見同人。皆將其劣點發揮至於極地。然其本質固可同也。遠本無術學。濫廁士流。雖自問生平並無表見。然卽其奔隨士夫之後。雷同而附和。所作種種政談。至今無一不爲懺悔之材料。蓋由見事未明。修省未到。輕談大事。自命不凡。亡國罪人。亦不能不自居一分也。此後將努力求學。專求自立爲人之道。如足下之所謂存其在我者。卽得爲末等人。亦勝於今之所謂一等脚色矣。愚見以爲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說起。洪範九疇。亦只能明夷待訪。果爾。則其選事立詞。當與尋常批評家專就見象爲言者有別。至根本救濟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要義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藝復興爲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語其消息盈虛之理也。然如足下今茲所爲。覺世曉民。其於國民本分亦已盡矣。一兩月後。當以渡美過日。未審其時能否賜見。一通誠悃。傾慕之誠。於今始得一吐。後此方廣續欲有以求教於足下。惟遠厭絕聲影。此函所陳。可爲足下道。難與俗人言也。黃

遠庸白

其二

記者足下。前書剛發。得讀九號甲寅。足下於遠之隨俗苟且之不通文字。乃更賜以駁斥。足下之所以待遠者厚矣。遠今且未能明言。必須作此一篇不通文字之故。惟卽原文論。有數要點。宜告足下。(一)劈頭卽明言此事在法律上不得討論。(二)結尾謂以外國博士涉論及之之故。引起國人注意。亦不爲無益之事。(三)雜引南海之言。指斥專制一切皆蔽。隱主諷諫。(四)雖引波氏之說。而不引如足下所引下文

者非遠不省。蓋欲求彼中人自悟。總之此作出於不得已。而主旨尙未過于沒却良心。然遠因此大受若痛。乃至不能不圖窮匕見。如前函所稱遁出於咫尺之外者。此誠無一駁之價值。而欲求大雅之恕其無狀而哀其遇者也。貴誌所登梁君鵬一書。尙誤會遠來滬主持某報。此實遠未離京以前態度。不能十分明瞭。有以致之。然梁君與遠僅一面之交。既已有此過信。而猶不薄遠爲不足教。乃以操行可信。及別有政治見解見譽。足見今日海內尙有此等仁人君子。特恨如遠之徒。修名不立。遂令忠厚者亦不能無疑耳。然遠雖愚妄。亦何敢以今日政象尙有贊同。或爲其他作用之餘地哉。來此幸已脫離一切。此後當一意做人。以求懺悔居京數年墮落之罪。然遠與上海亞細亞報實無一日之關係。且其脫離。在此報未出版前。絕非僞於隱禍。而後有此首尾兩端之舉。此則敢以人格爲證。欲求見諒於海內之仁人君子者也。哀悔憤慨。不可盡言。黃遠庸白。

記者既得黃君書。卽裁答如下。

遠庸先生左右。辱書曲賜獎進。如釗凡鶩。何以克當。至假藉鄙狀。以形左右之搗謙。讀之尤爲慚惡。曩見北京亞細亞報。載左右所爲一文。其時釗正草帝政駁義。將雜取所已表見之鼓吹文字。擇其可駁者而駁之。以左右縱橫論壇。久已主持風會。懼聞之者相與唱和而表裏也。則漫錄數節以入吾文。藉資商榷。初未計及作者處境之如何窘。設心之如何苦也。如此輕薄爲文。本是書生惡病。而釗尤甚。年來執筆。類以此態施之時賢。甚至老宿若康梁。其文有所不可。亦不肯一毫讓。固不獨於左右爲然也。邇者吳君孤峯馳函詰責。謂不應不察內地言論家境遇之不同。尤不應昧於前後時勢之有所異。若

以此類預籠統之調。妄加攻詰。則後禍將不可言。一語一針。令人媿汗迸發。今讀左右「哀悔憤慨」之書。詞情隨激。雖有不同。尤使讀者類首至臆。不知所爲矣。願左右勿復言此。十年以來。釗去國之日。十居七八。國中賢者。頗少瞻依。至若左右。雖乏久要不忘之誼。而平昔聞之於友朋。證之於論著。曩在京師。爲少年中國報。慷慨奮迅。燭照幾先。至今未或忘之。稔知於梁君所謂操行可信者。斷乎無違。憶在京師。相遇於佛蘇處。左右於鄙著

多篇。未暇評騭。而惟稱獨立週報與某君言黨事爲梁任公辯護一書。謂有此文。他文皆可不作。末俗澆漓。惟此足以醫之云云。是釗無他長。唯天性不甚薄。左右亦既知之。今又何至觀君子之過而妄施小人之腹哉。願左右勿復疑之。夫人心有其公。同物性有其通。質吾輩讀書明理之士。苟猶不知所以發揚。公同貫融。通質之道。則於斯世。更將何之。當帝政之議未興。釗與友人聚議。逆料興時。必且一空全國之清流人士。而苟賈之。由今觀之。乃知未確。大凡其人之行止。以爲有關係。不可不審慎者。今皆無負天下人之觀望。左右云「本質固存」信然。信然而今而後。可從容上於「發現優點」之途矣。願左右勉之。辛亥以來。有爲之士。未明異同離合之術。自隳其可同之基。而強萬不可同者。以爲同。以致國事敗壞。迄於此日。今既共明其所以然矣。則組織可同者之大同盟。以清國蠹。正吾輩所有事也。此意前已函告孤峯。頗以爲知言。賢如左右。茲責又豈可卸。昔侯朝宗與人書。謂人之所以自立者。兩種非有所建。豎則有所捐捨而已。左右稽滯京師。聲華甚茂。今決然「遁出」。可謂能捐捨者。若夫建豎。僅止於「努力求學。專求自立爲人之道」已乎。則猶未也。在昔文化未開。舍官無業。世不我用。雖才亦廢。則獨善其身。以求自了。猶可以言。今者有才。以自用爲期。民權非奮鬪不得。而乃稍違非議。輒思

引避將何以識艱貞於板蕩。別宏毅於斗筲。故壯游北美。事固可嘉。唯在今茲。恐猶未當。願左右且復思之。提倡新文學。自是根本救濟之法。然必其國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線下。而後有社會之事。可言。文藝其一端也。歐洲文事之興。無不與政事並進。古初大地雲擾。梟雄竊發。躡蹂蠻舍。僂辱儒冠。幸其時政與教離。教能獨立。而文人藝士。往依教宗。大院宏祠。變爲學圃。歐洲古文學之不止。蓋食宗教之賜多也。而我胡望者。以知非明政事。使與民間事業。相容。卽莎士比。豈俄復生。亦將莫奏其技矣。質之宏達。以爲何如。聊佈腹心。依依不盡。

釗白 九月二十七日

改造乎因循乎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政象混勢。至今日極矣。談國事者。大約歧爲二途。一曰改造。二曰因循。二者攻守不同。而各據至堅之壘。今請得簡舉其詞。以明之。爲改造之說者曰。政府之無狀極矣。聽其所之。國必亡。欲國不亡。宜急推翻。現在政局。改絃而更張之。且吾非不知今日民窮財盡之不堪再擾也。特爲久遠計。則不能不忍目前之痛苦。譬之治疾。惡邪入據臟腑。旦夕就斃。但能滌內絜中。保全壽命。雖決腹流腸。亦病者所不宜辭。此兩害取輕之說也。愚聞而是之。爲因循之說者曰。政府誠無狀。必謂其以亡國爲快。吾殊未之敢承。況舉世滔滔。一邱之貉。又烏知夫後來者之必有以愈於今耶。且改造之事。未必能成。卽成矣。而擾攘之餘。痛深創鉅。精英蕩盡。國將不國。又安有施展之餘地。故與其鹵莽將事。僥倖於不可知之改造。吾甯稍

安毋躁。徐圖善機。猶不至速禍而促亡焉。此又兩害取輕之說也。愚聞而是之。兩說既據愚胸。覺左右不知所可。於是。有詰愚者曰。聽政府之所爲。國其能以不亡乎。則應之曰。不能不能。然則起而改造之。可乎。又應之曰。不可不可。人見愚之爲此態也。遂從而字之曰。中立派。雖然。中立一語。果足爲吾人安身立命之地乎。略一轉念。卽有以證其不可。蓋吾儕中國人也。生命財產之所託。歌哭宴遊之所寄。休戚榮悴與國消息。無論其爲強暴所污。抑爲狂且所逼。凡加危害於吾土者。在理宜排而去之。不應默爾息也。人亦有言。局外中立。以其局外故能中立。今吾儕顯在局中。其無中立之地明矣。若謂因循亡。改造亦亡。殊途同歸。又焉用擇。作如此絕對悲觀。固無論列之餘地。反之而猶懷萬一之希望。欲覓一途以自效。則舍此二者無他道焉。難者曰。絕對悲觀。可不論矣。脫有人於此。其觀國也。不悲而樂。以爲改造固足以存。因循亦未必遂至於亡。二者等量齊觀。不容有所軒輊。若此者。謂之中立。不亦宜乎。曰。惡是何言。吾國險象畢呈。僥焉不可終日。於四面楚歌中。闢一生路。至不易得。而曰任由何道。俱足以存。此種大言。誰則信之。今且曲徇論者之意。假定俱足以存矣。而存之道。又必有遲速難易之差。其差卽微。亦當有十一百一。千一萬一之可言。策國者似宜擇其易而速者。以致力焉。不應袖手傍觀。侈言立中也。於此又有以調和之說進者。則請誦貴記者之言曰。「調和生於抵力。今之抵力安在。」卽此二語。已足了之而有餘矣。故愚以爲今日不講自存之術則已。若尙欲攻究之乎。則請擇於斯二者。至於趣舍從違。雖因各人之觀察而有不同。而其觀察之共通方式。有可得而言者。改造之事。愈危則容諒。政府宜愈寬。反之而政府所爲愈危。則希望改造宜愈切。吾人當以改造之危爲容諒政府之最大限度。越此度焉。則改造從之矣。今之政

府。其已越此度乎。若猶未也。其進行之標。與此限度向背如何。愚願國人之略加以衡量也。愚言似近煽動。然不能因此而閉所欲言。要之鄙意無他。亦在覓一安身立命之地而已。貴記者其謂之何。張繼
良白

決心與實力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前清末造。政局日卽於頹唐。然亦頹唐而已。祖國現象。則頹唐而外。隱具一種陰森之氣。以故海內外士夫。較前清高壓時代。畏葸有加。東西洋留學界。何止數千人。能侃侃作政談者。蓋亦甚罕。豈真傑出者絕無而僅有。抑亦此種陰森之氣。有以懾其口而寒其膽耶。留英學界。近有組織某學報之議。居然以不涉時政等語。撻入規章。亦小滑稽之一也。下走曩論中日交涉事。嘗謂中國之亡與不亡。不在政府之能戰與不能戰。要視國民之怯與不怯。不必問政府有無抵抗之實力。當先問國民有無抵抗之決心。此對外之說也。對內亦何莫不然。吾人今日果無奮爭自由之決心。更從何處得奮爭自由之實力。下走蟄居遐域。於國內近象。或未盡得其真。然逆計共和政體之下。無論政治當局者如何闇昧。詎能不容吾人平心靜氣。討論真理。若吾人始終不爲黑白之辨。則披髮入山。或稱功頌德。不更愈耶。嗚呼。國是飄搖。全國已入徇徕迷離之境。故總統新選舉法之頒布。而主張提燈會者有人。五月九日之交涉披露。而主張提燈會者又有人。如斯種種。倡之者或爲無恥。和之者庸詎知其不爲無識耶。苟不及時揭其真

相將見吾民已死而不識致死之由。更從何於未死而得一療死之方。此所以誘起國民多數之覺悟。恢復社會多數之良心。爲吾黨健者當今唯一之責任。足下主纂甲寅雜誌。正言讜論。每一披誦。輒用心佩服。海內外有識者。必不視爲一家之私言。可斷然也。

樊定白
八月十六日
自倫敦大學

責任心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兩年以來。廉潔之士。無不遠舉高蹈。或潦倒租界。或飄泊異鄉。其中多富於學識。道德高尚。方之各邦賢哲。無或多讓。而竟令其懷寶而藏。不可哀耶。夫寶雖藏。數十年或數百年後。啓而用之。不損於前。而人則浮生若夢。平均計之。自三十歲至五十歲。爲一生事業發展時期。過此以往。則日就衰邁。即歷史上間有成功暮齒者。亦不可多覩。特遇一二於千萬耳。且古代政治寬簡。雖極暴戾之世。尙得逍遙林泉。寬閒自樂。不至憂傷損其天年。然且屈原賈子。竟以懷才莫試。而抑鬱自戕矣。而今日果何如也。其安居山林者。不識字之農夫耳。無用之學究耳。其稍有抱負。而不肯全流合污者。不見忌於當路。則受逼於蠹紳。(地方紳士多迎合當道意。陷害善類)雖欲閉戶自修。又奚得而安其室耶。昔龔定庵有云。古書先冊。聖智心肝。不留京師。蒸嘗之宗之孫。見聞媿媿。則京師賤。賤則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矣。如是則豪傑輕量京師。輕量京師。則山中之勢重矣。(見尊隱篇)今日蒸嘗之宗之孫。見聞媿媿。無異龔先生所云。特山中之勢。未見其重耳。近人文謂不患不賢者在上位。而不能降。患在賢者居下位。而無由升。今

日之賢者。豈僅無由升而已哉。蓋欲求安於草莽而不可得。嗚呼。賢人者國家之心。人去其心必死。與死人全術而索其無亡不可得也。某書至此不禁爲賢人悲。又爲中國悲。實亦自爲悲也。然物極必反。剝極必復。聖門之學。曾子最爲篤實。頗似今世實行家。而曾子學問最得力處。則在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數語。夫人所以能自立者。在於責任心。一息尙存。卽一息之責任未釋。然則賢者今日雖不得安居。賢者之責任未之或息。賢者之責任未息。則所以謀吾國之盛興。醒吾民之迷夢者。亦未有已。至此又復爲吾國大幸。爲賢者幸。而個人悲極樂來。遂覺前途尙有無窮之希望。然推原此希望之生。原於責任心。是則責任心愈重。持責任心之人愈多。則後來之希望愈大。此卽足下所謂代價也。亦卽所謂知吾國卽亡。而收拾民族之責。仍然不了云云之意也。使讀書明理之士。聞足下之言而興起。一洗從前利祿榮辱之念。而求得真我。並盡其應盡之天職。則中國雖弱。尙可爲也。不然。人懷畏蕙觀望之心。棄其責任。而欲自免於危。則朝鮮印度猶太波蘭其前車矣。夫朝鮮猶太波蘭亦未嘗無二三志士。力圖恢復。而卒不能成功者。則以弱不求強。而欲謀之於已亡之後。之徒。勞難濟且足。徵國內苟無多數國民力自振奮。徒恃二三志士奔走呼號。而人莫之應者。之斷難免於萬劫不復也。某甚愚鈍。差幸所志不至與足下背馳。是以忘其鄙陋。略陳所懷。頃讀大著國家與我。揭破僞國家主義。復提醒國人自覺之術。回環諷誦。不能自己。因卽盡其在我之義。稍爲推論。弁陋之辭。不暇計也。

魯尙白

國家與我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處天地晦冥羣邪構閃之日。衆生猖狂莫知適從之時。猶有一線微光。照耀大陸。俾末劫悲憐無告之民。尙認得些微塗徑。不至爲鬼爲蜮。流浪無歸。則足下之功偉矣。緬惟莊生人與人相食之言。不圖聖人之餘毒。至我生親見之也。輒近政局。本爲最後之波。故受害亦最烈。馴至亡國滅種。則其罪大矣。(按此非詆譭聖人之言。歸罪聖人。聖人亦不受。然其迹爲大盜所盜。則有不能辭其責者)獨怪今之自命爲政治家者。尤復推波揚瀾。存雄而無術。所謂籌安會者。其郭子玄之言。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愧而不知恥者乎。莊子在宥 篇注語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攫人心。楊度輩又何足責耶。曠觀斯世。中知之士。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任眞者失其據。崇僞者竊其柄。是以賊民交興。廉恥掃地。欲國之不亡。安可得哉。嗟乎。嗟乎。道心已在剝復之終。神州終有一度陸沈之禍。千年汚毒。當從大海滌之耳。所可冀者。天道周星。物極尙希其必反。與足下盡其爲我之說。可以忍死須臾而已。追惟斯義。輒不勝悲。蒼生其難逃此劫乎。我神州文化。其亦將長淪劫灰中乎。則又瞿然憤然。爲世界人類痛矣。爲今救時之計。固莫先正名。然華實槁剝。名將何立。(近頃亞細亞日報發行於上海。乃亦有所謂正名說者。非吾之所謂名也。可勝痛哭)其次有爲懺悔說者。然此須大難臨頭言之。今日者。賊梗於心。榮生於膈。其奚從懺悔之也。而所謂我者。亦有眞我。有假我。足下所指其眞我乎。若假我。則人得足下之言。方自詡其所謂我矣。昌言國不足愛。而國亡不足懼者。果亦有其眞我否耶。此則既知國家之我。尤須知我之眞我。國家之我。法之我也。我之眞我。道之我也。法之我不。一道之我。則一以貫之。希足下

注意者也。蓋時之今日。大道橫流。齊物一論。亦無補救之餘地。餘杭章先生。佯狂自解。卒亦難逃幽羈。仲長統所謂。苟使豺狼牧羊豕。盜跖主征稅。則惡復論損益之間。賈生所謂。長太息痛哭流涕者。此矣。足下諒節孤襟。不以濁世灰其深憂之懷抱。莫名欽佩。倘亦明知其不可而爲之耶。哀莫大於心死。今持哀不衰。則或者有我心開朗之一日乎。僕顛蒙無知。遁迹鄉間。依草木以活世。一日得甲寅讀之。殘夜燈闌。轉側無寐。忽涕泗交流。枕函盡濕。爰以所得拉雜書之上。足下。足下其以爲可教焉。則當有以慰小子之悲矣。

黃黻民白

共和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讀第七期共和平議篇。周詳鄭重。若逆知大難之臨頭。橫禍之竊發。心所謂危。不敢不告者。於時共和雖深見惡。猶有神聖不可侵犯之觀。竊念足下之言。或不過護花籠月之意。自妖孽橫生。興風作浪。共和之花。橫遭摧折。委在泥塗。雖間聞仁人太息之聲。恐終等孝子撫屍之泣。嗚呼。今日而與足下以知言知幾之名。足下其忍受之也耶。雖然。嘗讀龔氏之詩矣。『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夫庸知他年。枝頭挺秀之葩。非卽此際。籬邊就萎之物。薪盡火傳。此物此志。法國往事。卽詔我輩無餒者也。足下勉之。近檢閱週報第一期。載足下與某君書。有孫少侯強足下入同盟會事。今所謂六君子中。儼然有孫少侯者。此籌安會之孫少侯。是否卽昔日之孫少侯。如其是也。抑何轉緣迴黃。若是之速。上天下淵。

若是之遠。古德諾氏之國體論。繆戾支離。如傑淺學。且能見及。初不料堂堂大邦之博士。竟爲此言。聞韋羅貝氏與古氏出入相追隨。不聞於古氏政見。有所參與。豈意見一致耶。抑彼善爲良知說者。果能不淫於富貴耶。足下許其學。必能知其人。願有以詔我。

陳傑白

孫少侯。猶是昔日之孫少侯。韋羅貝。尙是昔日之韋羅貝。

記者

呼者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近者變更國體之爭。盈於人耳。中外各報。所占欄幅幾半。而我大總統盛德高誼。謙讓未遑。其言曰。皇帝既非所爲。總統亦非所願。是真華盛頓之用心也。然竊觀吾國古史。凡一代偉業之成。不在乎一人之取舍。而恆視乎攀附擁帶之力爲何如。如果其一日黃袍加身。雖欲棄如敝屣。而事勢上常不可得。然則居今日而欲卜此事之是否實現。誠不關乎我大總統之有無此心。而惟視輿論之贊否。至於何度。可斷言也。夫輿論之成。固成於多數。然其始。常自少數有力之言論家。登高奮呼。其所呼或出一致。或相反對。不必論也。然多數人自此從而附和之。駁詰之。相摩相盪。而最後之結果。乃見是此種輿論之能否及。早成熟。又視呼者之致力爲何如。國內日報雖多。然足引起人之注意者。殊少。不足當呼者之目。以鄙人之私意測之。其足當此者。惟足下所撰之貴雜誌。及梁任公所撰之大中華雜誌。是則居今日而欲求得一輿論之宗匠而附和之。反對之。不得不有望於兩先生也。足下前著共和平議。深切著明。勿論人之

反對贊成。總可謂已盡呼者之責。惟大中華出版既屢愆期。而梁先生即有一二撰述。復未及此。豈以此事爲不足輕重而姑置之歟。抑亦仍持不作政談之宗旨而默然歟。然先生近又被任爲憲草委員矣。即欲不談。又烏可得。此中消息。誠非草茅下士所能揣測也。愧甚不宣。

王燧石白 八月三十日

呼者之責。梁先生誠足盡之。若愚所爲。亦如春鳥秋蟲。鳴其所不得不鳴者耳。如足下所稱。豈敢當哉。梁先生新著國體論。風靡一時。魯陽一搗。白日再見。斯誠天下之正聲。國家之元氣矣。足下作此書時。固未之見。而其跂望殷殷。可見士林之責。備於賢者者。甚至此。足以勉梁先生而著民間需要正論之亟。故所言雖已過之事。亦樂爲表之。

記者

宗 教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昨論及中國宗教。承命將所論錄出。以多事卒卒。久稽不報。甚愧。今就暇爲一述其意焉。宗教究起於何時乎。以意逆之。則生人之初。各本所知以相習。因其所習。則以相教。漸演漸進。則教之名且變爲學。中國宗教。語其古者。厥惟黃帝。至堯舜始一變。孔子祖述之。建立儒宗。遂與道術分裂爲二。至是而後。迄於戰國。雖老莊盛興。然降魏晉後。風始衰矣。佛教始於漢。盛於渡江。以還。梁唐之君。相率奉之。大有風靡之概。然淨土末流。相承失實。而張道陵之輩。又依附混雜之。致爲通人所不齒。及於今日。蓋不絕如縷矣。若夫孔子之教。自漢以後。在中國有特殊之地位焉。然所葆者。僅君臣之義。至於微言大義。蓋早息

絕矣。綜而論之。今之中國。實一無教之國也。歐風東漸。景教西來。吾國人始憬然於宗教與國家之關係也。而相率昌之。若餘杭之於佛。南海之於孔。是也。而南海於孔。則昌之較早。及於民國。風從甚盛。至衆議泯然。事乃中止。然有其潛力焉。則中國將來之宗教。究屬誰何。未可知也。夫孔教之在中國。蓋早已等於國教矣。何待於昌。且復昌而不可行者何哉。則以昌之失其真故也。蓋孔子之教。有其一貫之道焉。修齊治平是也。其道比於歐教。誠有文質簡繁之辨。然歐人以教簡信堅之故。始慮教禍之紛爭。故防其與政。合繼慮學術之阻礙。故昌其與學。分。至今日。則政教與學。乃截然有各立之勢。反得使人於治事勵學之外。得定志凝神於養魂修性之道。復藉此養魂修性之道。益助其治事勵學之功。自表面觀之。似彼歐人淺識。將吾所謂內聖外王之道者。打作兩截。自實際論之道。愈一則愈精。學愈分則愈密。與其以天縱萬能之德。欲集一身。使百不獲一者。曷若專以修身克己之道。普諸一切。使萬修萬度。循此軌例。故今日通稱爲純淨宗教者。厥惟佛耶兩教。餘少與焉。風會所趨。世論如此。吾旣言宗教勢亦難外。今若認孔子爲宗教也。則佛耶非矣。若亦認佛耶爲宗教也。則孔子非矣。蓋孔與佛耶。有絕不相類之點焉。非孔子之短也。尊孔自有其真焉。非佛耶之可同也。今強比而同之。是自侮也。是侮孔也。事之不便。未有過此者。蓋嘗論之。孔子之教。人道之教也。治道之教也。惟其重人道。故知生不知死。事人不事鬼。今欲使齊民編戶。於法律無用之鄉。教育不及之地。有所恐懼。而不敢爲非。有所欣願。而孳孳爲善。則孔道容有不逮。若夫明德在於親民。修齊將以平治。純屬大人勞心者之學。益非可以家喻戶曉者。漢武首尊六經。著之國典。然求仙服食。徵逐一生。則軀殼以外事。與孔子原不相關也。明甚。以語道德。若西漢明經。東漢尙節。以至宋

明末季。死義相望。則皆由學會黨徒。砥勵而出。與今之教會僧侶。大不相類。今苟慮孔道之廢。則建學宮。立學會。聚徒而教之。可也。苟憂孔祀之荒。則釋菜拜經。要士夫而行之。可也。故講學可以急。而爭教可以緩。修齊在所先。而治平在所後。此則以君師之位。還孔子政教之道。事不失真。有洽衆意。若夫公羊三世之說。禮運大同之旨。用以破孔子尊王之說。則可用以證孔子教主之位。則義多缺漏。更博引六經鬼神之說。以比孔子於耶穌。則大非尊孔之道也。

次論耶教。耶教之於中國。以其傳來未久。故感情不深。義趣簡單。故信奉不易。重以外人之隔闕。教案之紛爭。欲及廣遠。道頗不易。然吾國今者。百事競尚西法。艷彼富強。而不究其所以致之之道。斯爲不揣本而齊末之事。其道何在。宗教是也。蓋凡一人類。必有其共通之天性焉。此性所由來。雖或天時地理。與有相關。而生於其心。發於其事之本。厥惟宗教。原宗教之始。不過語文而已。有信奉者。則變爲規律。傳爲習慣。成爲風俗。而天性卽於其中生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實所謂性者。盡世界無量衆生中。近者甚寡。而通常人類相依以生者。則惟在習佛經謂之識是也。曠觀東西兩族民性。自始皆由奉其古道。德以相率。由積日漸久。則由其偏注處。習爲一種特性。若今之西人。謂東人之變。東人謂西人之執。彼西人好動。東人好靜。西人重剛。東人重柔。等類是也。此種道德習慣。本不可以偏重。然通常民性。鈍鍊既久。則勁氣必減。此中國今日之所以憊也。今代表兩族民性之大凡者。在東厥惟孔。在西厥惟耶。此宗教之關係也。而欲觀察歐風者。尤不可不知耶教。蓋彼能作民氣。普一切。則惟在以至一之歸。奉收紛雜之心。思但起信心。遂生愛力。若夫萬起萬滅之私。無始無明之理。彼或未知。正以未知之故。一切付之魔鬼。一

切聽之上帝。常能以真摯之禱。祈化無量之煩惱。積力既久。則忘識亦漸減少。有合於佛門懺悔之理。依此方便法門。廢時既短。得效亦速。又不礙治事。勵學信力。厚者往往近於宋墨之類。北方之強者。世衰道微。古風久熄。吾民情性。無由奮發。得此任俠勇義之氣。相率振起。不爲無益。佛經云。悲則生勇。若耶穌之視罪人。信徒之視耶穌。莫不以十字架爲極則。因信生愛。因愛生悲。因悲生勇。耶教之義。盡學耶之方備矣。惟此教建立。純依上帝。今之夏民。依神心理。早已晰離。驟與語此。無不掉笑。不知尊天敬鬼之道。本屬吾所固有。孔子以前。凡諸先民。無不奉此爲齋心肅慮之本者。至孔子始隱棄之。若公孟劉柳之說。行而屋漏。彘影之間。民德始衰矣。宋儒本大學知止靜定之說。孟子養夜氣。求放心之旨。旁竊禪意。立靜坐法。既未宗禪。亦不法古。茫茫蕩蕩。空持硬守。使司馬光。張橫渠。輩勞瘁半生。一無所得。則修養之道。以自力爲究竟者。亦可假他力爲方便。若耶穌則善假他力之教主也。學者苟以耶穌爲師。則宜以信仰爲體。博愛爲用。十字架爲究竟。則上帝有無。當可自知。耶穌有言。上帝住我心裏。我亦住上帝心裏。又曰。小子。汝之信力。與汝成就。則純熟境界。自他仍可泯也。若夫創造父子等說。則太古神話。靡國不有。使西學未來。則吾國補天戴地。天子天妹等說。文人詞章。到處漫衍。語涉神異。無關宏旨。不足以伸辨。世運日進。科學漸繁。不能遽使人人進趣無生。滿足萬德。但少有裁制。道德尙不至十分破壞。方便接引。簡異爲宜。此予於耶教本意。而足下前日所論。以耶教爲佛教一級。又記餘杭答鐵錚書。亦有約楞伽五乘之說。耶教正在天人二者之間。卽而用之。亦可等說。合之略同。不必持攻擊排棄之論也。若夫高超死生之外。進窮性德之眞。則有佛教在焉。外此悉秕糠之論。無可語者也。

中國佛教自立之宗教也。自兩晉以來相繼發明者。多在印度佛教之外。若日本若高麗暹羅諸國。則皆得中國佛教之餘者。則謂佛教者中國最逗機之教可也。然歷代相傳。悉宗正法。無論比丘居士。皆直趣佛境。與世間道德相關未深。至明季讀書士子。心悅禪寂。適遭國亂。遂多就死。當其赴湯蹈火履險如夷之時。則皆得力於禪觀之攝持。志意而佛法之益於世用。始彰彰矣。戊申間餘杭東來。始昌華嚴法相兩宗。導黨人以治氣定心之學。然機緣未熟。異議橫生。事乃中止。今七八年間。內觀民德。去前已遠。姬孔禮教。既不足裁制人心。西方神教。益不能以欣洽人意。然則欲拯斯淪溺。絕非外道漏言。所可收效。必也明。因。果。以。杜。其。作。僞。之。心。破。我。所。以。遮。其。妄。受。之。念。若。夫。死。生。之。纏。縛。富。貴。之。貪。著。則。必。以。無。生。輪。迴。之。義。餉。之。以。惟。心。勵。上。智。之。勇。猛。以。念。佛。接。下。機。之。方。便。則。中。國。之。教。直。一。佛。教。而。已。他。皆。不。屑。道。也。昔。顧。亭。林。以。東。胡。僭。亂。神。州。陸。沈。慨。然。於。道。德。之。亡。也。欲。以。禮。教。救。之。乃。著。之。日。知。錄。曰。一。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一。顧。氏。之。所。謂。國。一。姓。之。君。也。所。謂。天。下。國。家。是。也。今。之。國。家。道。德。比。於。顧。氏。時。如。何。禮。教。不。足。以。維。持。人。心。也。又。如。柯。顧。氏。而。在。不。知。若。何。悲。感。矣。然。則。欲。望。中。國。之。不。亡。則。惟。有。急。昌。道。德。欲。昌。道。德。則。亦。惟。有。急。昌。宗。教。欲。昌。宗。教。則。惟。有。直。趣。佛。法。苟。世。界。衆。生。會。有。度。脫。之。期。則。釋。迦。正。教。必。自。中。國。發。達。始。楊。仁。山。先。生。曾。言。之。矣。此。則。予。等。所。頂。禮。默。禱。者。也。或。謂。佛。教。乃。厭。世。落。空。之。教。何。以。濟。世。間。者。應。之。曰。此。其。說。自。宋。以。來。言。之。者。衆。矣。雖。然。佛。法。之。所。謂。空。者。乃。空。其。所。空。非。空。其。所。不。空。也。佛。以。妄。爲。空。故。空。之。衆。生。執。妄。爲。實。故。實。之。此。則。如。來。說。衆。生。爲。可。憐。憫。者。若。夫。世。間。者。佛。經。原。有。分。別。所。謂。厭。者。器。世。間。也。不。厭。者。有。情。

世間也。若佛爲厭世。則不度盡衆生。誓不成佛。其意何取。以形迹論之。則佛制弟子。本有在家出家四衆之別。安在學佛者之盡作比丘比丘尼也。總之佛經雖深邃。然平心正念。取大乘起信論。楞嚴惟識諸經。讀之。亦非難事。得此則佛教大凡了了。若不讀其書而詈其教。則韓愈程朱輩之短見。今無取也。書此既終。有以近日講經會事相質者。謂首倡大法之某君。近正奔走於變更國體事。比之孔教干祿。尤爲不道。佛法於世間道德。究竟何如。求予解答。竊以佛之爲教。廣大深遠。即使專志精修者。一有不慎。卽入魔道。況不修者乎。某君之於佛學。誠非予所知。然學問與修行。別爲一事。今之所昌。專在修行。若夫以大法爲禽。曠與以內典爲詞章者。用心略同。與佛教無涉也。佛經云。勿以法師德行未足。而生厭棄心。當視如革囊中盛金寶。但取金寶。勿問革囊。今願求法者。以法爲心可也。予於宗教。多茫昧無所得。承命不揣固陋。略陳所知。幸垂察焉。

王九齡白

佛理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大誌七期。獨秀君絳紗記叙。於佛理頗致譏難。澈溟竊不能安。略有申說。獨秀君曰。無明無始。詎有終邪。阿賴耶含藏萬有。無明亦在其中。豈突起可滅之物邪。一心具真如生滅二用。果能助甲而絕乙邪。其理爲常識所難通。則絕死棄愛爲妄想。(下略)憶曩庸言載藍君志先宗教建設論。於佛教亦頗致譏難。大意謂生滅由無明。然無明果何自來。世之致疑者。不獨二君。自昔有之矣。從未有爲圓滿解答。

者。此何以故。不可解答。故今僕所申說。亦但申說此不可解答。此其說有四。一曰。所據以爲難者。非我本意。凡百事物皆爲有對。蓋「人心之思。歷異始覺。故一言水。必有其非水者。一言風草木。必有其非風非草非木者。與之爲對。而後可言可思。」嚴譯若果爲無對者。則其別既泯。其覺遂亡。覺且不能。何往思議。同上不可思議。寧可名言。而真如卽此所謂無對者。以假施設。名曰真如。故遣以百非而非。戲論而設。難者皆時然有對之言。非我本意。何從置答。一曰。不可思議。侯官嚴氏云。不可思議之云。與云不可名。言不可言。喻者迥別。亦與云不能思議者大異。(中略)如云世間有圓丸之方。有無生而死。有不質之力。一物同時能在兩地。諸語方爲不可思議。此在日用常語中。與所謂謬妄違反者。殆無別也。然而談理見極時。乃必至不可思議之一境。既不可謂謬。而理又難知。此則真佛書所謂不可思議。又云所以稱不可思議者。非必謂其理之幽渺難知也。其不可思議。卽在寂不眞寂。滅不眞滅。二語。世果何物。乃爲非有非非有邪。譬之有人眞死矣。而不可謂死。此非天下之違反。而至難著思者邪。故曰不可思議也。天演論十案語獨秀君曰。其理爲常識所難通。誠哉難通。不可思議之謂矣。一曰。非推知之事。有元知。有推知。元知者原於覺性。徑而知之。推知者原於推證。紆而知之。前者非邏輯所有事。而後者有待邏輯勘其誠妄。何曰非推知之事。以其爲此世之元始問題。而又究竟問題也。「如物質之眞幻。神道之有無。與夫神質二者之終爲同異。宇宙二物。爲心中之意。抑心外之端。時之與變。是一是二。(中略)其物皆不二。而最初無由推證其所以然。」穆勒名學部首九頁非推知之事。則難者雖有。謹嚴邏輯。以勘我之誠妄。終無當也。一曰。此屬元知之事。不由推知。將由元知。然此元知不同俗所謂元知。俗所謂元知。原於見聞覺知。而此則不原於見聞覺

知赫胥黎云。物之無對待而不可以根塵接者。本爲思議所不可及。天演論論九眞如涅槃。卽此所謂不可以根塵接者。然則何由知之。曰。依佛說而事修證。可以證知其境界。難者未嘗修證。故弗喻也。四說旣竟。吾更舉一相類似之問題。還難獨秀君。以明獨秀君之難。不足以難佛。人性善惡。聚訟紛紜。然必謂性善。則是世不當有惡。以醇善故。今有惡。是知其性必有惡者存也。必謂性惡。則是世不當有善。以純惡故。今有善。是知其性必有善者存也。性旣兼具善惡二者。如獨秀君說。將曰「惡能助甲而絕乙邪。其理爲常識所難通。」而世固有無惡之聖賢。此何說也。此特假設爲譬而已。不可誤。以善視眞如以聖賢視佛。漱溟土苴百家。歸心三寶。然自顧學殖未富。修證會無。常以宣揚佛說爲難。深恐所明不逮所晦。此篇蓋亦不得已云。蔣觀雲先生。曩在新民叢報。關於哲學之著述頗多。深所欽仰。頃睹八號先生手函。知改治財政學。大以爲可惜。漱溟私意財學固不若哲學之可貴。矧旣治哲學有得。而中廢之邪。矧又爲才思如蔣先生者邪。此眞大可惜者矣。餘再白。

白。梁漱溟白

非留學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頃奉示書。所以獎勵末學者。彌至甚媿甚媿。適在此邦。所專治者。倫理哲學。稍稍旁及政治文學。歷史及國際法。以廣胸襟而已。學生生涯。頗需日力。未能時時作有用文字。正坐此故。前寄小說一種。乃暑假中消遣之作。又以隨筆淺譯。不費時力。亦不費思力故耳。更有暇晷。當譯小說或戲劇一二種。近

五十年來歐洲文字之最有勢力者厥惟戲劇而詩與小說皆退居第二流。名家如那威之 Ibsen 德之 Hauptmann 法之 Brieux 瑞典之 Strindberg 英之 Bernard Shaw 及 Galsworthy 比之 Maeterlinck 皆以劇著聲全世界。今吾國劇界正當過渡時代。需世界名著爲範本。頗思譯 Ibsen 之 A Doll's House 或 An Enemy of the People 惟何時脫藁尙未可料。適去歲著有非留學篇所持見解。自信頗有商榷之價值。以呈足下。請覽觀焉。適以今日無海軍無陸軍。猶非一國之恥。獨至神州之大無一大學。乃真祖國莫大之辱。而今日最要之先務也。一國無地可爲高等學問授受之所。則固有之文明日卽於淪亡而輸入之文明亦扞格不適用。以其未經本國人士之鍛鍊也。此意懷之有年。甚願得明達君子之贊助。憶足下在民立報時。亦有此種言論。彼時卽有意通問訊。適國內擾攘。卒卒未能如願。至今以爲憾。今寄此文。亦以結此未了之緣耳。

胡適白 自紐約

按胡君所爲非留學篇。乃登諸去年留美年報者。其報僅數百份。流傳甚少。而文中所論。實於吾國學術廢興爲一大關鍵。書萬誦萬。不厭其多。今承作者以原稿見寄。亟欲轉載本誌。以餉讀者。而其稿爲一友人假去。展轉傳閱。竟至紛失。良用慨然。當俟函請胡君補寄。始能發表。特書數語。以誌歉懷。胡君年少英才。中西之學俱粹。本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可得博士。此誠記者所樂爲珍重介紹者也。記者

賈充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無涯先生所爲史論文字。明快精覈。有功世道人心不少。鄙人讀之。良歎其詞之切。而悲其志之苦也。惟中有紀述賈充之事。疑與史蹟未符。請以鄙陋所知。一爲參證。賈充者。達之子也。惟達實爲漢臣。而嬖於曹操。操死於洛。丕尙在鄴。達爲主持喪事。保守璽綬。有功於魏。但不受禪。達已事前出爲豫州刺史。似未與聞。至其子充。在高貴鄉公之時。始爲長史。固未及事。操丕也。況充之說。諸葛誕非爲曹丕畫策。而實爲司馬昭畫策。蓋昭初秉政。慮中外不已。應充勸以派遣參佐。游說四方。且觀其志。昭因遣充說誕。充見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知誕不可動。遂還言於昭。以計圖誕。此充爲長史之時代也。充尋遷中護軍。曹髦自將攻昭。適與充遇。充族太子舍人成濟刺髦。殞於車下。尙書左僕射陳泰。見昭悲慟。昭曰。玄伯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默然。夫身刃曹髦者。成濟耳。而立乎其後。爲賈充立乎。賈充之後。爲司馬昭。昭之求次。意在戮濟。泰之有進。意在罪昭。其後昭卒。護充惟族滅成濟兄弟。以掩人耳目。可爲昭充狼狽。不可離之證。魏氏有此亂臣。達而有此賊子。指爲操丕。崇獎奸詐。破壞廉恥。應受之報。皎然無疑。故無涯先生所紀。雖於事蹟小有參差。而在立論本旨。絲毫無背。讀者不以詞害意可矣。

韓伯思白

東 禍

（致甲寅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東禍亟矣。國人於交涉將次破裂時。熱潮洶湧。復仇雪恥之聲。徧滿大地。無老幼男女。舉若毅然以國事自任。曾不兩月。所謂消極的抵制。固將匿影銷聲。積極的進行。仍未目張網舉。夫差之庭。隨呼而旋忘。勾踐之身。欲棲而安適。豈真先生所謂『屢蘇而屢昏。屢昏而屢蘇。昏量愈增。蘇機愈狹』者乎。嗟我國人。何其善忘若是之甚也。僕嘗深思其故而不得。第以己身所實歷者陳之。憶昔留學東邦。治政治經濟科。日夕所斬向討論者。無一不與國家觀念相聯鎖。中輟歸國。執掌於公之職務者。僅若干月。而周圍襲來之空氣。直將奪吾身所有而空之。其氣味不知若何。要與僕前此所翕受者。格格不相入。初若相拒。次乃相迎。繼乃滋懼。不敢相近。恐或至於相忘也。摒擋東渡。稍涉獵書報。渣滓盡去。清光復來。乃益致疑吾國社會。何以昏瞶如是。其癱痺人之力量。又何以偉大如是。吾國人恆言曰。生活迫吾不得不然也。顧外人甯無生活問題。其政治經濟各方之進行。且因是而拓開新生面焉。僕思之。重思之。原因雖不一端。意者吾國新聞雜誌之力量。衆寡不敵。不足喚醒人之夢。夢乎其或報章所載。其刺激人及供人採擇之程度。尙有未足者乎。僕居是邦。見彼新聞雜誌增加之數。日新月異。而相與商榷者。歐戰而外。無若對支問題之多。恍然有悟。彼邦空氣清新之有由也。且彼邦近來科學進步。研究經濟之風。異常發達。遇一問題發生。往往衷學理。據調查。任私人發抒意見。然後定取舍。以見諸實行焉。中日交涉解決後。其第一着手。爲銀行。蓋銀行爲一切經營之本源。一國生產命脈之所繫。對於貧弱國家。最利爲無形之侵襲者也。日報論此多矣。不若中央公論所登野間五造氏私議之切深著明。其肆無忌憚處。令人悚警。吾國政府人民。方復長夜漫漫。不知人已入此室處。奪我臥榻也。不揣謏陋。因取而譯之。并弁數行。就正有道。

倘以爲可取選登大誌。或亦國人瞑眩之助也。王溥白

文苑

自題造像贈曼殊師

章炳麟

余自三十歲後。便懷出世之念。宿障所纏。未得自在。既遭王賊之難。幸免橫夭。復爲人事牽引。濁世昌披。人懷採恨。莊生云。陰陽錯行。天地大絀。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今之謂也。非速引去。有歐血死耳。當於戊申。孟夏。披鬻入山。舊好有曼殊師者。蓋懷厭世離俗之志。名利恭敬。視之蔑如。雖與俗。俛仰餐啖。無禁。庶幾。盧能之。在獵羣。亦猶誌公之茹魚膾。視彼身在。蘭閣。情趣。纓。第者。乃相去遠矣。因以三十九歲所造影像。寄之。蓋未得法身。雖大士。猶互存相見。而況其凡乎。章炳麟記

王校本水經注跋

易培基

葵園先生博學多聞。善治古文辭。著述詹富。近罕儔匹。而漢書補注。荀子集解。人尤推爲桀作。早年遊江漢。宜都楊惺吾。獨稱其水經注校本。跨邁全趙。借而讀之。亦覺徵集覃博。惟其間引地書。似有小誤。如第三十八卷湘水內。與觀水合水出臨賀郡之謝流縣界。王注云。孫校曰。案晉書。孫權分蒼梧。置立臨賀郡。晉書安有此事。伯淵博學。何至如斯。舉以詢惺翁。惺翁亦不能辨。唯曰。或依錄原本也。吾當臆詢之。人事僕僕。後亦不得究竟。今年復讀水經。葉君有孫校副本。乃以王本重校一過。則湘水下一條。乃孫校誤書。晉書二字於孫權之上。復以硃筆點抹之矣。而校者粗忽。亦照錄之。十年疑惑。一旦爽然。其餘錯謬尙多。要其至誤之點。約分四類。一遺漏。一孫校引爲他校。一他校引爲孫校。一不當引而引之。王本例略云。一

校孫本。孫星衍伯淵所手校。桐城蕭穆敬甫聞余校刊水經。持以相餉。中略今觀所校。亦不能盡如其說。其引證今地。極便考覽。世無傳本。悉登之。以備一家。漢志迺人人能讀之書。繁稱無當。不載。是王氏所引孫本。除漢書地理志外。皆徵及矣。而遺漏則甚多。今按兩書對之。如第二卷河水內。又西逕安息國南下。遺引安息國治番兜城一條。第四卷。又南過汾陰縣西下。遺引史記正義一條。因謂之潼關下。遺引西征賦一條。謂之黃卷坡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東逕芮城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水出垣縣王屋山西。濛溪下。遺引今濟源縣有濛水有苗亭一條。第五卷洛水內。又東過滎陽縣北。菴蕩渠出焉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汴河原出滎陽縣大周山一條。又東北過高唐縣東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河水於縣深水注之下。遺引說文一條。第七卷濟水內。孔安國曰泉源爲沆下。遺引說文一條。第八卷濟水內。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下。遺引乘氏縣今荷澤縣一條。取葭密下。遺引太平寰宇記一條。皆刻石記之文字分明下。遺引漢隸字原一條。第九卷沁水內。春秋之少水也下。遺引山海經一條。又東過武縣南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淇水內。山海經曰淇水出沮洳山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晉灼曰史記樂書紉作朝譌之音下。遺引山海經一條。洹水內。又東過內黃縣北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洹水出晉魯之間下。遺引宋本說文一條。培基按余曾見宋大字本之。第十卷濁漳水內。又東出山過鄴縣西下。遺引元和志一條。在鄴西四十里下。遺引鄴縣本漢沮縣一條。又東過列人縣下。遺引鄴至此百里一條。又東北過鉅鹿縣東下。遺引元和志一條。又東北過信都縣西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清漳水內。入於濁漳下。遺引山海經郭璞注一條。第十一卷易水內。易水出於涿郡下。遺引元和志一條。又史記正義一條。易水出西山寬中谷下。遺引元和志一條。聖水內。聖水出上谷

下。遺引太平寰宇記一條。第十三卷灑水內。自下亦通謂之於延水矣。下。遺引太平寰宇記一條。名之爲磨筭之山下。遺引元和志一條。第十四卷濕餘水內。沽河從塞外來下。遺引說文一條。又太平寰宇記一條。鮑邱水內。又南至於縣北。屈東入於海下。遺引太平寰宇記一條。側城南出下。遺引太平寰宇記一條。濡水內。王莽改曰揭石也下。遺引太平寰宇記一條。又盧水亦名大沮水一條。第十五卷洛水內。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譙舉山下。遺引史記正義一條。又今在維南西北百二十里一條。注於洛下。遺引通典一條。洛水又東會於龍餘之水下。遺引太平寰宇記一條。又東水出焉下。遺引今無水一條。又東逕熊耳山北下。遺引文選注一條。又東北過伊闕中下。遺引通志一條。又元和志一條。北入於洛下。遺引元和志一條。灑水內。所謂越街郵者也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下。遺引通志一條。第十六卷穀水內。控引衆溪。積以成川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漆水內。東北入於渭下。遺引通志一條。山海經曰。隄次之山。漆水出焉下。遺引史記正義一條。沮水內。東入於洛下。遺引通志一條。又說文一條。注入於洛也下。遺引酈注一條。第十七卷渭水內。鳥鼠山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渭城出焉三源下。遺引史記正義一條。荆谷下。遺引後漢書注一條。參差注渭水下。遺引元和志一條。又東過上卦縣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東發小隴山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楚水又南流至爲泝水焉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有老子廟于寶下。遺引元和志一條。又東過陳倉縣西下。遺引今寶雞縣一條。又東逕積石原下。遺引元和志一條。第十八卷渭水內。又東過武功縣北。遺引元和縣志一條。一水北流注於渭也下。遺引漢孺子詔一條。第十九卷。又北歷葦園西下。遺引元和志一條。又樂史按一條。而奏上林也下。遺引元和志一條。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下。遺引長

安志一條。逕清冷臺西下。遺引元和志一條。南有泚水注之下。遺引說文一條。其地卽社之樊鄉也。下。遺引長安志一條。又東過長安縣北下。遺引元和縣志一條。有棘門下。遺引長安志一條。又東過鄭縣北下。遺引鄭縣故城一條。渭水內。又東逕長安北下。遺引太平寰宇記一條。洛水入焉下。遺引星衍按一條。遠而望之。又若華狀下。遺引今山海經無此八字一條。漢給事黃門侍郎張昶下。遺引明本作冢一條。第二十卷漾水內。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下。遺引淮南子一條。又郭注山海經一條。又史記正義一條。通谷水出東北通溪下。遺引今寧羌州一條。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下。遺引常璩蜀志一條。而北注白水。下。遺引山海經一條。又常璩漢中志一條。第二十一卷汝水內。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下。遺引說文一條。又元和志一條。又東過潁川潁縣南下。遺引元和志一條。縣故蔡國下。遺引元和志一條。又東南過平輿縣南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汝水內。又東南逕縣故城西下。遺引山海經一條。又史記正義一條。南入於淮下。遺引元和志一條。第二十二卷潁水內。以其地爲潁川郡下。遺引元和志一條。小瀧水出焉。下。遺引元和志一條。又東過西華縣北下。遺引元和志一條。又南過女陽縣北下。遺引元和志一條。又東南過南頓縣北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也下。遺引元和志一條。又南至慎縣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洧水內。又東過鄭縣下。遺引元和志一條。又溱水原出縣北三十里一條。又東南過長社縣北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澠水內。東南入於潁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潯水內。又東至浚儀下。遺引元和志一條。第二十三卷陰溝水內。菴蕩渠下。遺引說文一條。坂水下。遺引徐鉉注一條。第二十四卷睢水下。遺引前後漢一條。帝顓頊之墟下。遺引海外北經一條。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東南下。遺引郡國志一條。汝水下。

遺引說文一條。水出泰山天門下谷東流下。遺引今泰安州一條。第二十五卷。泗水內。泗水出魯卞縣北山下。遺引今兗州府一條。潞水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故京相璠曰薛縣下。遺引滕縣南二十里有薛城一條。又東過沛縣東下。遺引寰宇記一條。故亭今有高祖廟下。遺引寰宇記一條。又逕留縣而南逕垞城東下。遺引寰宇記一條。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下。遺引彭城卽今徐州境一條。沂水內地理志曰冠石山下。遺引冠石山今費縣故城一條。第二十六卷。巨洋水內。城東北二十里有丹山下。遺引史記正義一條。淄水內。逕其縣故城南下。遺引史記正義一條。爾雅曰水出其前。左爲營丘下。遺引今爾雅脫其前二字一條。世之謂之長沙水也。遺引長沙水卽漢志洋水也一條。濰水內。遺引史記正義一條。第二十七卷。沔水內。沔水又東逕西樂城下。遺引水在今沔縣南一條。東過南鄭縣南下。遺引常璩漢中志一條。世本曰舜居媯汭下。遺引說文一條。第二十八卷。又南過穀城東下。遺引師古注漢書一條。名曰五女激下。遺引荊州記一條。第三十卷。淮水下。遺引郭君注山海經一條。東北過桐柏山下。遺引史記正義一條。又逕義陽縣故城南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東過江夏平春縣北下。遺引平春後漢縣一條。淮水內。又東得獅口水下。遺引澗水今在信陽州東一條。又東過新息縣南下。遺引元和志一條。第三十一卷。滎水內。王莽之魯山也。遺引漢書無此文一條。涑水下。遺引說文一條。第三十二卷。沮水內。淮水下。遺引淮水二字爲維水一條。第三十三卷。江水內。嶧山下。遺引元和志一條。東注於大江下。遺引山海經一條。江水內。又東別爲沱下。遺引江水以下二十十字文選注引爲水經一條。李冰作大堰下。遺引華陽國志一條。入江瀋陽西下。遺引山海經一條。又東過樊道縣下。遺引華陽國志一條。洛水從三危

山東過下。遺引索隱曰一條。地理志曰縣有橘官有民市下。遺引漢志無此三字一條。水出陽口縣西下。遺引陽口縣一條。第三十五卷。江水內。竭力養生性也下。遺引錢君站曰一條。第三十六卷。若水內。有木名若木下。遺引說文木作桑一條。按永昌郡有蘭倉水出西南博南縣下。遺引華陽國志一條。涪水下。遺引說文一條。第三十七卷。淹水內。東南至青蛉縣下。遺引今姚安府大姚縣一條。益州葉榆河下。遺引今大理府太和縣一條。浪水內。鬱水出鬱林之阿林縣下。遺引本書溫水章云一條。第三十八卷。湘水內。長沙醴陵縣下。遺引酈注一條。蘇林曰青陽長沙縣也下。遺引長沙無青陽縣一條。培基按青陽見漢書司馬相如傳孫校誤。瀆水從東來流注下。遺引說文一條。故淵潭以屈爲名下。遺引漢書師古曰一條。過涪陽出涪浦關下。遺引漢書一條。第三十九卷。滙水內。衆枝飛散下。遺引戴君曰一條。灑水出醴陵縣下。遺引後漢屬長沙一條。第四十卷。斤江水內。右二十水從江已南至曰南浦也下。遺引南至句經文誤入注一條。山海經云山在鄧林東河所入也下。遺引山海經注引此一條。未圍山下。遺引元和志一條。熊耳山下。遺引戴君一條。綜全書而計之。王氏遺漏孫校本。至百數十條之多。此真不可思議也。其孫校引爲他校者。如第十卷濁漳水內。漳水又北盜水入焉下。孫校誤引作官本。又在東昌之東故知非也下。孫校誤引作官本。第十六卷穀水內。酈食其廟南下。孫校誤引作官本。第十九卷渭水內。世謂之老子陵下。孫校作墓。誤引作陵。第二十六卷。淄水內。左傳曰與之無山及萊柞是也下。孫校誤引作官本。第三十一卷。洧水內。王文舒更立中隔下。孫校誤引作官本。第三十二卷。泄水出博安縣下。孫校誤引作趙一清曰。第三十六卷。若水內。爲母給江。齊水下。孫校誤引作官本。第三十七卷。淹水內。因名爲九龍下。孫校誤引作官本。浪水內。鄉人語脩齧鬢。

長一赤下。孫校誤引作官本。第三十八卷湘水內。與觀水合水出臨賀郡之謝流縣界下。孫校誤引晉書二字。第三十九卷滙水內。南出滙浦關爲桂水下。孫校誤引作官本。第四十卷斤江水內。東注於鬱下。孫校誤引作官本。此皆孫校引爲他校者也。其他校引作孫校者。如三十二卷泚水內。又東北逕博安縣下。洪稚存語。誤引作孫校。第三十三卷江水內。又山海經不言洛水所導下。洪稚存語。誤引作孫校。第三十五卷。江水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下。洪稚存語。誤引作孫校。第三十八卷湘水內。又東北過重安縣東下。引孫校云云。及郡國志云云。孫校及郡國志均無此文。此皆他校誤作孫校者也。王氏例略。旣曰不稱引漢志。而第三卷河水內。又東過鞏縣北下。誤引地理志一則。第十五卷伊水內。又東北過陸渾縣南下。誤引地理志一則。第二十五卷泗水內。又云出卞縣北下。誤引地理志一則。此雖無關宏旨。而不孚例略。亦足證其校取之疏也。王氏此書所采取者。以孫校本最爲秘籍。雖楊惺翁收藏之富。亦未獲此。故其爲水經注疏。惟取材先生校本而已。今以數十日功。發此秘覆。惜惺翁下世。不及以此相告。又恐陳陳相因。展轉遺誤。余故表而出之。初於先生盛名。無所損益也。赤縣昏淪。全歐俶擾。已有空梁落燕之慨。而懷汗青覆蠹之謀。吁其昧哉。乙卯我佛生日。易培基記。

題陶淵明集後

文廷式遺稿

典午得國本。狐媚晉祚不長天。所棄一馬化龍帝。江東禮樂乃復存。華風百餘年來略。整飭種桑江邊望。能植八公草木破苻堅。羣鳥啞啞自相得。舉杯忽勸長星酒。寶鼎已落他人手。彭澤宰官先見機。五斗折腰吾自歸。不論閎閎政可隱。三徑松菊西山薇。笑談不入遠公社。縱浪形神憑大化。阜帽還同遼海甯。蒼

生莫望東山謝。

答沈子培刑部寄贈五律一首

事幻程生馬。途難蹇上天。藏身無尺木。墜翮警空弦。惡草誰除蔓。芳蘭不惜煎。賈生徒碌碌。一任大鈞權。

附原作

化石終焉補。銜碑未有期。魚羊悲世日。魘魅喜人時。獨鶴歸何嚮。騎輪轉可知。途窮言語盡。稿項老奚辭。

繆小山前輩張季直殿撰鄭蘇龕同年招飲吳園別後却寄

水風蕭瑟似秋漪。側帽臨流半醉時。眼纈忽開春未老。濃陰漠漠柳絲絲。

忽憶海東風日麗。擬開隙地種櫻花。蘇龕曾遊日本不知富士山頭瀑。可似吳王苑裏霞。

百年詞派屬常州。玉佩瓊瑤集勝遊。卻是止菴懷抱惡。東南日夜大河流。余最愛周止菴詞蝶戀花結句云烟裏黃沙遮不住。河流日夜東南注。是日小

山見贈常州詞錄故云

于湖才筆龍川略。我覺張卿似過之。寫取心情還驛訊。春松秋菊可同時。

和杜寫懷二首 此丁亥年作稿久失去八弟廷華為余錄存因復鈔於此

儒生亦何知。南北問方俗。路遙鳥翻倦。書重牛腰束。中原經亂後。十室鈔豐足。羯獍商賈歎。斲削羸老哭。司農算瑣屑。幽隱殊未燭。四郊況多壘。志奪卿士辱。傾國營驕軍。刮血嗜鶯粟。起徒送驢山。徵兵戍函谷。譬如伐條枚。不及待萑綠。小人競利欲。達士媚幽獨。治外氣轉虛。求逕道逾曲。代斲非所懷。何人為司牧。孤燈照旅館。危坐但抱膝。春寒寡人事。不出近十日。懷古信淵源。涉世少儔匹。陳蕃有遺言。安能事一室。

縱心籠宇宙。所悲歲月疾。結網感懸蛛。處禪笑微蠶。八極浩無外。我志未易畢。變局開與閉。曠日黑似漆。賈生年弱冠。論事愛逞筆。五餌制匈奴。咄哉意不密。改弦利因時。粥粥齊琴瑟。擁衾夢前聖。嚴更靜衡術。

贈吳亞男

康有爲

弱女非男才可楣。中郎逝後見文姬。北山詞好共惆悵。剪水亭中應爾思。

按剪水亭在金陵小石橋北山先生故宅額爲南海所題

編者識

鶴柴承吳北山遺言以所藏黃瘦瓢畫見寄別墅感愴賦此

陳三立

淝上吳公子。少壯慕奇節。屢忤權貴人。一官謝朝列。恣爲江海游。頗亦娛聲色。窮愁納騷雅。吐句獨雋絕。依人益蹭蹬。風痺有瘖舌。輿疾瀝瀆居。走視對嗚咽。玉折淹三歲。宿草幾臨穴。鶴柴將遺誠。割贈寓永訣。乃拾瘦瓢畫。付余溪上宅。覩物懷酒坐。論事肝肺熱。躑躅山水間。孤標映蘭雪。況聞獲茲軸。愛其與寄別。遂自署瘦公。嚮往比芳潔。斯人本詩流。久作江南客。見許與余類。內愧匹前哲。一爲嬉昇平。一爲丁亡國。篇什落江湖。神驥形跛鼈。但餘畫中叟。逃世愜宿昔。意得柳貫魚。踏岸蓼花白。印證九原心。張壁向悽惻。

感舊

章炳麟

故鬼已煩冤。新鬼長不寤。及爾同盟誓。死生見情素。會稽有虎嘯。被褐窮邊戍。江介乍揚旂。一麾無羯豎。桃源希世英。白暫通籌箸。風雲有玄感。人倫知景附。趨趨雙神駿。子子羊腸路。以彼明月珠。彈此烏樓樹。復關揚蛾眉。傾城能無妬。夕陽忽西隕。家貧無尺布。葛履知霜寒。銅瓶知水酢。內蠶生戎心。同歸欲誰訴。告劾持短長。交架非吾度。百年盡大齊。何不歸采莫。不見南下窪。白骨相堂柱。

孝定景皇后挽歌辭九十韻

王國維

先帝將親政。旁求內助賢。宗臣躬奉冊。天子自臨軒。長女爰迎渭。元妃夙號嫔。未央新受璽。長樂故承歡。問寢趨西苑。從游在北園。太官分玉食。女史進銀環。璧月臨華沼。明河界掖垣。銅龍宵咽漏。香獸曉噴煙。禮數元殊絕。恩波自不偏。螽斯仍揖揖。瓜瓞望綿綿。就館終無日。專房抑有緣。齊紈雖暫棄。漢劍固難捐。家國頻多事。君王企改絃。親臣用安石。舊學重甘盤。調護終思皓。危疑佇得韓。東朝仍薄怒。左衛且流言。玉几陳朝右。珠襦出殿前。求醫晨下詔。訓政暮追班。宣室從今罷。長門自昔閒。事雖西掖祕。語已內家傳。聞疾然疑作。瞻天去住難。翻因朝鶴禁。暫得望龍顏。憔悴憑誰問。憂虞祇自憐。妾身甘薄命。官裏願加餐。別殿春巢燕。離宮夏聽蟬。王家猶杌隄。國步遂迍邐。象魏妖氛逼。鉤陳殺氣纏。輕裝同涕出。下殿但衣牽。豆粥蕪亭畔。柴車易水邊。終然隨玉輦。幸免折金鞭。去國誠多感。回鑾更永歎。乾坤重締造。母子尙防閑。夢去瀛臺近。愁來勃海寬。枯桐根半死。古井水長寒。掩抑長生祝。倉皇末命宣。號天唯鶴首。墮地但龍髯。先后同危懼。昇真各後先。紹衣迎濟北。負屨仗河間。孺子垂裳日。親王攝政年。謙沖如昨日。悲感每無端。淚與湘流竭。恩唯鞠子單。起居調甲觀。游幸罷甘泉。篝火俄張楚。傳烽忽到燕。大臣唯束手。小吏或彈冠。闔外無盧植。山中有謝安。廟謨先立帥。廷議盡推袁。洒落捐前隙。低徊憶後艱。方令調鼎鼎。不獨總師干。反旆從江濟。銜恩入上蘭。君臣同涕淚。殿陛盡潺湲。禮自羣僚絕。權教一相專。坐令成羽翼。不覺變寒暄。鄂渚寬窮寇。金陵撤外援。虛張江表勢。都散水衡錢。國論歸操縱。軍心任控搏。嗣宗因勸進。祭仲自行權。大內更籌轉。中宵禱草頒。令原宣德降。名免道清僉。帝制仍平日。宮僚儼備員。鷺飛今作客。龍亢昔乘乾。

城闕。罽。壞。園。陵。草。露。溥。黃。圖。餘。禁。藥。赤。子。膾。中。消。寂。寞。看。沖。主。歎。歎。對。講。官。曉。音。綠。室。毀。忍。死。爲。巢。完。
屬。者。逢。天。壽。佳。辰。近。上。元。諸。王。仍。入。內。故。相。願。交。驩。燁。赫。生。辰。使。淒。涼。上。壽。筵。陪。臣。稱。上。客。拜。表。易。通。箋。
御。殿。心。如。噎。移。宮。議。又。喧。乾。清。纔。受。賀。甯。壽。遽。昇。僊。側。聽。彌。留。耗。傳。從。丙。夜。闌。嗣。皇。居。膝。下。太。保。到。簾。前。
母。子。恩。無。極。君。臣。分。儼。然。指。天。明。寄。託。視。日。但。沈。瀾。前。殿。繁。霜。重。西。垣。落。月。圓。寺。人。纏。玉。柙。園。匠。奉。金。棺。
嘻。昔。悲。時。命。中。間。值。播。遷。一。身。元。獲。落。九。廟。幸。安。全。地。軸。俄。翻。覆。天。關。倏。轉。旋。腐。心。看。夏。社。張。目。指。虞。淵。
此。去。朝。先。帝。相。將。訴。昊。天。秋。荼。知。苦。味。精。衛。曉。沈。寃。道。路。傳。烏。喙。宮。廷。諱。馬。肝。身。原。輕。似。葉。死。要。重。於。山。
舉。世。嫌。濡。足。斯。人。識。仔。肩。補。天。愁。石。破。逐。日。恨。泉。乾。心。事。今。逾。白。精。誠。本。自。丹。山。河。雖。已。異。名。節。固。難。刊。
累。德。詞。臣。少。流。言。穢。史。繁。千。秋。彤。管。在。試。與。誦。斯。篇。

癸丑三月三日京都蘭亭會詩

大。撓。以。還。幾。癸。丑。紀。年。唯。說。永。和。九。人。間。上。已。何。歲。無。獨。數。山。陰。暮。春。初。爾。來。在。苒。經。幾。年。歲。星。百。三。十。
周。天。會。稽。山。水。何。岑。寂。竭。來。異。國。會。羣。賢。東。邦。風。物。留。都。美。延。閣。沈。沈。連。雲。起。翻。砌。非。無。勺。藥。花。繞。門。恰。
有。流。觴。水。此。會。非。將。禊。事。修。却。緣。禊。序。催。清。游。信。知。風。俗。與。時。易。唯。有。翰。墨。足。千。秋。憶。昔。山。陰。典。郡。日。郡。
中。流。寓。多。嘉。客。會。稽。山。水。固。無。雙。內。史。風。流。復。第。一。蘭。亭。修。禊。序。且。書。書。成。自。謂。絕。代。無。一。朝。蘭。紙。昭。陵。
入。人。間。從。此。無。真。跡。後。來。并。失。唐。人。摹。近。世。猶。傳。宋。時。石。此。邦。士。夫。多。好。事。古。今。名。拓。爭。羅。致。我。來。所。見。
皆。瑰。奇。二。十。八。行。三。百。字。開。皇。響。揚。殊。未。工。猶。是。當。年。河。朔。風。後。代。正。宗。推。定。武。同。時。摹。本。重。神。龍。南。渡。
家。家。置。一。石。流。傳。此。日。猶。珍。惜。偏。旁。考。校。徒。區。區。神。采。照。人。殊。奕。奕。行。書。斯。帖。稱。墨。皇。況。有。真。草。相。輝。光。

小楷幾通越州帖。草書三卷澄清堂。古來書聖推內史。但有贊揚絕言議。我今重與三摩望。請爲世人闡眞祕。昔人論書以勢名。古文篆隸各異型。千年四體相。檀代唯盡其勢體。乃成漢魏之間變。古隸體雖解散。勢猶未。戈戟尙存八分法。茂密依稀兩京製。墓田數帖意獨殊。流傳仍出山陰學。永和變法創新意。世間始有眞行書。由體生勢。勢生筆。書成乃覺體。勢一相斯小篆中。郎隸後得右軍稱。三絕小楷法度盡。黃廷行書斯帖具。典刑草書尺牘尙百數。何曾一一學伯英。後來魯公知此意。平生盤礴多奇氣。大書往往愛摩崖。小字麻姑但遊戲。眞行鉅細無間然。先後變法王與顏。坐令千載嗟神妙。當日祇自全其天。我論書法重感喟。今年此地開高會。文物千秋有廢興。江河萬古仍滂沛。君不見蘭亭曲水埋荒煙。當年人物不復還。野人牽牛亭下過。但道今是牛兒年。

游詩

易坤

羅潭二月已垂楊。尙有秋蘭脈脈香。昨夜洞庭春水綠。月中漁唱似滄浪。

汨羅

遠游幽思動靈均。水擊南溟一萬程。又是石頭城下路。白楊殘月瘦於人。

過金陵寄頌

未得雲光感法華。但看大陸起龍蛇。梁王去後臺岑寂。一路啼鶯怨落花。

雨花臺

五年重看浙江潮。幾曲蘇堤認故條。湖上茅亭人獨倚。淡煙疏柳似南朝。

湖上二首

輕裾縹緲采蓮歌。桂槳蘭橈起素波。細雨滿湖飛燕舞。江山如此奈愁何。

大隱蓬門長棘荆。丹砂未就且譚兵。伊周事業無憑寄。釋甲歸來學養生。

葛洪嶺

飛來峯半結新愁。一馬二童溪路幽。誰識將軍心上憾。故人風雨汴京秋。

靈隱尋韓蘄王故宅

讀史餘談

無涯

帝王之穢德

人民國以來。帝王之爲物。我國民忘之久矣。及今年五月間。中外報章。忽載社會有帝政復興之謠。而最近由楊度、孫毓筠、嚴復、李燮和、劉師培、胡瑛六君子。又發起一籌安會。痛言共和之害。謂中國當回復帝政。於是帝王二字。復浮於一般人之腦中。夫一國應以何種國體立國。此當因時勢而定。難據學理以爭。故屬於政治問題者。余今未暇論。惟從人道。上觀之。據往籍所昭示。帝王之爲物。別有種種之罪惡。爲民主國元首之所無者。故余今乃欲依吾國歷史所經驗。以一揭帝王之穢德。

(一)帝王與寺人

歷代帝王。宮中必用閹宦。中國行此。蓋將三千年矣。考閹宦之濫觴。實起於古代之宮刑。昔蚩尤作五刑。中有劓刑者。一名宮刑。漢族戰勝蚩尤之後。沿而用之。成爲國法。然犯罪之人。多屬匪類。安見可親。不料爲帝王者。福至心靈。以爲此輩用之於宮庭。則可效奔走之勞。而無淫亂之弊。此閹宦所由起也。帝王既有此發明。進焉又思求其較善者而用之。於是不用犯罪而受宮刑之人。乃令無罪之人。先受宮刑。以供其宮中之役使。此又其用刑餘之人之一進化也。史記集解引三輔故事云。『始皇時。隱宮之徒。至七十二萬。所割男子之勢。高積如山。』此與張獻忠之別女子之足。使積成山。其殘酷不仁。實相伯仲。然獻忠之別女子之足。人皆詆其不仁。而帝王之去人之勢。人不詆其不仁。刑罰不均。吾不能不爲獻忠代鳴不。

平也。夫等是人類。而爲帝王者。後宮佳麗三千人。倚翠偎紅。恣其所欲。甚至八十一御妻。一夕而幸數十人焉。荒淫無度。莫此爲甚。而對於他人。乃令其去勢。俾不得一享閨房燕婉之幸福。公理何在。故國民對於帝王之革命。若從人道上論之。竊謂當先治以宮刑。始足爲數千年之閹宦。一雪其恨耳。而此種冤孽。惟帝王始敢種之。若民主國之元首。絕未聞敢開此風氣。乃知帝王之爲物。果爲萬惡之源也。

(二)帝王與嬖童

帝王蹂躪人道之罪惡。尙有一事焉。則不徒多內嬖。而又有外嬖。是也。自紂王嬖費仲。是爲男色之始。及春秋時。衛靈公則嬖彌子瑕。晉獻公則嬖驪姬之弟。外嬖之事。尤不勝枚舉。然猶曰。彼僅施於事實上。而未嘗形諸言詞也。及戰國策載龍陽君泣魚。魏王詔嗣後。後宮不得進佳人。專寵龍陽君。婉嬖之詞。雙方皆自言之矣。而首開此風者。則帝王也。其後漢高帝則嬖籍孺。漢惠帝則嬖閔孺。漢文帝則嬖鄧通。漢武帝則嬖韓嫣。苻堅則嬖慕容冲。皆明載史冊。人所習知。然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帝王旣首開其風。氣民間亦漸有此風俗。故歷代之學士文人。其有斷袖之癖者。不一而足。前清鄭板橋。因多外嬖。至昌言當改律文。答賢爲答背。而說經者。又有曲解子衿。佻達一篇。謂爲兩男子戀愛之詩。非男女淫奔之詩。士大夫對於此等穢事。至昌言無忌。則風俗之壞。從可知矣。不寧惟是。帝王旣開男色之風。則出乎爾者。反乎爾。故帝王又有自降。而作龍陽者。清袁枚嘗論漢哀帝之寵董賢。謂漢書旣言哀帝病痿痺。致無子。則雖君臣時同臥起。未必有曖昧之事。而引漢武與衛青霍去病同臥起。光武與嚴子陵同臥起。以相比擬。不知哀帝之寵董賢。乃爲美色上之相愛。而非才德上之相愛。焉得以衛霍嚴光相擬。如謂其病痿痺。則不能

爲雄飛者。獨不可作。雖伏乎羅馬第一大英雄凱撒。凱撒當時雖名爲終身總統。然一切權力皆在其手。實即帝王也。卽有後庭之癖。雖至老年。

猶常選美男子侍寢。委身事之。安知漢哀不卽具凱撒之癖乎。如謂上流之人。未必肯作此賤業。殊不知。

風氣旣壞。則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辛德源與裴讓之。同爲名臣也。而史稱其有斷袖之關係。王元則與張。

雕武。同爲宿儒也。且係師生。而世亦傳其有斷袖之關係。甚且有公然自行承認者。前清乾隆間。張春江公子。

因娶妻不如其意。不肯內伴其妻眠。常出而伴友朋眠。聞實委身以事人。故賦詩以見志云。『人各有性。

情。樹各有枝葉。與爲無鹽夫。寧作子都妾。』其父巡撫公責之。公子更賦詩云。『古聖所制禮。立意何深妙。

但有烈女祠。而無貞童廟。』春江公子實入詞林之人。且有才名者也。此皆中帝王之毒。由上流而入下流者也。夫一國風俗。至。

使學士文人。不憚作此賤役。而直言不諱。則社會之風紀。尙可問耶。直至武昌起義。帝政旣倒。而京津之。

像姑。亦隨之而歇業。蓋帝王與變童。有密切之關係。帝王之運命。旣告終。則變童之運命。亦當告終。以由。

帝王開其風者。自當由帝王結其局也。要之。今後苟無帝王發生。則男風當自此不競矣。而不然者。像姑。

之生涯。亦將隨之而躍起也。

(二)帝王之以死人而強生人與同居

帝王蹂躪人道之罪惡。又有第三事焉。則彼旣死矣。猶欲強生存之人。與之同居。是也。中國自周時代。帝。

王卽有殉葬之例。雖以秦穆公之賢。其晏駕也。猶以奄息仲行鍼虎三良臣爲殉。讀黃鳥之詩。不獨當時。

之秦民悲之。卽今世之人。亦未有不惻然悲之。願穆公猶如此。若在暴君。更何論焉。秦漢而後。雖不強官。

吏以殉葬。然以宮人殉葬。猶常爲帝王之定例。直至明英宗時。始廢去斯制。使此種殘賊人道之惡法。從。

此。斬。焉。然。生。民。之。被。其。荼。毒。者。則。既。垂。三。千。年。矣。默。計。枉。死。城。中。此。項。之。鬼。何。可。勝。數。問。誰。敢。創。此。殘。酷。不。仁。之。法。則。帝。王。是。也。英。宗。而。後。此。制。雖。歸。廢。止。然。國。民。一。憶。及。帝。王。即。憶。及。殉。葬。之。事。爲。前。代。帝。王。之。通。例。於。是。惡。感。從。而。生。焉。其。在。他。國。苟。無。此。惡。法。者。則。承。歷。史。上。傳。來。之。國。體。以。君。主。國。體。立。國。民。亦。安。之。而。在。我。國。爲。帝。王。者。既。留。此。罪。大。惡。極。之。紀。念。碑。雖。其。後。能。廢。斯。法。然。人。民。念。及。此。事。終。覺。百。世。不。能。忘。而。因。太。息。痛。恨。於。殉。葬。之。惡。法。則。亦。太。息。痛。恨。於。帝。王。之。爲。物。也。

上所舉三事。其在第一與第三。乃爲帝王所獨有者。至於第二事。雖民間亦有此風俗。然實由帝王啓之。故上舉三惡德。或其事以帝王爲戎首。或其事惟帝王始敢行。要之皆以帝王爲禍根。我之數其罪惡。乃純從人道上言之。與政治學理絕不相涉也。夫國體之理論。各國學者。是丹非素。各持有一面之理由。余今未暇作此種之議論。惟一年以來。講維持風紀與人道者。其論甚盛。而上舉三事。或則爲敗壞風紀之最甚者。或則爲殘賊人道之最甚者。而皆起於帝王。故余乃敢以往籍所載一數帝王之罪惡。以爲講維持風紀與人道者。告俾知前代之帝王。固有此案。亂風紀。殘賊人道之歷史在也。

曹操之藉口於騎虎難下

三國志載曹操之言曰。『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所以勤勤懇懇。叙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見信之。故然欲使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爲人所禍也。』曹操此段之言。即藉口於騎

虎難下。謂一卸兵權。卽身家不保。故不得不把持政局。馴至於不得不謀子孫帝王之業也。而三國演義亦演繹有曹操此段之議論。且對於『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等語。評爲實在情形。嗚呼。曹操之爲是言。特奸雄欺人語耳。而評三國演義者。則又爲曹操之所欺也。夫曹操當時。雖把持朝局。尙未有廢君之事也。以視伊尹霍光。一則放其君而後始迎歸焉。一則廢其君而別立他人爲主焉。在伊霍當時。其不滿意於伊霍所爲者。寧得云少。然伊霍因公忠爲國。絕不至於騎虎難下。蓋就伊尹論之。當太甲復辟之後。苟察伊尹之不忠。彼何難漸收回政權。執伊尹而誅之。然太甲不聞有此計畫。伊尹亦不至舍做皇帝之外。無以自全。則騎虎難下之說。安能成立耶。又就霍光論之。光廢昌邑王之後。所立者爲宣帝。以宣帝之英明強幹。非同守府之君。使光而有不忠之點。則宣帝何難以晉惠公對里克之言。『謂子亦既殺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而賜之死。然而宣帝不聞作是想。而霍光亦不至舍做皇帝之外。無以自全。則騎虎難下之說。又安能成立耶。況在曹操並未至如伊霍之放君廢君。使果無爲帝王之野心。則翩然下野一般之人。前此種種之猜疑種種之誤解。盡皆釋然。何至於爲人所禍。而後世史家其論曹操。安知不列爲伊霍一流人物耶。且此種之例。又可借證於美國華盛頓之當政局。其國人反對之者。實不可勝數。讀華盛頓傳。當抗英獨立之時。軍中卽屢有兵變。其後開憲法會議。以華盛頓爲議長。及憲法成立。各州市民多倡反對之論。其言曰。『自由將亡。我輩以血以淚從佐治第三手中奪回之自由。將亡於其子孫之手。』繼而兩任大總統。國中反對之人。復難以枚舉。使華盛頓抱曹操之野心。藉口於『誠恐離兵爲人所禍。』進焉。而求作皇帝。則無識者。或亦謂彼實處於騎虎難下之勢。誠非得已。然而其後華盛頓

翻然下野。不聞爲人所害。而人且以國父稱之。焉則知當政局者。雖在野多反對之人。斷無騎虎難下之理。故曹操之言。實欲以欺天下後世。而評三國演義者。且爲所欺焉。無識至此。一何可哂。

宋太祖之不取幽州

王船山讀通鑑論曰。曹翰獻取幽州之策。太祖謀之趙普。普曰。翰取誰能守之。太祖曰。即使翰守之。普曰。翰死誰守之。而帝之辯遂窮。是其爲言也。如春冰之脆。不待鑿而自破。而胡爲受普之禦也。取之與守。其難易較然矣。(中略)能奪之於彊夷之手。而畏其不保乎。(中略)况幽州者。負西山。帶盧溝。沓嶂重崖。以東迤於海。(中略)得幽州則河朔之守撤。不得幽州則趙魏之野。莫非邊徼。能守趙魏而不能守幽州乎。(中略)然而以太祖之明。終屈於其邪說也。則抑有故矣。謂誰能守者。非謂才不足以守也。謂翰死無能如翰者。非謂世無如翰之才者也。普於翰有重疑矣。而太祖曰。無可疑也。普則曰。舍翰而誰可。弗疑也。幽燕者。士馬之淵藪也。天寶以來。范陽首亂。而平盧魏博成德相踵以叛。不懲其失舉。以授之。亢衡彊夷之武人。使拊河朔。以瞰中原。則趙氏之宗社危矣。嗚呼。此其不言之隱局。蹄啞嘶於閨闈。而甘於臆縮者也。一而樂任公先生亦嘗論之曰。自石敬瑭割燕雲十六州以賂契丹。爲國史前此未有之恥辱。及周世宗幾雪之矣。顯德六年。三關之捷。契丹落膽。使天假世宗以期年之壽。則全燕之光復。意中事也。卽陳橋之夜。其發端固自北伐。其時將士相與謀者。固猶曰。先立點檢爲天下。然後出征也。使宋祖能乘契丹凋敝震恐之時。用周氏百戰之兵。以臨之。劉裕桓溫之功。不難就也。既不出此。厥後曹翰獻取幽州之策。復以

趙普一言而罷。夫豈謂幽州之不當取不可取懼取之而唐代盧龍魏博之故轍將復見也。兩先生之論可謂能洞見宋太祖不取幽州之心理矣。蓋宋太祖之意以爲取幽州之後他日難保無悍將據之不服朝廷之命令則唐代藩鎮之弊將復見焉。故寧委之於契丹也。殊不知地方之制度苟善良則悍將負隅之事未必不可絕其弊就令果有其事然以其地委之本國之人縱不服朝廷之命令猶可作國家之屏藩而遏敵國之侵入比較猶屬有利焉。嗚呼爲元首者因慮後來未萌之弊乃至願以地委之外國斯真匪夷所思也。而此種之事豈特見之宋藝祖試一思今日庫倫之獨立西藏之離叛何莫非由此種原因致之斯真國史上之奇辱也。當共和告成之際鄙人猶住日本東京閱日本報與西文報皆載庫倫政府聞南北統一大爲震驚頻派人偵探政府之舉動蓋當時之庫倫政府因成立未久不特財政奇窘且兵亦不足以戰使政府令一將率三千兵臨之則庫倫之政府必即取消而外蒙一切之地仍爲我疆土也。徒以一面與南方政爭一面又不欲使猛將立奇功故養寇坐大馴至於不可收拾故南北統一時之不振庫倫則亦宋藝祖不取幽州之心理也。至於西藏之不可挽回則亦如是彼力能統一四川而親持重兵冒溽暑而往以期平服西藏者則固有人乃誘入都而囚之實亦不願國中有建赫赫大功之人使爲民望所歸於己有所不利故民國二三年之不願人征西藏則亦宋藝祖不取幽州之心理也。夫國家之土地苟非爲外國兵力所強奪萬不可由自己委棄之。此有守國之職者所必負之責任也。若夫慮有建立奇功之人於己有不利寧可以土地送之外國則此種心理真屬亡國之心理矣。因讀宋藝祖不取幽州之歷史。驀然回憶外蒙西藏之斷喪彼此若合符節不禁涓涓而悲也。

西冷異簡記

(續第九號)

寂寞程生

第五章

餐室三面皆爲百葉之窗。一面卽連於東樓。是時更闌夜午。月色皎潔。清光破檻而入。晶映几席。纖埃畢現。秋影居士飲檳酒數巡罷。却燈倚窗而立。仰觀樓外。長天朗淨。樹影參差。良久若有所憶。澹然微吟。琴香公子顧之曰。君抑將賦詩耶。秋影居士曰。否。適對明月。偶觸舊事。因誦謝希逸月賦耳。琴香公子曰。友生離散。端居泥憂。千古才人。同斯永慨。我輩悠悠。何以自止。余知君雖力斷塵思。惘然世表。然每當此蕭瑟淒清之景。其一往情深之懷。正恐未或能已也。秋影居士笑曰。良如子言。尋當遣之。但子旣於十刹歸後。事復若何。請子繼爲我述之。琴香公子於是停盃而續言曰。余自歸後。更歷落無所適。精神恍惚。飲食俱減。惟彼姝之一片亭亭倩影。攝入余惱際。時或盪發。暫不可失耳。是以鎮日無奈。頗思與之一謀面。以吐傾心企慕之衷。第各有庭戶。名教所關。固安得越禮。以貽羞玷。亦且不識彼姝。究於余曾否含情。余又焉敢冒昧逕陳所志耶。輾轉縈懷。竟空華泡影。日見諸夢寐。一夕黃昏。余方和衣假眠。悠焉思散。忽覩一雛鬟。年十二三許。婀娜含笑。舉帷而入。低語余曰。公子睡耶。吾家霞姑命兒相請。公子能不惜玉趾。以辱臨否。余卒聞霞姑見請。驚喜逾恆。推枕起曰。若非小鸞乎。何得來此。我聞秦媪言。霞姑高潔無倫。雅比天人。已謂塵世罕與儔者。今惠爾見召。尙不以我爲濁物耶。我本欲過訪霞姑。接其芳儀。聆其清言。因苦無介者。故獨抱影踟躕。而未敢進耳。小鸞亦謙其詞以答曰。承公子嘉賞。謬贊霞姑。公子。尙不知霞姑自遊

十刹海。得瞻公子丰采。兼於媪輩談說。藉悉公子之爲人。亦深致傾佩。人生茫茫。不易得一知己。苟相思慕。正宜論懷。毋事猶豫。自墮後悔。請公子從兒去。兒當爲介賓矣。余笑曰。艾彼佳人。載茲慧婢。吾生何幸。竟得與共往還也。遂躡履起行。小鸞緩步前導。似經無數深院。迺抵一處所。小鸞指之曰。至矣。此卽霞姑之香閣也。余移目視之。門自東向。式若華月。上有額磚。署曰。桐花舊館。青瑣未扃。淹關徑入。小軒數楹。清幽絕塵。修桐四株。皆高出簷外。丈尋。枝葉凌虛。空翠日影。點映蒼上。白石階除。朱闌曲曲。窗格通作冰梅。嵌刻極工。蒙以湖水茜紗。夔似輕煙。室外畫簾。爲風欺動。沉沉欲捲。余覩此欣忻萬狀。和融之氣。溢乎心扉。以非此雅館。是烏可居彼名姝。更憶秦媪之言。信不誣也。剛欲引入。而轉瞬小鸞杳焉。余以爲小鸞必先傳報。霞姑或當親迓。乃久之猶不見出。余茲時逡巡廊楹間。罔知所向。心轆轤如潮湧。進旣不能。退又不得。稍一駐足。惟聞琴聲鏗然而作。如風戛幽篁。水鳴碎玉。徐徐出自窗際。節奏純美。清動心脾。意謂必霞姑恰爾操絃。小鸞未敢告客至。殆俟其曲終也。周章籌想。大爲之神往。因回顧闌畔。有青磁雙橙。余遂坐之。傾耳注聽。審所鼓者。爲減梅三弄。特變其韻調耳。乃彈未及終。偶有一字。音落徵絃。而徵絃肆然崩響。絲若已斷。樂云徵亂則哀生。且於律呂。徵者爲火。在人屬心。心聲變亂。詎爲佳兆。余念及此。懼而雀立。轉聆室內。則似有人啜泣聲。推琴聲。又有裂帛聲。甚巨。余斯際驚詫莫名。殊不能以禮自制。遽就窗隙窺之。髣髴一玉人。低垂雲鬢。以素巾掩面。俯於案側。若不勝哽咽。然仔細辨識。竟似非霞姑。余始震異。倉皇欲遁。而頃忽間。又有厲音。風起。余後轟然如雷擊。余駭極而奔。不期失足。遂顛躓階下。脛骨痛折。不禁高呼。適亦有人叫余曰。公子醒來。其夢。屢耶。余聞聲頗稔。豁目凝視。則穀帳半下。銀缸熒熒。固頽身臥枕上。

顧叫余者。迺守余睡之乳母也。吾友余是夢。雖爲思慮有因而致。然亦可謂極其奇特。余後得至文氏。詣霞姑居處。果與余夢中所游無二也。卽今余與彼姝所造種種慘惻之狀。若一一迴證諸夢境。則亦莫非早具有端倪矣。

間復逾旬。匆匆已是七月矣。素秋乍啓。金風却暑。涼葉墮階。蟬聲清咽。余祖母每屆是時。必盛筵邀集賓客。以爲懇親之會。惟其期祖母尙未提及。而余盼之則甚綦切。以苟招請女賓。文氏終必有人也。一日午飯初罷。余向窗倚坐。強展舊籍。凡抽卷閱不過一二頁。便厭目擲去。又磨墨作楷字。潤毫攤紙。習未數行。亦復擱置。甚或狂艸橫直點竄。儘莫胡不可辨。人值其神經顛亂。思慮越度。往往呈發此種現象。余日來無聊之生活。則大都近是也。已而秦媼來傳祖母之命。以呼余。余至祖母處。時祖母與伯母正議請客事。余喜極。向祖母伯母問安畢。祖母謂余曰。吾日內將開秋季懇親佳會。吾兒其爲我書請客之簡乎。余欣然遵諾。顧几上備有猩紅箋。盈寸筆硯亦具。余乃就坐。祖母每報一客名。余卽書寫一簡。如某太夫人某夫人某小姐。已積有十餘人矣。而猶不及文氏。余中心惴惴。滋爲惶急。祖母至此亦停語凝思。似更尋可請之客。且訊伯母曰。尙有誰可招者。伯母半晌對曰。東壁之文夫人。不當請耶。祖母爽然曰。文夫人何可不請也。汝若弗言。我幾遺忘。我病中伊致意甚懇。感何如也。今卽其兩位女公子。亦當相邀。命余俱書之。余此時慰悅無比。似莫大之希望已獲。頓覺佳趣滿前。彼絕代之麗姝。從茲幸得通款曲矣。祖母旣復謂伯母曰。文夫人之疾。亦極可憂。倘或差誤。彼家小兒女。誠不了也。伯母曰。我昨聞人言。彼家公子明春將完婚矣。祖母曰。若如是。則亦甚善。少頃祖母又添請數客。命余一一書訖。遂將簡交伯母。飭門子分途延

致。

是日爲余祖母謙客之期。風日清暢。雅事悉備。廣廳之中。應接之室。供張莫不極其繁縟。且麗。處處花光弄影。芳氣中人。雖幽砌閑塔。小景點綴。亦都延佇可賞。又特傳班演劇。結綵徵歌。僕婢奔走。咸自振掀奮勵。不似平日之怠惰。懨懨無生人氣。蓋此皆余伯母加意指揮。刻求鋪設。以承老人之歡心也。余孤靜成習。齟齬紛沓。於賓客周旋晉接之場。尤所引避。不敢逼足。而今日則精神煥發。氣象萬千。舉動活潑。迥異常情。一似彼姝已加我以溫語。歸我以攝去之魂。更自以爲余畢生美滿之事。殆罔或逾於此者。是以耳目之所接觸。事物之所領納。無往不含有快愉和婉之狀。及哺。旣盛服訖。徘徊顧影。徒倚欄楯。岌岌惟盼彼姝之臨至矣。未幾果有闈者傳言。報有客至。祖母伯母皆出迎。余獨徘徊軒次。心自猜度。不識爲誰。正欲遣人探問。而秦媪適以祖母之命詔余。謂文夫人暨其女公子。皆在應接室內。請公子出見。已復笑謂余曰。霞姑娘。今日妝飾較昔尤端麗丰裁亦愈美。公子當留意勿復爲之神癡。使有所見。晒於人也。余佯若不聞。遂同來應接室。翩然步入。未遑周視。祖母卽命余前拜文夫人。文夫人年可四十外。雖面含病容。顧神態恬靜。行動溫雅。洵不愧大家風範。而更矚霞姑。則體態盈盈。服飾華燦。猶髣髴前日也。惟長衫半背。作旗下之時妝。儼然滿州閨秀。又自饒一種蹁躑風致。以美人身段。無施不宜。淡妝濃抹。總極其勝。爾婉姑時始十一歲。固一垂髻之小女郎也。姊妹相將。傍立母側。因亦互爲之致禮。然霞姑已羞暈於頰。紅梨微上矣。余遂引退。坐依祖母。文夫人因顧余而語。祖母曰。昔年我去京邑。公子母夫人猶抱公子於懷。殆與佩霞俱未三齡。惟佩霞先公子生二月耳。今忽忽已長成。無怪我輩之頹唐矣。吾觀公子之貌。頗肖

其母夫人對之殊令人增慨想也。言已深自惋歎。祖母間作他語慰之。已而客漸茵集。互作寒暄。語溫一室。伯母乃肅容入席。時廣廳前劇已開演。八音齊奏。百樂競陳。座上諸女賓珠光釵影。動輒照人。然言談至不一。或評戲曲。或論家常。或商略服飾。燕語鶯聲。各抒己見。而余座恰與文夫人席距最近。霞姑席又居文夫人下。時文夫人因復詢余所學。殷勤示意。備致慈祥。余幼失恃。每受長者之撫惜。卽自悲苦。今見文夫人垂愛如斯。感激無任。幾爲之墮淚。文夫人知余感伊甚深。遂又謂余曰。佩霞亦少能文事。吾與公子之母。昔年往還極密。且聯世好。汝輩有學。正不妨共研求。此後公子或有不懌。可來吾家也。余卽起謝之。斯際霞姑正以目睇余。余適亦舉目視彼。四目偶擊。眼波一盪。霞姑不禁爲之低鬟。蓋余與霞姑今日雖未得深致衷曲。然兩情相悅。固已心有靈犀。莫逆之懷。於眉間目下。已觸類而喻。不假言說矣。及至白日西匿。客將尋歸。余始強趨霞姑前曰。霞姑亦歸乎。霞姑良久竟不能置答。僅微粲曰。然。冉冉從母去。

第六章

霞姑靜淑幽絮之閨媛也。旣生名族。復擅才藝。蕙質蘭心。靈思秀鬢。固已夔絕人寰。而母夫人又特鍾愛。吹煦護植。宛若掌珍。視長子幼女有加焉。其父在時。亦極寶愛。嘗自教之讀。故文學造詣甚高。兄佩福年十九。性流易。不好學問。喜修飾。迹近紈袴。雖入學校肄業。猶自放蕩。然習於排場。工酬酢。人見之者。多以爲能。而佩福亦自以爲是保家之令子矣。文夫人則深戒之。勉其崇德。願非所願也。於是先人之遺書。子不能讀。而惟霞姑世其家。霞姑不徒浸深中國之舊學。卽世界之新知識亦富。購坊間譯本。具覽之。苦不能盡通。因亟謀攻歐西文。文夫人重違女意。許之。遂聘請美國女教士亞麗司脫。日一蒞家。以授英文。旗

下頑固輩。鼠眼寸光。見而詫之。以是妄生誣議。謂霞姑已習洋教。吾家雖爲世好。亦知文夫人憐余。余慕霞姑。而祖母伯母。終不與之締婚。或亦以此故見梗。是未可知。余之初謁於文氏。卽余家讌客之第二日也。緣文夫人歸後。遣人致水晶文具。美玉玩器。諸珍品以錫余。祖母特令余往謝。更屬乳母秦媪爲從。余自日昨得復見霞姑。心境頓舒。如雲散月現。廿餘日縈結不解之相思。竟以告釋。昔之夢寐不甯而已。甯神識不靜而已。靜。吾不知彼纖纖之姝。何以具有此種特別之精采。能使余一見以憂。一見以喜。故余是日之動定。殊自暇整。又不似疇昔席次。快愉悲感之叢集無序矣。文宅緊接余東壁。屋宇較新。亦復宏壯。余旣至。闈者早已報入。頃見二媪出。謂奉夫人命。導余等內行。蓋佩福已出游。家固無應客之男也。經過穿堂數重。至一大院。檻室連雲。構勢華敞。登塔有小婢揭簾起。夫人已笑迎於門。余卽入拜。兼致祖母伯母謝悃。乳母秦媪亦前請安。夫人曰。區區之意。何言謝也。姪能來。吾極欣悅。昨日不已相屬乎。遂命坐。瓊姑時侍於側。夫人顧之曰。爾不呼琴哥耶。瓊姑嬌笑無語。牽小婢手。以帕裹之不已。余亦就隙問夫人曰。何久未見霞姊。夫人驟然曰。汝憶霞姊耶。汝霞姊欲作女博士。往者晝夜勤習漢文。近更思攻西方語言。因請一美國女先生。至家教授。此刻正彼從事英文之時間也。乃視案上時計。復曰。尙有半句鐘。可完課矣。姪其俟之。遂遣婢出。餽果饗余。余聞霞姑攻習英文。不勝佩異。以彼深閨弱秀。竟有此新機俊識。殊令我輩慙汗。因叩文夫人曰。霞姊英文學幾何時矣。夫人曰。今歲仲春方始就學。至盛暑輟業。日來秋涼。乃復開課耳。余曰。姪亦學過英文年餘。去冬以事間斷。居嘗頗思假地溫習。今幸遘此。深願附學。不知若何。夫人欣然曰。是烏不可。佩琬幼。固不能受業。佩福初尙預課。近已置之高閣。不聞問矣。霞兒一人學。亦自

岑寂。且少磋磨。姪偷欲從亞麗司脫溫習。是誠兩得其宜矣。言已。回首屬小婢曰。爾看霞姑娘課畢否。若已。可對彼言。有客在此。我命其出。見婢承諾去。俄而遙聞步履綵繚之聲。聯娟而至。簾乍啓。流香飄溢。霞姑扶小鸞入矣。見余在。含睇若澀。匍犀微展。余既立起。面忽頰。不敢平視。而心又復怔忡。無克自制。因亦罔知如何作最溫宜之語。可對玉人。乃霞姑轉款言詢。余曰。公子來已久乎。余始靜攝以應之曰。弟至亦纔有間耳。姊適完課耶。霞姑柔聲答是。遂至文夫人前問安。夫人命坐之肩右。以手整其襟。上所綴之珠珮。問曰。亞麗司脫已去乎。霞姑曰。已去矣。彼言明日尙須脫我以巴黎最上品之革履。但不識可着之否。言時垂袖傾鬟。自視其錦鞵。余斯際忍俊不禁。力覓言問霞姑曰。頃間聞夫人說姊氏勤習英文。想所造不淺矣。今誦者已爲何書。霞姑聞語。靦然曰。今春初學拼音。焉敢言有深造。秋來先生選皇家讀本第二集爲課本。持誦將不過數篇。惟音讀尙可上口耳。文夫人因謂霞姑曰。琴公子亦曾攻英文。適聞吾言。亞麗司脫在此教讀。大願從之溫習。吾甚贊之。吾猶憶汝父在江南任時。上摺請興學校。言文宜中西兼重。以養通才。嘗自欲從西人問業。後不果。今若輩髫齡。當此世界交通之會。若不達一兩國文字。殆終難爲學。惜我老而多病。不然亦可略略肄習。惟佩福有此時光。又居學校。仍終日優游。不求上進。殊自暴自棄也。語至此。長歎不已。霞姑作婉語以慰夫人曰。俟阿哥歸。兒再勸之赴課。恐或不至中輟。公子能無嫌葦門之陋。來同溫習。洵至佳事。吾等初學。有未清澈者。就問當較易矣。夫人曰。吾言亦如此也。余遜謝曰。霞姊慧敏絕倫。一反三隅。況國學已具根底。弟魯鈍無似。雖稍有所學。究不過浮光掠影之知耳。偷幸與以同學。得接珠璣。劫去疎鄙。則獲益更非淺鮮矣。今霞姊何乃爾謙抑。霞姑載笑而視其母曰。公子謂

吾謙抑。公子言者。毋乃不謙抑耶。夫人亦笑曰。謙讓明禮。本德之基。惟謙不盈。讓乃有受。故海以卑廣而居深。山以鎮靜而可久。凡虛誕自誇者。皆敗德之器。無可成就。汝等能不驕人。互相退仰。但求學問。正所以自尊自重也。吾甚嘉之。余啓唇方欲有所陳說。而秦媪忽自椅後趣起曰。夫人與姑娘公子之論列者。直同學堂中先生講書。津津善道。老婢等如下流學生。默立聽之。正不知心猿意馬。東馳西逸。急殺悶殺矣。言未已。舉室皆爲之宴嘻。夫人曰。秦媪老滑。出言每足解頤。亦殊可人。較勝下流學生多多矣。時余乳母亦至。余側語余曰。公子歸乎。來已四句鐘矣。恐太夫人繫念也。余已自忘歸。然聞乳母語。遂起辭文夫人。夫人曰。今日談論大樂。何汲汲欲去耶。晚飯後再言歸不遲乎。余亦以恐祖母繫念對。夫人曰。既如斯去亦可。但姪何時思至我許。卽自偕乳母或秦媪來。勿用見外。汝知吾極愛惜爾也。余再拜曰。夫人仁慈。姪深銘刻。惓惓之忱。曷敢須臾失。時霞姑攜佩琬立夫人後。凝眸欲語。爲態依依。余知其必有後言。但羞以出諸口耳。夫人復叮嚀屬余。歸候祖母伯母。乃率霞姑等。送余至於廊次。余此際實難爲懷。聊一申謝。卽偕乳母秦媪出。

余旣歸後。乃從容將溫習英文事。陳之祖母。又懇言不願出京。以離祖母。請祖母寓函於父。祖母雅不欲。我回津。今聞余語。大爲契可。余自亦上書老父。將在都情形。詳審申告。越二日。得父覆簡。謂余居京。旣能承祖母之歡心。復不致荒學業。卽緩回津邸。亦以爲然。於是余極忻慰。間復數至文氏。而文氏內外之人。衆。俱漸次稔熟矣。卽佩福亦善遇余。然霞姑雖形影印合。混入無間。而就其表面細觀察之。則終覺萬種嬌羞。每情落於外。志達玄際。似又深不可締。致其愛力者也。余上課之期。定於八月一日。先由伯母至文

夫入處商之。復由文夫人與亞麗司脫訂約。及期余乃受課。蓋每日午後一時至三時。爲受讀時間。亞麗司脫年三十許。爲人誠篤。中國語極佳。講解亦明晰。教授之室。另自爲一院落。四面俱嵌明窗。外週以雕欄。可凭可坐。前有砌石小池。秋荷數莖。猶自紅衣未謝。修竹數十竿。傍垣而植。翠籠粉壁。蕭疎若寫。室中設圓棹。置軟椅四。依窗則有梨木小几。間架盆花數事。余初至時。佩福尙預學。後彼以校中已開課。遂不至矣。余每來必隨以秦媪或乳母。霞姑惟携小鸞。授課時。亞麗司脫獨上坐。余暨霞姑。則隨意坐之。霞姑居處。卽爲此室之西院。門際有長廊可通。課畢時。余輒過其居。煮茗談詩。焚香讀畫。實藉師資。豈僅膩友。且霞姑天性超美。所造復精。往往能道人所不能道。余亦極逞己之所得。說以娛彼。余或他去。霞姑轉鬱鬱。惟言不涉乎心懷情抱。有時語未檢點。竟自呈露。則兩人如感寒疾。噤而遽止。由是且月餘。一日亞麗司脫尙未至。余憑欄坐。誦習讀本。霞姑則於室內。俯案作字。階前簾影秋光。幽篁清寂。小鸞忽於西窗外。叩格呼曰。噫。美麗哉。此雙蝶也。姑娘夜來不言欲捕一對。置玻璃盒中。爲畫本耶。霞姑聞聲。問曰。是奚在。卽碎步取綺筵出。果見兩蝶。紫斑金眼。綉織且長。栩栩逐繞欄西。遂直趨窗下。迎風撲之。小鸞則手張羅巾追捉。縞袂霞裳。低排斜擊。二人回環宛轉。裊裊一若作盤中舞。余旁坐凝觀。神渙欲癡。竊以爲若使費曉樓當時見之。影繪一楨。秋閨戲蝶圖。則更不知能增幾許明艷。余亦擬起而助之。而雙蝶乃竟漸集余右。霞姑小鸞同笑曰。公子速拊。我等力已憊已。余卽以書亂揮之。立墮一翅。喜甚。亟自捉取。將以授霞姑。其一猶款飛余肩。未忍他去。霞姑欲俱得之。暫不余接。仍舉筵就撲。距知引腕稍遠。佇立欠舉。一足又自踏其裙緣。遂致傾體前伏。遽爾墮入余懷。余駭絕。力曳之起。小鸞亦前扶。互相驚觸。而霞姑之玉頰竟掠

茶唇際過。膩香輕滑。沁徹鼻觀。余全身血液。不禁顫動。立注湊心臟。心乃狂跳。非強自鎮制。蕩若不能持。此時霞姑已羞不可仰。擲其筵。任雙蝶翩然偕飛而去。急奔入室。小鸞一隨之入。第自含笑。霞姑欹頤坐。顏色桃暈。且極嬌喘。微曰。卽汝呼有蝶。有蝶。幾使余跌殺矣。小鸞不語於懷中。出瑇瑁小筵。爲霞姑輕理髮絲。又隔窗。目余笑。余急他視。已而亞麗司脫至。遂授課。惟余及霞姑。俱各低俯其領。兩不相矚。蓋儻一相矚。其神聖初關之情感。若害若羞。若驚若愛。實有極難乎其爲地者耳。

第七章

時維十月。氣益蕭森。庭樹鴉棲。黃葉盡脫。文夫人之舊疾。又復作矣。蓋勞瘵者。際此九秋之杪。懍慄悄寒。固最足以薄其虛軀也。霞姑事母至孝。侍奉備致。湯藥必自嘗而後進。又知母病難可起。輒暗泣。由是英文之課遂輟。余以霞姑不至。獨學寡歡。且惜霞姑之憂悴。亦或託故不至。亞麗司脫見學者旣絕。因辭館焉。然余每日猶必至文氏。省視文夫人。以藉慰霞姑。霞姑見余無處不體貼其意。用情深密。乃轉增悲感。因謂余曰。吾昔與公子相遇。竊謂夢寐。不期日來竟得共朝夕。談學論藝。假玉石以切磋。花南硯北。爲樂至夥也。又孰意風波易動。吾母病忽如斯。天之顛倒人何其甚耶。烏乎。吾母倘有不測。吾烏能獨生矣乎。願公子珍重。勿以吾之憂。爲爾之愁鬱也。言時珠淚盈眦。數持巾搵之。余聞語痛徹。迺勉强曰。姊出言抑何沈痛耶。夫人病雖厲。然醫者言猶無礙也。吾亦願姊宜自愛護。幸毋過傷。姊謂我勿以姊之憂爲愁鬱乎。姊。勿汝知我……心固無能暫睽乎姊之左右也。言至是。聲大梗塞。若弗能再成詞。惟目直注霞姑面。霞姑色變。蓋恐余重有言。或爲媼婢聞。卽顛聲呼小鸞曰。可將茶來。公子至已久。當渴矣。遂相率進。

室內探文夫人病狀。夫人踉臥於床。面外向。二目若瞑。聞余等入。啓瞬而視。見余曰。吾姪來耶。日勞汝矣。太夫人及伯母夫人俱佳否。余前曰。祖母伯母屬姪敬候夫人。夫人今日已稍瘥乎。夫人曰。吾疴已深。恐不能再起矣。勢雖有時略減。究何可恃。霞姑此際倚坐床畔。就枕上爲文夫人挽髮。夫人以目矚彼良久。旋復矚余。因閉目作長歎。琬姑側侍。以小甌貯參湯進。呼夫人曰。阿娘飲乎。夫人頷之。琬姑乃遞甌於夫人唇。飲畢。夫人又顧余曰。姪。吾近來恆夢見亡者。昨夕似與汝母夫人相談。汝母夫人溫宜和淑之態。尙一如平生也。噫。汝母夫人與吾在閨中卽相友善。旣嫁之後。雖不常往還。然每於佳會。猶得見之。嘗於那年。汝母夫人孕汝。吾懷佩霞。汝母夫人與吾戲曰。若屬男女。則當聯……夫人言未終。語頓咽住。遂反首內向。又喘聲曰。姪可稍坐。吾言多。神憊矣。而余與霞姑初聽夫人語。已自感然。至是更棖觸。無似悲耶。喜耶。實耶。虛耶。霞姑則雲鬢低匿。幾抵於帳裏。而余亦惟自齧其唇。俯視地上。咸渾暈如醉人。默不能出一語。少選秦媪至。謂祖母待余午餐。余乃歸。嗟呼。吾友。余敘至此。君得毋以我爲怯懦。卽有負心者在乎。何則。以吾死母與文夫人。既有如斯明言。余旣聞之。余自應歸告於祖母暨老父。以締其舊盟爾。又孰知余心已碎。而事終不諧也。余祖母伯母。本皆不然於霞姑。且謂文夫人將死。佩福必破其家。余父意更有所在。言余年幼。進圖者惟學問。區區婚事。豈能置諸念。倘有轉懇之者。則盛怒不可止。謂是徒亂吾兒之心意也。吾友。君試思之。余將何以爲情哉。此吾所以負疚於懷。而悲苦卒莫或能釋耳。

余祖母伯母固愛余。前以余承順好學。故留余居京。今見余廢業。又口造於文氏。知余意當有所屬。恐余父知之。責無旁貸。遂致書余父。謂余離父久。亟懷膝下。可着人來京接余。以免余之繫念。余父得書。信之。

卽以二僕來速余歸。余聞之頗喜。以不見老父已近半載。今回津沽。亦殊得也。俄頃忽念及霞姑。中心陡現愴悅。意緒旋起旋落。罔知所措矣。大凡人當其情濃愛緻之時。恰如逢春花蕊。盈盈待展。敷榮向杲之希冀。前途正無程限。迺遽有狂風巨雨。飄至將使吹折。其喚起之觀念。有不悲涼恐怖者耶。然余猶盼祖母之再止我。自念孤悶。究爲無益。遂起赴祖母處。祖母正寢倚軟榻上。有二婢蹲榻右。爲之按摩腰膝。余入卽趨榻前。捧祖母手。至余額曰。祖母父速兒歸。兒則不願離祖母也。祖母亦愀然曰。吾兒。汝父思汝切。數命吾兒去。吾皆阻之。今吾不能復留吾兒矣。雖然。吾明春可仍接吾兒歸耳。余始不意祖母有此斬截之語。竟無可補救者。余是時幾欲放聲而哭。蓋余之希望已絕。其含之痛苦。尤匪言所能罄。然猶力自忍耐。辭祖母而歸余之寢室。余乳母正整頓余之行篋。余覩之。若矢貫心。倒臥於床。俯枕哽泣不已。余乳母知余之意者。又素憫余失恃。每與余言余母在時事。動生哀惻。今見余悲。亦自淚下。因以茗進余。且獻聲慰余曰。人生聚散。乃屬常事。公子何悲苦如是。令旁觀者亦不能不隨之傷然。公子日已將。宴曷弗往。一辭霞姑娘。明日此時當可在津矣。余乳母爲此語。本欲鼓盪余之心氣。以滌除余之鬱邑。然不知此語實不啻飲余以刃也。余聞之。肝腸爲之寸斷。第昏疲已甚。置乳母之言而不答。靜息偃臥。乃沉寂旣久。余乳母意余已入睡鄉。自作語曰。若使夫人在。何忍視此兒之荷慟如斯也。旋復微嗟。爲吾半下風帷。輕足而出。余此際忽似有人詔余曰。霞姑正念爾。爾可速往。否則無晤面之會矣。余卽憬然而起。披帷外視。窗掩黃昏。微現月影。余遂潛步出。僕婢皆不甚注意於余。以晚色將闌。未可察識也。及至文氏閣者。室已燃燈。二三蒼頭。抽煙聚話。嚶嚶不可聞。余之入也。彼等亦竟未之覺。四顧庭院。冷然可懼。一似經行曠野。寂

寥之居。余緣階而行。蹣蹣間。不知足之已抵霞姑居處。及闕欄際。忽有人啓問曰。誰耶。余辨其爲霞姑之音。予心大震。呼吸俱促。顛聲應曰。姊爲我也。霞姑亦顛聲曰。弟何爲。夕至。余亟近其前。堅挽其素手。久不能出。言淚下如繩。點點隕其袖端。曰。姊恕我。鹵莽憐我情痴。我明日行矣。今強來一面別耳。姊乎。霞姑未俟。余此語已。顧亦雙淚迸落。體震慄若被嚴寒。瘦屨幾不能佇立。雲鬢遽墮。余肩上曰。吾弟。明日子果捨我而去耶。雖然。吾母亦在朝夕矣。言未已。乃嬌嗽頻作。時月正破雲而出。光照廊下。分外皎灼。似爲余一對離人。特展其清暉。霞姑素面與之映對。眉黛叢愁。淚珠晶結。顏色沉白若石。身着粉絨之衣。美乃可悲。旋復自起。續謂余曰。吾弟。此去津邸。歸事老父。幸自珍重。天地悠悠。吾誠薄命。吾惟願子毋置我於念。以苦縈其心。余忍悲曰。姊乎。天或鑒姊之孝。使夫人起。其沈疴。弟但有謹守先人遺盟。死以不逾爾。且吾人之墜地爲愛所致。是愛情者。構生命之本原。吾甯能失其愛情而重生命矣乎。於是仰面微呼。上帝者。再又呼。余死母者。再乃詎呼未已。而小鸞入。蓋小鸞先以霞姑之命。往別室取物。故不知余之適至也。此時觀余。乃詫曰。公子固在是耶。秦媪乳母尋之。殆偏矣。又見余與霞姑悲狀。竟自駭怪。遂欲扶霞姑入室內。而余乳母及秦媪亦蹤跡至。見余在。二人故作細語。語曰。公子速歸。太夫人呼之頻急。老婢等第謊言公子清眠未興。苟知向晚。獨出。老婢等身碎矣。遂不待余之有說。卽擁余行。至於院外。余奮身回顧。雖雕牆懸隔。猶微聞霞姑咽聲呼。余曰。行矣。吾弟。

琴香公子絃言及此。涕下不可止。以手拒餐棹。引杯大飲。秋影居士亦黯然無言。錦子痴立。室中燈月皆含慘澹之光。琴香公子旋又續言曰。余旣歸津。三閱越月。文夫人之惡耗至。余當欲回京。一視霞姑。然余

老父病亦着枕矣。纏綿牀褥。經歲莫起。再明年春。而余父逝。時余伯父正得外放。舉家皆遷赴任所。道過天津。遂將老父柩寄厝荒寺。挾余南行。逾月霞姑之噩音至矣。嗟呼。人生際此。可不謂歷盡極酸至悲之境乎。琴香公子此時。復於懷中出信數函。遞秋影居士曰。此皆余與霞姑別後。至未南行時。霞姑致我之書也。請君悉閱之。但吾之通信。極爲艱苦。以每次須有人回京。或來津。假以物送秦媪。秦媪乃爲轉致之。霞姑亦復如是。苟由郵。則恐闖者誤投也。言已。伏案而噓。秋影居士乃展霞姑之信。就燈下讀之。

(未完)